東方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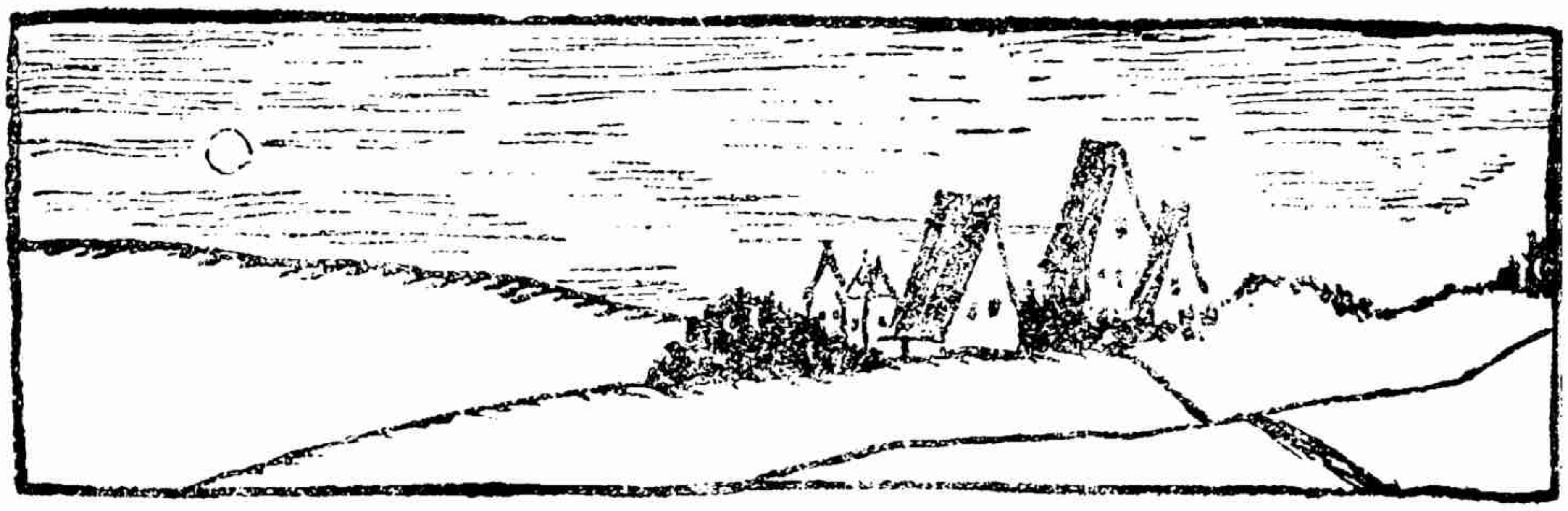
第十九卷　第八號

領事裁判權問題……周鯁生
勞動之一研究……于樹德
今日倫理學理論之趨勢……濟澂
中國聲律之調停與琴之聲律……查夷平
白樺派底傾向特質和使命……毅泉
匈牙利近代的繪畫……俞寄凡
奉直戰爭紀事……梓生
世界新潮……記者
日本最近五十年來的哲學和倫理……酈森煥
日本的階級文學問題……酈森煥
性格之生物學的基礎……高山
查考兒童生理年齡的必要……高山
歐行道中記（完）……宰平
黃昏（創作）……俍工
接吻（俄國乞呵夫著）……傖叟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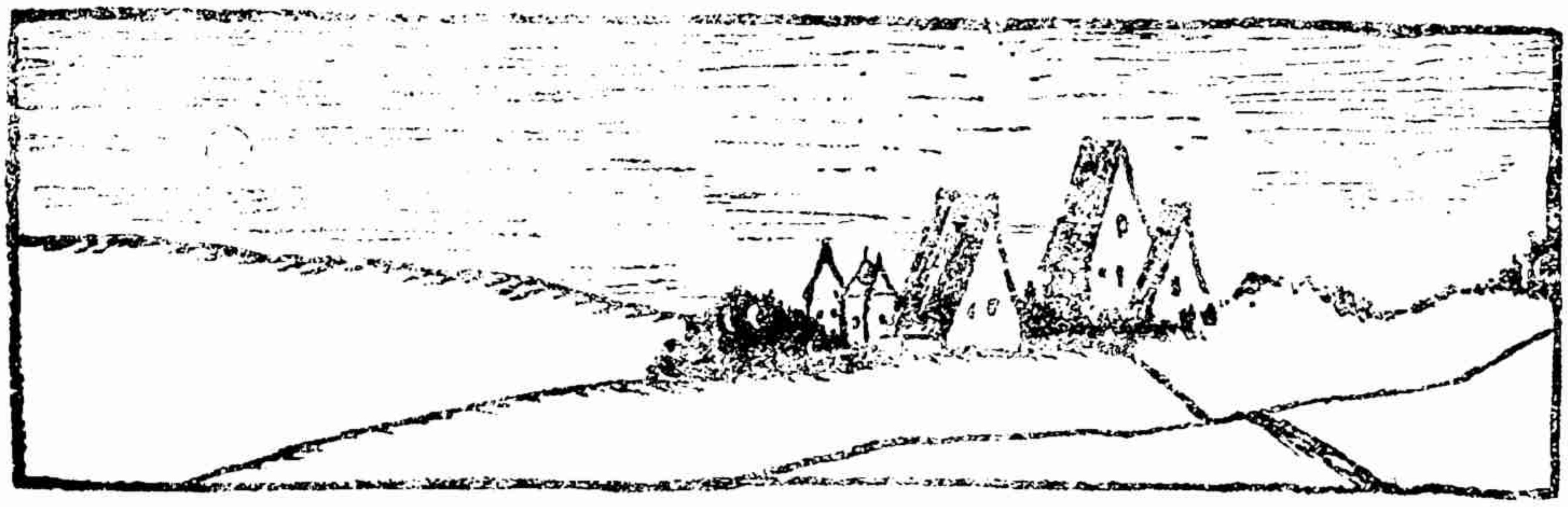
Vol. XIX. No. 8. April 25, 1922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第八號
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行

不要向舊的軌道上走……堅瓠(一)
領事裁判權問題……周鯁生(三)
勞動之一研究……于樹德(二四)
今日倫理學理論之趨勢……濟澂(三一)
中國聲律之調停與琴之聲律……查夷平(三八)
白樺派底傾向特質和使命……馥泉(四九)
匈牙利近代的繪畫……俞寄凡(五八)
奉直戰爭紀事……梓生(六九)
世界新潮
—德國賠償問題之近況……T(八九)
—海牙國際法庭之開幕……W(九三)
—協約國近東會議之經過……T(九五)
—奧匈諸國戰後之土地政策……W(九七)



日本最近五十年來的哲學和倫理……祁森煥（九九）

日本的階級文學問題……祁森煥（一〇三）

性格之生物學的基礎……高山（一〇七）

查考兒童生理年齡的必要……高山（一〇九）

歐行道中記（完）……宰平（一一一）

黃昏　創作小說……仮工（一一九）

接吻　俄國乞呵夫著……偷叟（一二三）

最錄……（一三三）

◇評非宗教同盟……梁啓超　◇我們的政治主張……蔡元培

◇覆國民裁兵會書……章炳麟　◇除蠅方法

時事日誌……（一四五）

插圖　奉直戰爭形勢圖　奉直戰爭之中心人物（八幅）

奉直戰爭中之北京（七幅）

本號因編印延誤，不克如期出版，故各項稿件，有在七月間撰成提前刊入者。現九十兩號已將排成，十一號亦着手發稿，不久即可恢復原狀。謹此附白，諸希諒鑒！



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行

不要向舊的軌道上走

堅瓠

這一次內爭的結局，無論怎樣的不澈底，總算在許多惡勢力中，殲除了一種的惡勢力，在絕無希望的環境中，透露了一線的新希望。不過我卻要問：我們對於這惡勢力的殲除，是否可居爲己功？我們對於這新希望的透露，是否能使之現實？

照根本上說起來，國民自己沒有力量而想靠他種力量得到良政治，這是永遠不會成功的。我們在民國短期間的政治史上，已經經過好多次的政變，捧過好多人的場。但總逃不了一個公例，就是：當時國民所視爲「保護者，」而藉以排除某種惡勢力的，不多幾時，其自身就成爲國民所欲排除的惡勢力。固然，這種繼續被排除的犧牲人物，或是當時本

沒有「爲人民」(For people)的誠意，不過假借機會以遂成其野心；或是成功以後，忘卻了民主政治「與人民」(With people)和「由人民」(By people)的信條，而有其自取排除之道：在我們都沒有什麼可惜。但是政治的本身，也就敗壞於甲起乙仆的循環狀態中了。我所要求於國民的，就是：不要以某種勢力的推倒爲快心，某種勢力的興起爲幸事，而準備自己的力量，去提防一切惡勢力的復現。

就使退一步講，承認這種乘時而起的新勢力，有彼善於此之分，有可以納入正當軌道之希望。但國民若把一切的責任都委託他，一切的權力都交給他，也容易使有良善的可能的勢力，成爲惡化。因爲權力這個東西，要是一得到手，是無論何人不肯輕易放棄的。他們掌握着這種權力，也許眞以爲爲公衆利益起見，非他們握權不可，但在民主政治的立點看來，已經不是正當的辦法；況乎以少數人掌握大權，又保不定他們不濫用嗎？其實當兩種勢力的交替或吞併之時，那勝利的一種，無論他的動機怎麼樣，他的歷史怎麼樣，就其打倒舊勢力的一點而論，總不能不算對於國民已盡相當的服務。但是他們的服務於國民，也就以此爲止，過此以往，卻全是國民自己的責任了。若照現在一般人的心理，把種種應該由國民自己擔當的責任，都集中在一兩個戰勝者身上，這不但於政治的前途有損無益，恐怕也不是愛惜人材之道罷。

但是戰勝者果能服從民意，也未嘗不是一樁可喜的事。羅素在中國之國際的地位上說：『在中國輿論占有非常重要的勢力，如一心把成功的軍國主義者好好指導起來，也許能夠使得他們上愛國者的道路。』就是希望戰勝者服從民意的意思。不過要戰勝者服從民意，第一須國民有自衞的能力，使他們不敢不服從，第二須國民提出積極的條件，使他們在這個條件之下爲國民盡力；不是現在那些謳歌訟獄的假民意罷了。



領事裁判權問題

周鯁生

這個題目，是四月二十六日我在東吳大學講演的。現值華盛頓會議之後，領事裁判權之撤消，已成一個實際政治問題，很有大家研究之必要。我現在把我的講演材料整理起來，送在本誌發表，希望可以供斯問題研究之一助。　鯁生附識

上一次華盛頓會議，關於各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問題，有一個決議。那個決議究竟是否能令我們中國人滿意，實際上究竟有好多價值，又當別論。不過這個問題，既經正式成爲國際會議的議題，我們爲恢復本國法權計，當然要趁此機會，努力一番，務期達到撤消領事裁判權的目的。我們說撤消領事裁判權，這却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凡熱心此事的國民，都要把這事全部的關係，加幾番思索。至於研究法學的人，要特別研究這個問題，那是更不待說了。我們現在所研究的，可以分做兩層說，第一層是領事裁判權的性質，第二層是撤消領事裁判權必需的準備。

何謂領事裁判權？簡單說來，就是一國的人民，在他國的領土內，不受那國的法權管轄；而駐在那國的本國領事，對於此等僑民，行使裁判權。這種狀態，從現在世人的眼光看來，自然很覺奇異。爲甚麼在

一國領土內得有外國官吏行使裁判權的事。但是在法權觀念不十分嚴明的時代，這事全不爲奇，在十五世紀的時候，意大利領事在荷蘭倫敦各地，英國領事在瑞典瑙威意大利諸邦，都行使民刑裁判的法權。（二）不過到十七世紀的初，領事裁判已絕跡於西歐諸國。惟有土耳其及其他東方國家，則始終容許這種制度，演成慣例，逐漸推行於凡非基督教的國家。遠東的中國日本暹邏高麗，都包入這個系統內，沒有不受過外國領事裁判權侵害的。

上面說的領事裁判權的概念，雖很簡明，但是實際那制度運用的細節，在許容此制度的各國，亦不盡同。因爲領事裁判權本不是國際法上一個共通的原則，沒有劃一的辦法。其行使範圍，都是根據習慣或特別條約以定。要曉得一國國內領事裁判權的特質，還是要考究所以發生這個制度的習慣或條約。我們中國所行的領事裁判權，不是生於習慣，（此與土耳其的領事裁判權一大不同的處所，土耳其的領事裁判權，是大部起自習慣。）而是根據條約的。最初承認外國領事裁判權的條約，是一八四二年江寧條約追加之五口通商章程（一八四三年議定）第十三款，其詞如下：『凡英商稟告華民者，必赴領事處投稟，候領事先行查察，勉力勸息，使不成訟。有華民赴英官控告英人者，領事均應聽訴，一律勸息。……遇有詞訟，不能勸息，又不能將就，卽移請華官，公同查明其事，旣係實情，卽爲秉公辦理。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當令領事照辦，華民犯罪，應治以中國之法。』（三）這項規定，就是我國發生外國領事權制度的張本。隨後中法條約，中美條約，都有類似的規定。一八五八年的中英天津條約，把領事裁判權一項，規定更加詳明。同年的中法中美兩條約，都再重申領事裁判權的規定。現在請先把中英天津條約關於領事裁判權的

規定原文舉出來。

第十五款　英國屬民相涉案件，不論人產，皆歸英官查辦。

第十六款　英國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國懲辦，中國人欺凌擾害英民，皆由中國地方官自行懲辦，兩國交涉事件，彼此均須會同公平審斷，以昭允當。

第十七款　凡英國民人，控告中國民人事件，應先赴領事官衙門投稟領事官，告英國民人者，領事官亦應一體勸息，間有不能勸息者，即由中國地方官，與領事官會同審辦，公平訊斷。

中法中美兩條約，關於這項裁判權規定，比中英條約更詳明。現在且把中法條約的條文摘出來。

第三十五款　凡大法國人有懷怨挾嫌中國人者，應先呈明領事官覆加詳核，竭力調停。如有中國人懷怨大法國人者，領事官亦虛心詳核，為之調停。倘遇有爭訟，領事官不能為之調停，即移請中國官協力辦理，查核明白，秉公完結。

第三十八款　凡有大法國人與中國人爭鬬事件，或遇有爭鬬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別器毆傷致斃者係中國人，由中國官嚴拿審明，照中國例治罪；係大法國人，由領事官設法拘拿，迅速訊明，照大法國例治罪。其應如何治罪之處，將來大法國議定例款。如有別樣情形，在本款未經分晰者，俱照此辦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國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國辦理。

第三十九款　大法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如有不協爭執事件，均歸大法國官辦理；遇有大法國人與各國人有爭執情事，中國官不必過問。……

中美條約的規定，大體與中法條約同。

第十一款　……儻華民與大合衆國人有爭

關訴訟等案，華民歸中國官按律治罪。大合衆國人，無論在岸上海面，與華民欺侮騷擾，毀壞物件，毆傷損害，一切非禮不合情事，應歸領事等官，按本國例懲辦。至捉拿犯人，以備質訊，或由本地方官，或由大合衆國官，均無不可。

第二十七款　大合衆國民人，在中國通商各港口，自因財產涉訟，由本國領事官訊明辦理。若大合衆國民人在中國與別國貿易之人，因事爭論者，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條約辦理，中國官員不得過問。

第二十八款　……倘遇有中國人與大合衆人，因事相爭，不能以和平調處者，卽須兩國官員，查明公議察奪。……

一八八〇年所訂的中美續約，關於訴訟手續，加以明白規定。

第四款　儻遇有中國人與美國人，因事相爭，兩國官員應行審定，中國與美國允此等案件，被告係何國之人，卽歸其本國官員審定。原告之官員，於審定時，可以前往觀審；承審官應以觀審之禮相待。該原告之官員，如欲添傳證見，或查訊駁訊案中作證之人，可以再行傳訊。儻觀審之員，以爲辦理不公，亦可逐細辯論，並詳報上憲，所有案件各審定之員，均係各按本國律法辦理。(三)

把上面所舉的各條文細讀一遍，我們對於在中國領事裁判權的實質，也可略明梗概。各國與中國締約時期，前後不同，約文不免紛歧，就是條文字義解釋，亦有很不明瞭的處所。但因爲最惠國待遇的條款作用，與夫多年來領事裁判制度運用的慣例，現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究竟有一個劃一的制度。我們現在把這制度分析起來，可以總括出四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是領事裁判權原來爲有約的外國人民而立，自然凡不牽涉外國人之訴訟事項，於領

事裁判不成問題；一切均屬中國法權，由中國官吏，依中國法律處理。第二是凡屬於同一個締約國的人民，彼此間有爭訟發生，此事純屬該國領事，或其他該國在中國特設的法廷法權以內；所適用的法律，亦全然是該國的法律。遇着刑事案件，中國的警察，亦可拘捕犯人，但犯人必須押交所屬國家之官吏收領。第三是凡此一締約國的人民與彼一締約國的人民有爭訟事項，中國官吏不得過問。此等事項，由此兩締約國家官吏，依其法律處理，其手續如何，則純依此等國家彼此間協定辦理。（通例關於民事案件，兩國領事出來和解，和解不能，則仿行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訴訟辦法，原告向被告所屬之法廷起訴。）第四是凡遇無約國的人民，控告有約國的人民，其法權屬於有約國之官吏。如値民刑案件，被告係無約國的人民，則法權屬於中國法廷。又如遇爭訟的各造，都是無約國人民，或者原告是無約國人民，被告是中國人民，則法權亦屬中國法廷，而所適用的法律，亦係中國的法律。（有時有約的國家在此類爭訟中，爲無約國人民執斡旋調停之勞。但是在中國沒有像在土耳其的一種制度，許有約的國家，把他國人民，放在自己保護管理之下，生出有所謂被保護人民 Protégés。外國未始沒有想把這個保護制度輸入中國的，但是中國從未嘗允許過這事。）第五是關於被告人與締約國人民之爭訟，無論民刑案件，均歸被告所屬的法廷處理，適用的法律，亦是被告人本國的法律。這個要點，關係最大，可以說是占領事裁判權的主部；因是而領事裁判制度運用之複雜困難，亦在此，此層且放在後面說明。

現在領事裁判權的實質，已經明瞭，尙有一個要說明之處，就是通常雖稱領事裁判，究竟執法權者，不一定限於領事，凡締約國特別指定的官吏或法

院，均能當此任。中英天津條約第十六款，已明明承認『英國人民有犯事者，由英國領事官或他項奉派幹員懲辦，』(British subjects who may commit any crime in China shall be tried and punished by the Consul, or any other public functionary authorized thereto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great Britain) 等字樣。(但是天津條約中文，把英國領事官或他項奉派幹員懲辦的一句，僅用英國兩字包括，經後來中英烟台條約(一八七六年)第二端，特別指出，聲明真義。) 現在英美兩國在中國境內，行使裁判權者，不僅領事，且有其他特設法廷。美國之裁判權，原來由駐北京美國公使與各口領事執行。到一九〇六年美國議會，制出一個法律，設立一個法廷於中國，名爲「在中國的合衆國法廷」(The United States Court for China) 此項法廷，在上海開廷，并且於一定時期，輪流在廣東天津漢口開廷；法廷開審之處，在各口的美國領事館。美國各口領事，對於案情輕微的民刑事件，仍舊保留法權；新設的法廷，但管重大的民刑案件，且做領事判決的上告法廷。這個法廷的判官與檢事長，都是由美國總統任命。英國之在領事以外，另設專管法廷於中國，尙在美國之先。一九〇四年，英國頒一樞密院令，設立一個高等法廷，通常在上海開廷。這個高等法廷的名稱，爲「英皇在中國的高等法廷。」(His Majesty's Supreme Court for China) 高等法廷以一個判官及若干副判官組成，此等判官，均由英皇任命。在上海區域的民刑初審事件，全歸此高等法廷管理。在各口之民刑事件，則仍歸各地領事法廷審理，但遇重大案件，仍須稟承上海的高等法廷辦理；高等法廷，得隨時調取在各領事法廷審理中的案件，移由該法廷自行審理。(四)

領事裁判權的實質運用，已經說明。現在有一個

問題，要待解答的：就是我們雖常常說領事裁判權，有時亦聽說治外法權，究竟上面所說的領事裁判權，與所謂治外法權，是一宗事體不是？把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混用，究竟是錯誤不是？要解答這個問題，先要把治外法權的意義分清。國人通常所謂治外法權，字義極含混，今把他分析起來，有兩個解說。依第一個解說治外法權與英文的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相當。這就是「在本國領土以外的法權」的意思。準之近代公法原理，法權本以領土範圍爲原則。在本國領土以外，他國境內行使的法權，是爲治外的(Extraterritorial)治外法權的意思若依這個解釋，領事裁判權恰是一種治外法權。把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兩個名稱混作一談，也無不可。上次華盛頓會議，關於領事裁判權問題的決議文中正式用的名稱，也就是上面解說的治外法權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但是治外法權尚有第二個解說。這個解說是與英文的 Exterritoriality 相當，是在外國境內享受的一種法律上特權特典的意思。原來這種特權特典，惟有外國元首公使等，始能享有。此等人在外國境內，不受那國的法權管轄，視如仍在本國領土，而不在所住的外國境內，所以有 Exterritoriality 的名詞。Exterritoriality 就是表示立於實在住居國領土之外的意思。治外法權，如果命意如此，自然與領事裁判權是兩宗事體，不能混作一談。歐洲大陸與日本法學界，把領事裁判權與這樣意思的治外法權兩個名詞，都分得很嚴；說領事裁判權的時候，通例不用治外法權的字樣去代替。嚴格講起來本應如是。但是英美習慣及我國傾向，卻喜用治外法權的名詞；常把治外法權，當作領事裁判權說。有一個很好的例，就是英國一位有名的法學者，不哥得 (F. T. Piggott 曾任北京政府法律顧問。) 著了一本關於領事裁

判權的專書，他用的題目就是 Exterritoriality（卽第二個意思的治外法權）然則這種用法，究竟是錯誤不是？從廣義上說起來，也可以說是在領事裁判制度下，外國僑民所享有的特權，就是治外法權的推廣，換一句話說，就是原來外國君主公使等得享有的特權，在領事裁判制度之下，外國一般僑民，也得享有。在這種制度之下，外國僑民所居的地位，也就可以說是 Exterritoriality。兩者誠有不同的處所，元首公使的特權，是國際慣例所要求，外國僑民的特權，是依條約特別讓與的。元首公使等的特權，是完全而且到處劃一的，僑民的特權，是只於一部分而在東方國家，不必一律相同的。卽論其對於本國政府的關係，本國立法的形式，兩者亦有差別。但是兩者有一根本的處所相通，那就是彼等在外國境內，既經那國主權者拋棄法權，通常隨住居所生的法律上關係，不附於彼等身上。（五）這樣說來，卽令就治外法權的第二個解釋說，把治外法權代替領事裁判權名稱，也不爲錯誤。說領事裁判權，是就法權制度上立言，說治外法權，是就在此制度下享受特權之外國人民之地位上着眼。兩個說法的觀察出發點不同，其事則一；不過嚴格說來，此處所謂治外法權，（Exterritoriality）者，中文應當說作治外特權才合。（六）

一國內許有外國領事裁判權存在，本是一個例外的情形，是一種國際不平等關係。這個特殊裁判權存在之理由，究竟在甚麼處所？從中世紀以至近世紀的初期，在歐洲國家，有領事裁判權之存在，可歸於當時國權觀念之未分清。而在現代，則國權之義極嚴，斷無盲目的輕許領事裁判權存在的道理。從來歐洲人辯護彼等在土耳其和其他東方諸國領事裁判權之存在，常說是因爲彼此宗教不同，不得不把本國人民置於本國法權之下。但是在我國，

并沒有像在土耳其或其他回教國家那樣仇視異教的宗教僻見至於不肯把異教徒放在本國法律下，平等待遇。然則宗教不同的理由，明明於我國不適用。又一說，領事裁判權是特爲文明不同的國家設立的。東西文明，誠哉有大不同的處所，但是既然因彼此不同而設領事裁判的制度，這個制度之容許，就應該爲相互的，換一句話說，就是彼此國內，都應容許對手國家享有領事裁判權。又何以只有外國在中國有領事裁判權，中國人在外國的却仍須服從外國的法權？況且就是文明相同的國家，也有享有領事裁判權的，例如日本在中國也就有領事裁判權。（中日戰後訂的中日通商條約所許的）這又如何說得過去？可見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說來說去，還是一個司法制度的優劣問題，（國力強弱，自然也有大關係，不過就道理上說，外國究不能執作理由，以要求領事裁判權。）（七）近世文明的歐美國家，尊重法治主義，對於東方國家舊式不進化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沒有信任，不願以其人民置於此等國家法權管轄之下；於是有在此等國家境內，爲其本國僑民，要求法權上除外特典，而設爲領事裁判的制度，自行管轄本國人民。現在且把他們一般對於中國舊式的司法，認爲不能信任，須代以本國領事裁判權的理由的幾個要點，舉出來。第一，是刑罰苛酷；第二，是監獄狀況惡劣；第三，是司法行政不分，行政官執行司法的職權；第四，是刑訊拷問的方法，慘無人道；第五，是連坐主義之不合理，一人犯罪，罰及一家；第六，是中國官吏，歧視外人，法律上不與以平等待遇。凡此種種，原是實情，雖不能說在近世歐美國家，絕無其事，然其大背近世司法原則，而與法治主義人道主義，絕不相容，究也是不能諱言的。

根據上面所述的理由，要求領事裁判權於中國，

在歐美人方面說起來，自然也近情理。但是這是已往的事情，在通商以後這幾十年中，中國的國情已經了許多變化。就是司法狀況，也久已在求改良進步。原來歐美人要求領事裁判權的理由，漸漸有不能用以維持此項變則的制度的勢子。而在那一方面，則領事裁判權的弊害，與夫其運用上不便利處所，也漸漸引起世人的攻擊；就是歐美人自己，也覺得這是一個很大問題，不能不想法子解決。我們若把世人公認的領事裁判權的弊害與其不便利處所舉出來，也就不少。就中國方面看起來，領事裁判權的第一個害處，就是侵害我國主權。此項裁判制度，本身原來與近世屬地主義的法權觀念絕對的不相容；强以施行於國內，明明是主權的損失，不能長容忍的。同一領土上種種不同的法廷并立，紊亂司法系統，發生許多法律上煩難問題，令人莫知所適從，是領事裁判權的第二個害處。第三是領事官（特任判官組織專管法廷者，究爲例外。）本爲行政官吏，法律的精神薄弱，而政治的觀念較强，判案時總不免有偏袒本國人民之傾向；其結果致令中國人受不公平的裁判。第四是外國人民獨立於我國法權之外，不受一般法廷管轄，可以引起其輕視之念，傷我司法權尊嚴。外人在中國境內惹起的民刑案件，有時須送到幾千里遠的地方領事處判理，犯人的押送，既費手續，案中必要的證人證據，都很難達到，這是第五個害處。第六個害處，是中國人不懂外國法律訴訟情形；遇有與外人交易涉訟，須在外國領事法廷控告，不免以情形隔閡之故，居於不利的地位，動輒吃虧。上面說的這種種害處，還是專就中國一方面說，就是就外國那方面說起來，領事裁判權的不便處所，亦很多。第一是案件適用的法律之無定。循領事裁判權運用的原則，案中適用的法律，應爲被告所屬國家的法律。今假設不同國的

甲乙兩人，有一商業上交涉，一旦涉訟，看他們誰爲原告兩造的權利義務，就隨之變動。第二是訴訟手續之煩雜。同一案件，有時牽涉幾國人民，甚至有經過幾個不相聯屬的法廷之必要。就令一案件只有兩國人的關係，既在被告的領事法廷審判，若被告同時有一個「對抗的權利要求」（Counterclaim關於商事案件常用的手段）可以對抗原告的要求，他却不能就在審判原案的領事法廷提出，而須專具控狀，向原告的本國領事法廷，另起訴訟。如此重複控訴，手續之複雜繁難，真不堪設想。第三是阻害內地雜居制之實行。現在外國人在我國內，除教士外，一般在中國營業的人，只能住居通商口岸。這種住居的限制，於外國商業發展上，殊不便利。但是在領事裁判權存在期間，中國決不肯開放內地，許外人雜居。多數不服我國法權的外國人散居全國到處，不僅大損失我法權威嚴，并且於國內治安上，亦很危險。這種情形是顯而易見的事；外國人也曉得中國在現況之下，決不能允許內地雜居的。後段舉出的這三項不便的處所，雖說就外國見地說話，實則同時也就是中國的不便處所，自不待說。因其所生的惡影響，中國人與外國人，不免一同要受的。

有上面說的那些弊害和不便處所，這個領事裁判權制度，斷乎不能任其存在。及到現今，國內一般人對於這個制度存在，尚不覺得直接感受何等大不便者，因爲國內產業未十分開發，內地人民對外人交涉，尚少的原故。究竟這樣的狀態，是不會持久的。所以外國政府對於中國撤消領事裁判權的希望，也不能不表示同情的贊助。這種同情的贊助，第一次表現於一九〇二年的中英通商條約；該約第十二款說：「中國欲整頓本國律例，以期與各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

宜，皆臻妥善，英國卽允棄其治外法權。」翌年訂立的中日通商條約，（第十一款）及中美通商條約（第十五款）皆有同樣的規定。一九〇八年中國與瑞典訂立的通商條約，亦議及領事裁判權撤消問題；該約第十款說：『凡瑞典人被瑞典人或被他國人控告，均歸瑞典妥派官吏訊斷，與中國官員無涉。惟中國現正改良律例及審判各事宜，茲特訂明，一俟各國均允棄其治外法權，瑞典國亦必照辦。……』自此以後，領事裁判權之撤消，在國內成爲實際問題，無論政府民間，均很注意。一九一九年，巴黎議和的時候，我國議和代表，曾把領事裁判權撤消一節，列爲希望條件之一，提出和會，但沒有結果。去年華盛頓會議，議及太平洋遠東問題，中國代表，又提出領事裁判權撤消問題。此次則承各國代表表示同情，列爲議題，經委員審議結果，大會通過一個決議。據這個決議，到會各國政府，於華盛頓會議閉會後，當設立一個委員會，（每國政府任命委員一人。）調查中國現行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運用實況，及中國法律司法制度，并司法行政方法。該委員會當把他們調查所得關於上項事件的事實，幷他們對於改良中國司法行政的現狀的意見，報告各國政府。各國政府對於該委員會建議之全部或一部，有取捨之自由。華盛頓會議閉會後，三個月以內，卽須組成委員會，委員會開會後一年以內，就要提出報告。中國亦得派出委員一人，參加該委員會。中國政府對於該委員會建議之全部或一部，亦完全有取捨之自由。華盛頓會議關於我國內領事裁判權問題的決議，如是如是。凡熱心撤消領事裁判權的人，對此決議，當然不免失望。華盛頓會議決議之後，尙須經過一個專門委員會的調查審議。委員會調查審議的結果，提出怎樣性質的建議，我們不得而知。卽令該委員會提出的建

議，有利於我，究竟各國政府，肯採用實行與否，仍是在未定之天。這樣的決議，實在是遠不如附一定明確的條件，為撤消治外法權的前提，較為直截了當。有以一定時期之經過，為撤消條件的，例如日本一八九四年與歐美國家約定撤消領事裁判權，以五年為期。（從一八九九年起實行。）有以一定的事實之成立，為撤消條件的，例如暹邏一九〇九年與英國約定完全取消領事法權，以暹邏法典頒行為期。（八）可惜我國在華盛頓會議，沒有爭到這樣的辦法。假若各國能給我國以時期或事實之確定條件，領事裁判的撤消，那豈不較有把握？

華盛頓會議通過的決議雖然不滿足，但是領事裁判權撤消之議，遲早總是要見諸實行的。我國現在不可不有種種的準備，以促成撤消實行之機運，并為撤消後的善後方法。研究這種準備，就是我們現在講演的第二個目的。

撤消領事權的方式，我們現在所想得到的，可以說有三種辦法。第一種辦法，是完全撤消領事裁判權之前，先行混合裁判所的制度。第二個辦法，是撤消領事裁判權，代以中國法權，但中國法廷之中，參用外國法律家為裁判官。第三個辦法，是撤消領事裁判權之後，不分內外人民，完全適用中國司法制度。最後的一個辦法，自然最直截了當，為我們所極力要求實行的；但是外國人從他們自己利害關係設想，不見得就肯這樣簡單的解決這問題。將來各國設立的委員會，對於撤消裁判權方式，難免不建議第一或第二兩個辦法，或更想出其他辦法，那時我國就不能不審慎一番，究竟可承認不可承認。所以我們現在也就無妨預先研究一下。混合裁判所制度，最顯的例，是見之於埃及。埃及也同其他東方諸國一樣，向來許外人享有治外法權的特典。然感受領事裁判制度之種種弊害，久以改革之議，同諸

外國商洽，於是一八六九年，定有所謂混合裁判所之一種組織。（九）此項組織，得各國政府同意，付諸實行，以五年為期限。但其後每次期滿再續，以至歐戰初頭，此項裁判所，始終存在。（歐戰後，埃及成英國保護國，英國對於埃及司法制度，有根本改革之議。）埃及混合裁判所組織大旨，是在設立一國際性質的法廷，處理混合性質的民商訴訟事件，（輕微的刑事案件，混合裁判時亦得處理，但重大的刑事案件，則仍屬各國領事的法權。）因以限制領事的司法權能。依埃及王與各國協定的組織，通埃及全土，設初級之混合裁判所三所，各以本地法官和外國法官參雜組成。設一個高級裁判所於亞力山大城，以為上告機關，以裁判官十一人組成，其中用埃及人四人，外國人七人。一切裁判官，無論本地人外國人，均係由埃及王任命，但外國裁判官之就任，須得其所屬國政府允許。混合裁判所適用的法律，係埃及的法典。（十）

說到此處，有一個要點須注意的，就是埃及的混合裁判所，和我們國內通商口岸的會審公堂的區別。這兩種機關，在西文中常用同一個名稱 Mixed Court, Tribunal Mixte （即混合裁判所的意思）。於是有的人把我國的會審公堂，與埃及的混合裁判所，看做一種東西，那是大錯誤。這兩種機關的性質，是全然不同的。要明白會審公堂的性質，莫如細讀一八六九年上海洋涇濱設官會審章程。這個章程，把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的性質，規定得極明瞭。現在且把那章程中最有關係的幾條舉出來。（一一）

遴委同知一員，專任洋涇濱，管理各國租界內錢債鬬毆竊盜詞訟各等案件。立一公館，備置枷杖以下刑具，並設飯歇。凡有華民控告華民，及洋商控告華民，無論錢債與交易各事，均准其提訊

定斷，并照中國常例審訊，並准其將華民刑訊管押，及發落枷杖以下罪名。

凡遇案件，牽涉洋人，必應到案者，必須領事官會同委員審問，或派洋官會審。若案情只係中國人，並無洋人在內，即聽中國委員自行訊斷，各國領事官毋庸干預。

華洋互控案件，審斷必須兩得其平，按約辦理，不得各懷意見。如係有領事管束之洋人，仍須按約辦理，倘係無領事管束之洋人，則聽委員自行審斷，仍邀一外國官員陪審，一面詳報上海道查核，倘兩造有不服委員所斷者，准赴上海道及領事官處控告，復審。

有領事之洋人犯罪，按約由領事懲辦，其無領事之洋人犯罪，即由委員酌擬罪名，詳報上海道核定，并與一有約之領事公商酌辦。至華民犯罪，即由該委員核明輕重，照例辦理。

照上面舉的條文看來，埃及混合裁判所與我國會審公堂性質之不同，已很明白。埃及混合裁判所的外國裁判官，是正式由埃及政府任命，為埃及的法官，在法廷中與埃及裁判官同為永久分子；但是我國會審公堂的外國會審員，還是臨時到堂的外國官吏，不是中國的永久法官。埃及混合裁判所之外國裁判官，是以法官資格，執行裁判職權；會審公堂的外國會審員，是以外國領事或他種官吏資格，來堂觀審，（一八八〇年中美續約第四款）并不是行使裁判。埃及混合裁判所之法權，涉及於一切埃及人與外國人間或不同國籍之外國人相互間的訴訟；會審公堂之職權，限於中國人與外國人的訴訟，或完全關係租界內中國人的案件；至若完全關係外國人的案件，則無論兩造屬於同國籍之人，抑或不同國籍之人，概由領事處理，會審公堂不得過問，（但無領事管束的外國人，仍歸公堂審問。）

混合裁判所在埃及試驗的成績，不甚滿足，歐戰以前已常常有改革的議。這種組織在埃及原來是一種過渡的辦法，一種部分的解決，幷未完全取消領事的司法權能。即令把混合裁判所的權限擴張，領事固有的法權，概行取消，一切移歸混合裁判所管轄，我以爲這種制度，中國仍不可承認採行。一國內有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法廷對立，因外國人本國人案件關係不同，生出兩種法權，究竟仍實形其司法系統紊亂，法權不獨立。將來因是而惹起許多法律解釋爭議，權限衝突問題，其麻煩更不待說。

又論到第二個辦法，即中國通常法廷，參用外國法官的辦法。依此辦法，固然是一舉而完全取消領事裁判權，把外國人一律置於我國通常法廷管轄之下。但是通常法廷，須參用外國人爲裁判官，顯示中國法官之不足信任，不免損失我國司法機關的威信。況且中外法官幷列，行使同等職權，法廷職務行使上，意見齟齬，滯礙難行之處，亦必不少。(一二)日本從前與歐美各國磋商撤消領事裁判權的時候，也曾提議過這個辦法，當時以日本國內輿論大譁，羣起而爲猛烈的反對，這個辦法卒作罷論。我想我國撤廢領事裁判權的時候，也萬不可採用這個辦法的。

上面所說三個辦法中之前兩個辦法，尚有一項共通的缺點，就是兩者都是一種過渡的辦法，即令採用，幷未能完全解決問題。真欲恢復正規的司法制度，尚不免再要經一層改變，經一番對外交涉。所以解決領事裁判權問題的最好的辦法，還是第三個辦法，即一時完全恢復我國法權，對於外人一律適用我通常司法制度，以代領事裁判權。將來實行撤消領事裁判權之時，再不可令外國直接間接，以何等形式，干涉我司法行政之自由。爲增高外國對於我國法律及司法行政之信任計，我們寧可多聘

外國有名的法律家，參與法典編纂事業，及任各大學與法政專校的教員；此層除開可用以博外國信任外，實在在現況之下，於我國編成完善的法典，養成勝任的司法人才，亦極爲必要；看後面所說的種種準備要件，就更明白了。

我們既然認定要完全撤消領事裁判權，對內外人一律適用我國正規的司法制度，就要研究對於此事之實行，我國應該有甚麼樣的準備。我國政府裏的人，正式對外國說話，當然說得冠冕堂皇，說我國現在已經編成了近世式的法典，已經設立了獨立的各級法院，已經改良了監獄，他們官場的外交詞令如此，自不足怪。但是我們平心論事，他們所說的那些改革進步之舉，究竟不免多半是紙上的官樣文章，與事實都隔得尙遠的；真講到我國司法的實況，對於實行撤消治外法權的準備，我們對於世界，還是很覺得愧顏而要大家加一番發憤去做呢。

第一件要緊的準備，就是要有完善的法律。我國從來法律觀念之太舊，不合近世文明生活，是外國人辯護領事裁判權的一個很大理由。近一二十年來，政府從事於新編法典，改用新式法律，判理案件，不爲無改良進步之處；但是進步很遲，去完善的境地尙遠。現在說是歐美文明國家所有的法律，我國大致都已備了，有民律，有刑律，有民事訴訟律，有刑事訴訟律，又有商法及其他種種單行法規條例。說起來固很動聽，但是國內現存這些法律，實際上是漠無系統；有的是完全適用前清所訂的，有的是暫行援用的，有的仍是草案。遇有爭訟事件發生，有時并不曉得究竟應該適用甚麼法律，司法當局，也不免莫知所適從，至於一般人民之全然沒有把握，那是更不待說了。就是講到已經編成的新法典之內容實質，恐怕也沒有人能敢說完善的。在這種混沌之法律狀況下，誰能保司法制度之能圓滿運用？國

人對於法律改良問題，向不注意，於政治問題之百忙中久已忘記了有所謂法典編纂事業。我國真欲能達到撤消領事裁判權之目的，圓滿的行使我國法權，這個法典編纂事業，恐怕還非根本整理，於新思想新經驗指導之下系統的進行不可。編纂法律的事業，不僅需要法律知識，并且要有歷史的觀念，和哲學的眼光。專靠幾個懂得法律條文的人，來成就這種國民的大事業，成績很難望好的。爲愼重將事計，應當要加入多數有眼光有思想的法學者。這種學者，在國內很不易得，我所以主張多聘外國有名的法學者，參與我國法典編纂事業。此於增進法律實質，至爲必要。

僅有完善的法律，沒有完善的適用法律之機關，仍不能維持一個可信任的司法制度。所以法廷之改良普及是第二件要緊的準備。我國雖說久已設有近世的司法機關，但是比較的完備者，限於高級的法院；而這等高級的法院，也是各行其是，職權運用上，內容組織上，均不像成系統的樣子。至於下級的法院，則全不完備；各縣司法，大都由知事兼理，司法行政混亂，又復了前清的舊觀；這是一個很壞的現象。爲實行收回法權計，須趕急整理各處高級的法院組織，使成一個整齊有效的司法系統。下級的法院，雖以一時財政的關係，勢或不能各縣皆備，我以爲無論如何，須把知事兼理司法之辦法，根本廢止，而代以巡回裁判之制。換一句話說，就是在各省重要的城市，或政治的中心地點，遍設中級的法院；（如地方審判廳是）而每年於一定季節，分派法官，巡行所管區域內各縣，就縣城開廷受理詞訟，裁判案件。這樣制度，不失爲一普及司法機關的變通辦法。（實則這種辦法，在英國已成通常制度，大可仿行。）監獄爲司法行政一極重要的機關，也應該到處改良，自不待說。

想要法廷能善用其職權，又不可不有適任的法官與歷練的律師。所以第三件要緊的準備，是在法官選任制度與律師社會之改良。今世文明國家把法官職位看得很重；對於法官之選任，大抵很嚴。通常於要求大學畢業之學歷外，還要經一重嚴格的法官考試，考試及格後，還要在法院見習若干年，方能正式任爲法官。又有一種制度，在英國行的，就是任命法官，由著名之律師中擇任。這種辦法，亦是很有標準而有效的。我國司法界，比較其他一般政府官吏，都說還算是好。但從全體說來，法官選任亦太濫，沒有嚴格的考試見習制度。被任爲法官的人，有的僅懂得一點死法律，沒有他種學問上之素養，亦沒有法律職務上之訓練。有的法官甚至連法律知識都很有限，或不正確。有這樣的法官組織法廷，如何能望樹立良好的司法制度，得外人信服？講到律師，這也是司法制度中一種很重要的分子，操其業者，應當具備一定之學問程度，有一定之訓練。同業之人，應當守嚴格之公共規約，維持相當之職業道德。但是國內的律師社會，很少具備這些條件的。欲補救現在弊害，一半是要法律嚴定資格限制，一半是在律師同業有完善的自治組織。這事是與改良法官任用制度，同一重要的。

第四件要緊的準備，是要改良并提高法律教育。法官與律師，都是靠法律教育養成的。沒有完善的法律教育，如何能得適任的司法人才？國人的高等專門教育，本已一般的都不滿足，但講到法律教育，那是更壞了。國內一般人士，有輕視法政學校的傾向。常聽得有人說；那些傍的科學不興，而又懶於用功的人，都去學法政。這種批評，誠未免太苛，且不盡切事實。但是這話也代表一般人對於法律教育的心理。中國人所受的法律教育之不完備，究竟不能諱言的。這種不完備狀況，幾乎在國內國外皆然。試

看從前出洋留學法政的人，不知其幾千，豈不是其中多數的人不僅沒有外國語學知識，一般科學根柢，甚至連法政知識本身，也是敷衍卒業了事麼？假設國內司法界盡是這類人才，司法狀態，怎麼能望好，怎麼能令外人信服？又講到國內自辦的法律教育，其現狀之不滿足，恐怕也莫有人能否認的。法律本是社會科學的一部，同時又構成一種專門職業教育，完全的法律教育，需要外國文的素養，高等普通科學的預備，（如倫理，論理，心理，歷史等，）并且要有其他社會科學（如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史學等）的知識。英國學法律的人，大都須先經過大學文科卒業，就是要把法律教育的根柢，弄得很深博。像我國現有的所謂法政專門學校的程度組織，在歐美文明先進國家，是很罕見的。我以爲今日改良司法之一要件，是要把國內的法政專門學校內容改善，程度提高，學習法律的人，至少應受兩年的高等普通教育，始可入本科。或則把法政專門學校，一律歸併於各大學法科，亦是一辦法；而以我之所見，實在是更好的辦法，因爲可以省教育機關的重複，且能集合財力，爲更完全的設備。我說把國內法政專門學校歸併大學法科，并不是說現在國內大學的法科，辦得已很完善，實在這項教育機關的本身，也須大加改良。現在所要求的改革，不僅在學科程度，并且學校內容，組織設備，均在應當大事改革之列。法律不是死物，是隨時代進化的，是常須爲時代思想之反映的。掌法律教育的機關，應該設備有豐富的藏書室，有碩學的教授團，可以啓發科學的研究精神。而此等條件，國內大學法科，能全具備者，幾希。尤其是强健的教授團之缺少爲國內法律教育之致命傷。真正的一個大學法科，不是請幾個司法界中人，來教導學生一點法律條文的知識，就算能事已畢的，究竟完善的法律教育，還是離不了以

學問爲專業的法學者。卽令國內眞正的法學者，不可多得，亦當多聘外國學者，以充實教授團。實則有多數外國學者從事於司法人才之養成，亦卽致外人信任我司法制度之一法。上面曾說國內法政專門學校，程度要提高，就是大學法科，亦何嘗不應再提高程度。我以爲我國縱不倣照英國辦法，以大學文科爲入法科之階段，也當使國內大學法科，一律採行四年制，前一年專致力於其他必要之社學科學，與文科哲學課程，俾未來之司法人才，具有廣博的教育根基。再有一事，須特別注意的，就是對於法律學生之外國文與外國法律知識，務求其充足。將來撤消領事裁判後，我國法廷，處理關涉外國人案件，常常有適用外國法律之必要；（關於民事上訴訟，有時牽及幾國法律，不知應當適用那種，常常發生所謂法律衝突或國際私法上問題）遇這種案件，當然需要法官的外國法律知識甚多而且需要他們直接從外國法典原文得來的知識。所以無論法政專門學校或大學法科，都應該注意外國文外國法律，對於此等教科，要有滿足的設備。從這一點看來，聘任外國學者做教員之必要，與其益處更明白了。

我對於撤消領事裁判權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很長，現在權且止於此罷。這個問題很大而且複雜，自然尚有許多討論未盡的處所，俟有機會再繼續發表我的意見。

（一）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P. 589

（二）The Maritime Customs, Treatie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I, P.

（三）以上所引條文均係根據海關所刊行的中外條約集(Maritime Customs, Treaties)。中文措詞多有與西文字義不符的處所，因其是一種半公的原本，所以仍照原文記下不改。

（四）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P. 36

(五)　F. T. Piggott, Exterritoriality, P. 2—3

(六)　猶憶前淸第一次考試外洋留學生，題目是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之區別？當時初從日本回來的人，聽見這個題目，大爲得意，以爲到這時候我國始曉得把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分淸。我究不曉得中式的那些人，試卷中怎樣的說法。如果他們竟簡直說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絕對是兩個事，而斷定把治外法權當作領事裁判權說，是大錯誤，那就未免太盲從日本法學者的成見了。

(七)　今井嘉幸支那國際法論第一卷九三頁以下。

(八)　Bonfils-Fauchille, Manna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1914 P. 527

(九)　Boufils-Fauchille, Manue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 522-525等

(一〇)　Despagnet, Cour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 503

(一一)　國際條約大全(商務印書館編)下編第八卷第一頁以下。

(一二)　有人說法廷中用外國法官，不把他當作正式裁判官，而把他作觀審的，立於監視的地位，則上面所說的不便處就可以免，但試問如此辦法，豈不是又回復了現今會審的制度？根本問題還是仍舊沒有解決。

勞動之一研究

于樹德

勞動問題之於今日，已成爲社會上之中心問題，然勞動果具如何之性質乎？世人尙多有未明，故茲特提出研究。並望識者之評判。

按經濟學上所稱爲「富」(Wealth)者，除自由財——卽雖供給增加而人類幸福並不隨之增加之「富」，如水或空氣或日光皆是——之外，皆依

吾人勞動而生產者。此亞丹斯密氏(Adam Smith)於其大著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中開卷第一句卽先下以下之斷案，以此斷案爲出發點而進行其研究之所以也。斯密氏曰『各國民年年之勞動爲供給該國民年年所消費之必需品及便利品之本源，而其消費，通常皆由勞動之直接生產物，或以其生產物由他國民購買而成立。』

固然，「富」非僅依勞動卽可生產者。蓋經濟學上所稱爲「富」，乃特指有益於吾人之物質也；而此等物質決非僅依普通人類之勞動卽可發生者。吾人無論如何勞動，決不能化無形之勞動力而爲有形之物體也。於此意義，吾人決不能創造物質，唯對彼既存之物體加以勞動而變更其位置，藉以變化其形體性質等，或化無用爲有用，或使有用者更加有用而已。換言之，吾人非加其勞動力於一定物質的材料之上，決不能將自己之勞動使之物體化。因而富又不能生產者也。而於此意義，穆勒氏(John Stuart Mill)則謂生產之要素爲勞動及自然二者，而馬克思(Karl Marx)則謂勞動決非富之唯一源泉。

如此，勞動既非富之唯一源泉矣，而外界之自然，則存在於吾人社會之外者也，然則自然無論如何耗費其力而爲種種生產，其與吾人社會之某人負擔勞動不同也。吾人對此不必提供何等報酬，可以無代價掠奪之。故自然對吾人社會供給種種材料，又爲生產富與吾人共同活動不休；雖然，此等自然之活動，無關於吾人之意識，吾人對此毫無何等經濟的顧慮；故於此意義則爲富之生產者，惟獨吾人類，惟獨吾人類之勞動而已。亞丹斯密以勞動爲一切富之本源，又以一切物之真實代價皆因獲此之勞作及困難，畢竟不過指此點而已。

勞動既爲吾人爲生產富之根本的犧牲矣，則如

何可使此犧牲減少乎？又其負擔如何分配於社會各員之間乎？又按其負擔之分配如何而人與人之間之經濟關係，應如何決定乎？此等問題實占生產論上最重要之地位。如此，則經濟學上之生產論與勞動論，殆可視爲同一者矣。

生產與勞動之關係，既如以上所述矣，然則生產富之勞動——簡單言之，卽生產的勞動——果具如何性質之人類活動乎？且於其具如何性質之點，果爲眞實的人生之負擔乎？以下就此點述之。

大凡吾人之活動，可分爲意識的活動及無意識的活動二種。例如心臟之鼓動，血液之循環，基於生理本然之作用者，及其他雖具意識之作用，而不待努力，唯依本能習慣等之發作自然發生者，皆無意識的活動也。反之，基於一定之意識始得實現者，卽意識的活動也。所謂勞動，乃意識的活動之一種，固不待言，而吾人之意識的活動，可分之爲精神的活動及筋肉的活動二種，從而勞動亦可分爲精神的勞動及筋肉的勞動二種。

固然，吾人於大多數之場合，因欲動精神，同時須勞筋肉；又因欲動筋肉，同時亦須勞精神；其單純勞動精神或勞動筋肉之場合幾不可能；然吾人當以勞動精神爲主目的時，縱令同時亦勞動筋肉，亦謂之精神勞動，又當以勞動筋肉爲主目的時，縱令同時亦勞動精神，亦謂之筋肉勞動也。其所謂生產的勞動者，本來應爲筋肉勞動而非精神勞動也。蓋依前所述，一切富之生產，其根本乃依吾人移動物質始得行之者也；然於普通場合，吾人若只運用其精神，決不能移動外界之物質，而欲使外界物質惹起何等運動，則必須運動筋力。然則非筋肉勞動之生產決不可能也。而生產的勞動，不可不爲筋肉勞動，此事之自身實爲對於人生重大原因之一也。

人類意識的活動更依他之標準分之，則可分目

的在外活動及目的在內活動二種。於此所謂目的在外活動者，卽其目的之成就，乃在活動自身之外之活動，而目的在內活動者，卽其目的之成就，卽在活動自身之內之活動也。詳言之，前者乃爲達他目的之手段的活動，卽從事於活動者之目的在其活動以外，其目的須在活動完了之時期或其以後始可實現也。然後者則從事於活動者之目的，依活動之刹那刹那可以實現，從而其目的之成就，卽在其活動自體之內也。故目的在內活動，卽只以其活動自身爲目的之活動亦包含在內。此二活動中之目的在外活動，乃爲達某目的之手段的活動，故就其本質對於吾人本爲無益的活動也；其從事於如此活動之間並非實行吾人之目的——卽創造吾人之生命(Life)——而實被目的以外之事剝奪吾人之生命犧牲吾人之生命也。今日富之生產上所必要之勞動，果依如何之性質活動乎？曰，於今日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下，賃雇勞動者對資本家提供之勞動，不過爲獲得勞銀不得已之手段，而且其勞銀乃由資本家之資本中給付，非以勞動者所生產之生產物之一部給付也，如是則勞動者所提供之勞動與其所受勞銀之間，全然無何等關係，故其勞動，乃純然目的在外之活動也。

以上所述富之生產上所必要之勞動，於今日之社會乃依犧牲吾人之生命行之者，此對人生乃最可悲之現象也。此勞動時間之短縮，乃現在社會文化問題中占極重要地位之理由之一也。雖然，此等勞動果有必然的應爲目的在外活動之性質乎？曰，不然。蓋一切勞動者之思想，如以依其勞動生產貨物爲對於人類之供獻，且以對於人類之職分爲其生存之主義爲其生存之目的，則彼等在從事於勞動時，其勞動自身乃可實現爲人之目的，則一切生產的勞動，皆可爲目的在內活動矣。惟如此之事，於

現代社會組織下，只可言之而不能實現，此不待言者也。

如上所述，生產的勞動，依吾人之主觀如何，非必不得爲目的在內活動然於今日之實際上，殆皆以目的在外活動行之。於是學者之說曰，生產的勞動之所以與苦痛相伴，乃目的在外活動故也；無論如何種類之活動，苟以之爲實現某目的之手段時，總不免伴於苦痛也。

此說一見似有道理，然實須綿密考究之。依吾人所觀察，一定活動之快不快，非必僅依從事於該活動者之主觀決定而活動自身本來亦有快不快之別也。此事最明顯之材料，卽在野蠻人之遊戲與勞動極端不同也。蓋最幼稚之野蠻人，其於獲得生活資料極爲怠惰，幾爲一切學者旅行者等所觀察一致者；然彼等一方如此怠惰，而同時於他方舞蹈之場合，則出於吾人想像以外之熱心，此亦學者旅行者等所觀察一致者也。於此可得一問題，卽同一肉體之運動，何以爲獲得生活資料之勞動則極受嫌惡，反之，於舞蹈則極受歡迎乎？

今答此問題，以前者乃爲達某目的行之者，故件隨苦痛；以如此簡單之主觀的說明了之，決爲常識所不許，吾人不可不進而就活動自身發見何等差異也。如此，先就舞蹈之特徵考之，其大體有二：其一爲簡單平易之若干單位之規則正的反覆；其二爲該反覆規律於一定音節之下。吾人亘於一切人類之意識的活動或無意識的活動觀察之，其具如此特徵者，則可發見其能堪長時間之繼續，且感苦痛之程度比較的少；而大多數之場合，勞動所以不免苦痛之故，概以該活動之性質缺乏如此之特徵。如是則欲使一定之勞動繼續永久且使少感苦痛，則有盡力使吾人肉體的運動形式務必接近如上所述舞蹈形式之必要——卽使該勞動以人爲的分

析爲簡單平易之肉體的勞動之單位，規律於一定規則之下，使爲規則正的反覆實爲必要也。現今如此方法，自古吾人卽曾實行之，所謂「勞動之舞蹈化」卽此也。勞動歌勞動樂等，畢竟不外依如此要求而發生者也。

由以上所述考之，吾人活動自身本來有快不快之別，卽某種活動不問其以目的在內活動行之，將又以目的在外活動行之，而使吾人於某者則感愉快於某者則感苦痛也。其中感愉快種類之活動雖別無目的，只因追求伴之而生之愉快，卽以遊戲盛行之也。而因生產吾人生活上必要之物質之活動，不幸不能依如此形式，多不免伴隨一定生理的苦痛——卽生產的勞動非以目的在外活動而伴隨苦痛，不過以伴隨苦痛之活動故必待爲達何等其他目的必要不得已時，始以目的在外活動行之耳。

此活動自身本來有快不快之差別，然於此尚有應注意者，卽無論如何愉快性質之活動，如繼續至某程度以上時，則次第伴隨苦痛矣。且其苦痛若繼續同種活動之時間愈長則其苦痛亦愈强。故某活動雖以愉快之遊戲行之，如繼續至一定期間時，則其快感次第減少同時伴之之苦痛增加，全體之結果，遂感爲一苦痛矣。然如該遊戲除追求伴之所生之生理的快感之外，並無其他目的時，吾人本非好忍苦痛者，則吾人可於該苦痛之刹那停止之，此純然之遊戲，不得爲苦痛原因之所以也。然反之，爲達一定目的所行之活動，無論活動自身如何苦痛，至達實現目的所必要之程度止，非繼續之不可，故該活動之性質最初雖爲一愉快者，以有至某程度以上繼續之必要之結果，於大多數之場合，遂不得不爲一苦痛之活動矣。

要之，活動自身實有快不快之差別。又縱爲伴隨快感之活動，至其繼續期間延長至某程度以上時，

皆爲苦痛之活動矣。而所謂生產的勞動，本未卽爲不快活動或繼續至某程度以上時，遂不免不快活動之性質者也。

然則勞動云者，不問從事之者之主觀如何，本來既爲伴隨苦痛之活動，則以目的在內活動行之，或以目的在外活動行之，其事於勞動之快不快，將無何等關係乎？曰決不然。實際雖同一活動，其以目的在外活動行之之時，較之以目的在內活動行之之場合，其苦痛多其愉快少也。蓋以上所述，乃專由生理的原因所發生之肉體的快感或苦痛，然有意識目的之人類，當其爲一定活動時，不止感如此感覺上之快不快，同時尚可依意識該目的之成就感覺精神上之悅樂者也。而其精神上之目的若可及的高尙，又該活動與從事於活動者之目的若可及的有密接之聯絡，如此精神上之愉快益益大；反之，則適得其反也。然今日生產的勞動之大部分，如前所述，單不過爲獲得勞銀之手段行之，此對該勞動不伴隨精神的悅樂之所以，而又爲伴隨肉體的苦痛之勞動益益被嫌惡之所以也。

竊思避苦痛求快樂，乃吾人之性情也；故生產的勞動不免伴隨一定肉體的苦痛，此實爲人生之一負擔。然吾人非單爲求感覺的快樂而生存者，別有爲人之目的而存在者也。縱令彼等不免依從事於生產的勞動而負擔一定之苦痛，如能依此而可實現其本來之目的，則亦未必成爲人生之大問題也。故生產的勞動真實爲人生犧牲之所以，實以依吾人本來目的之實現所發生之精神上之悅樂不伴於此也——畢竟不外如前所述，生產的勞動乃以目的在外活動營之耳。此生產的勞動爲人生一大負擔之根本理由也。

今日倫理學理論之趨勢

Edwin A. Burtt 著　濟澂

在倫理學上，種種判決和標準是相對到甚麼地步，抑是絕對到甚麼地步：這個問題，在許多今日的倫理學作家當中，似乎是非常觸目的。許多人覺得這個問題之決定，便足以確定一個人對於其他一切倫理學的問題的解答，幷且足以支配他在無論甚麼時候須用一個倫理的決斷時所爲的答語。

據實說來，我們是生活於一個有相對的事物而又有絕對的事物，有流行的而又有固定的，有暫時的而又有永久的世界中。那第一種樣子——相對的——祇要看那些永不重現的意識的和人類動作的尋常事實，就可以瞭然見到了。那第二種樣子——絕對的——則發現於倫理學和數學的領域上，在這兩種範圍內，真實和關係是永永一樣的。我們果能夠替一切倫理學的標準確然於這兩類中斷定其所應歸入的那一類麽？我們能夠指出這些標準是在流動的一派抑或在固定的一派中麽？抑或他們是兼跨兩派，有些在流動中，而又有些在固定中的呢？若果如此，屬於流動的多少，屬於固定的多少呢？

關於此點，我們對於下述的那件事的觀察殊爲未足，那就是：倫理學的著作家，如果他們的主要興趣是單獨在倫理學和社會學的，那麽他們就差不多一律趨向於倫理標準的相對論那一面；至於那些以形而上學爲其基本嗜好的，就不會很滿意於

相對論了。這個理由是不難發見的。道德學者每每傾向於把構成經驗的材料中道德的材料分畫出來，而獨立的，就著他們自己的本身來研究。——那麼，如果他們做起其他的研究來，他們就必不免把其他的研究都隸屬於倫理學之下，或者至少亦不免拿略爲固定的成見來攻擊這些其他的研究了。休謨 (Hume) 是一個敏銳而坦白的思想家，也曾坦然自道這個癖性。他的最深的興趣，就在研究道德中，他見得道德中的事情很是相對的，便傾向於把相對論看作無處不有。這在一切道德學者中算是自然的趨向。有些學者對於形而上學的好奇心是不很大的；他們想得一種瞭然易解的哲學那一種渴望，既然不能滿足，便很容易求助於道德的探討來研究他們的形而上學了。

可是這種的興趣和方法，預先就抵押他們到相對論裏去，因爲倫理學的歷史，至少到今日爲止，實未曾顯示多少固定不變的情形，多少顯然與論理學及幾何學的原理同類的事情。無論一個人怎麼樣想望統一萬象和立標準來歸納萬象，人類歷史中的明顯的事實，總是不能閉着眼漏他過去的——我們的動機從來多樣，我們的目的多是互相矛盾；我們所自立的一切價值，多是飄浮無定；我們的理想，更是流動自如，常常變遷到完全相異的一點。那些首先取證於這些事實的人便容易從這些事實生出了强固的成見埋伏在他們的一切思想之內。思想家如森尼爾 (Sumner) 威斯達馬克 (Westermarck) 尼采 (Nietzsche) 和其他等人，都是從他們的證定相對論的研究生出來的，這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如果他們祇就着倫理學的本身來解釋倫理學，此外別無一種相等的平行的注意及於我們經驗上的其他各境，那麼他們又怎能逃出相對論之外呢？我們理想的科學家着手做

一種研究時，總不會單獨對於某一種研究懷抱勝過其他的嗜好；他祇有一個成見，就是：一切研究範圍都會產出真理來。這一點很可以使他不懷偏見，雖然也許他因為沒有堅信之故，到底不能做成功甚麼東西。

有些人想用一網打盡的功夫來解釋全個宇宙，在這輩人之中，我們才見得那要超越於倫理學的相對論以上的有意的努力。這一類人相信了萬物的統合解釋是可能的，便不肯把倫理學遺漏下來，使他成為獨立無關係的；他們必要找出些可以施用於一切經驗的共同的量度概念來。在這個量度的概念中，他們看見有些是構造一切的，是一切經驗的本有的特質，於是他們就以這概念為倫理學標準的決定一切情形的元素。這概念，在他們看來，就是正確和錯誤的絕對的標準了。由此，倫理學便和科學及論理學有了和諧的聯絡。這就是那一輩人的計畫了。他們這個找出固定的原理來，能施用於倫理學和施用於他種科目一樣的努力，到底成功了多少呢？

據我看來，這種未得結論的哲學家，每一派都曾摸中一些真是構成一切的東西；這一點東西，就是從相對論家的震盪不定的手中救出道德的經驗來，而給與他以到某程度的固定的。但是他們當中，有許多想追求那個伸張一個概念於萬事萬物之上的哲學的游戲，而總沒有成功他們這種追求，祇是為一股盛氣所吸引，想把全宇宙收拾在一個行囊中，他們就忘記了大可以多攜幾個行囊行去了。

我們拿唯物論家（這裏所用唯物論這個名辭，意指那歸納一切名辭於物理學的或化學的單位，歸納一切關係於機械一類的公式的理論）來做例罷。「適應」這個名辭，據他們看來就是到一切事物的祕密的鑰匙。一切生命都要求適應於他的環

境。生命力謀自適於他所必要生活於其上的地位，以得繼續生活下去。斯賓塞說倫理學就是這生命自謀適應之全個進程的最後一級。這祇是生命自謀適應於人類社會的環境而已。所謂對的動作，就是那得到最適宜的動作——就社會的尺度量來，可以保險是繼續生存繼續其後代的動作。這個理論實在忽視了許多重要事情。但他至少能驅種種確無可疑的事實入於我們的注意內。倫理的活動在無論甚麼時候實是被環境來決定的。他不是重新地發放出來而是從一個過去新生出來的，而過去仍然以凝固了的狀態來環繞着他。若果不適應物質的地位到很高的程度，活動簡直是不可能；原來生物的物質根基是很重要的，不十分着重生命的物質基礎，生物也就無一可做了。不但物質的基礎而已，就是彼此有社會的聯結的生命對於一個生物，也極重要，不十分留意這彼此相聯的生命，生物所能做的仍是很少——至少在倫理上是如此。這個和物質基礎，和社會環境的聯結就很是以決定任何倫理的行為和決斷了。這種限定活動到甚麼地步，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步之內，於倫理的地位中得一個固定不變的元素倫理地位的不變的結構中的一部分，獨立於流動變化之外的。

唯物論者的說法是可以容納絕對論的，既如上述了。我們又拿唯心論者來說罷。他們所藉以施其法術的真言就是「絕對」或是「普遍」。他們所藉以施其批評，行其量度的，全在一事一物之列入於論理的和諧看他適宜與否。他們以為真實的世界是論理的世界概念的世界，他們以自己的定義來牢牢繫定，使他達到可靠的固定的。在那些概念——構成世界的概念——之中，有些倫理價值之概念；這是以論理的系統來串就，而排列於真理的固定不變的領土內的。公平，恭敬，真愛，這種種理想，祇代

表人類相聯結於其中的種種關繫；人類的聯結複雜了，這些理想便都有其相類似的東西。要追求這些理想的起源是辦不到的，他們是繼續的固定形狀，和時間絕不相關。這便是唯心論者的說法；他們以一切存在(卽理想)的最後的環境來說倫理行爲的決定，正猶唯物論者以物質的和社會的事實的直接環境來決定倫理行爲的情形一般。亞當士(G. P. Adams) 堅持倫理的價值是純粹客觀的，這話很對。我們不能說倫理價值是從我們的不快意的起伏間放射出來的，也不能因爲說他是我們爲我們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而喚他做價值。一切倫理價值都是挾着他們的美和吸引力早就站在我們前面的；我們要爲看見他們了，才覺着不快意，而看見他們的美麗動人處，便很想望他們了。這個絕對的實在，以其動人的美而喚起我們的欲望的東西，他和我們的關繫，就是倫理生命的一個固定的樣子；因爲他是固定的，所以也就是事物之不變的結構的一部。原來倫理的價值，其自身就是創造的，有效力的，恰如霍克盈 (Hocking) 和波桑克 (Bosanquet) 之所一力主張。他們能生改變，能生效果。他們切切實實地浸入我們的生命中，牢牢地把握我們，引誘我們，而牽扯我們入於善的追求裏。我們在今日常聽人說：價值是把生命推廣的方法。但是，我們爲甚麼要生存呢？生命豈不是自身就是一個價值，就是一切中至高的價值麼？如果生命仍不過是一個價值，那麼，我們遲早拋不了客觀的性質；而價值自身亦不僅是一種方法便罷了，他是以其自身的權利而存在，而有效力的。我們既不能起倫理價值全納於主觀之下，便不能確定倫理標準無絕對的可能。

唯心論家也在人類行爲中找出數學的計算。勒徐多兒 (Rashdall) 說：我必要待他人以公平，因爲

他是一個，我也是一個，而一個等於一個。這個說法在表面上看來像是似是而非的，因爲他把一個預設的假定遺漏了。那個預先的假定就是：在倫理的境界中，他人也和我一樣，同是我的生命之一相等的部分，因此我待他要和待我自己一樣。我已經發展成有了社會的我之一人，因此我必須拿同樣的眼光來看我的個性和別人的個性。我因爲有自尊心的衝動，便著意於我友人一如著意於自己一般——我已把我的行爲提高到數學的境界上——而我遂化我的判斷於普遍無私了。從這種種途徑，唯心論便也從流動中發見出不變的東西來。他已從倫理生活的合理的構造中見到一些元素；如果沒有了這種合理的構造，倫理的行爲和判斷簡直是不能成立。

除了唯物和唯心兩派而外，其他各派的著作家如新實在論者，生命派者，個人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都常作倫理學的論文，而其對於倫理學問題的這些方面，所改變的卻是很少。他們大都想提高倫理學於相對論之外，而找出他的固定的真理，以歸納之於科學一類中。他們的趨向則頗能各自謹遵下面三個方向中之一個。有些把善看作人生根本的意念，拿人類的需要來解釋他，而他們看正義和責任，不過是選擇方法的事情。這一個趨向，雖然未曾自認是機械論的，然其對於倫理的位置的見解，則著實偏向於唯物的一派。這是大多數新實在論者的地位。這一類以羅素(Russell)爲首，但他對於這宇宙的悲觀的面目，逐漸改變了他的樂觀的，進善的倫理學，使他變入保守的，神秘的境界，和倫理學及純粹算學之不可變動的真理做伴去了。這是第一個趨向。第二派是傾向於康德的唯心論的。客羅士(Croce)可做這類的代表。他以爲正義和責任是永遠普遍的，客觀地真實的，而人類之須要

和著重則很卑下，與其說是倫理的，不如說是經濟的。第三派就是今日的實用主義者，他們以為善與責任俱是根本的倫理觀念，不能完全把那一個歸屬於那一個之內。他們祇想一方面調和唯物論和唯心論，一方面調和相對論和絕對論。據他們的意思，倫理的生命是創造的，不但求自適應於現時的環境，倂且於其每次選擇中繼續以新的適應情形以造一個新的環境：他們這種說法，就想用來調和唯物和唯心兩派的說話。這就是說，一個動作的合與不合，不單憑從為快樂而得來的結果來判斷他，倂且要憑這結果所生於以倫理結合的人中的性質來判斷他。這種生出來的性質，據他們的說法，是和廣大的效果沒甚關係的，但祇依附於現在的動機和目的。他們之調和相對和絕對兩派，則見於他們所說的流動客觀性中。塔夫脫教授 (Professor Tufts) 說：倫理的標準，確是客觀的，但這個客觀性毫無固定不變之可言。他一代一代地變遷，而其內容也繼續改變。那固定的元素是純粹形式的；這不過是一個境地的一切元素之有目的的秩序而已。

這種流動的客觀性的理想，實足顯示實用主義者對於流動變化之注意。一切具體的存在確是有時限的，那麼，就是流動不居的了。標準是要來做量度用的，必要是不變的才合，因此之故，那些不固定的存在便不配做一個標準麼？除了具體的存在之外，還有一種實在的固定結構，他是顯然具有某種超越時間的客觀性的——因為他是一種集合許多成分的系統，時間也是這些成分中之一，故他超越於時間之上。如果倫理的標準是可能的，他似乎一定是這一類的東西了——不是動的各個存在，而是附於物的結構內的連續的形狀。可是我們何以對於流動的和固定的二者之中，必要愛其一呢？我們又何以一定堅持存在能歸納於結構之下，或

堅持結構僅是一種求得較多的存在的器具呢？物的互相聯絡處和互相關係處，既不是超越於真實，也不是不及真實；據我的意思，他祇是真實得如物的自身一般，不能更多了。

實用主義涵有這種種的元素，如果要把他們結成一個真的綜合，他必要擴大自身成一派容納較大的哲學才行。他要有一種較深的玄學的興趣。舉例來說，他對於同情的理想，須要尋出些更大的施用來；這個同情，原是實用主義者堅持是一個倫理的判斷之理的方面中之一原力的。實用主義能否取這一步而不致毀棄其恃於中心的假定和方法，許多人都很懷疑。因為柏格森之走到他那種非實用的論理和半唯心的宇宙論上去，也就是這種同情的理想所引導的。

中國聲律之調停與琴之聲律

查夷平

緒言

絕對聲律及其調停，歐西之音樂家類能言之綦詳。以問吾國樂師技士，則瞠目不知所對。即好古之流，擅彈琴操，自命博雅不凡者，亦大都以略識吟猱，便稱能事。於聲律之理不加講求，而猶侈言琴之為聲有如水流，風動知化，窮神藉以眩世駭俗，亦見其惑之深矣。吾國每值一代鼎革之始，莫不亟亟以制禮作樂為先。聲律之事，自來多所發明。參之諸子之論，及史籍所載，以求其梗概，蓋莫不斑斑可考。雖有語焉不詳之病，而苟能驗之琴聲，證之西學，實亦不難洞悉其奧義。本文所論，即以闡明吾國聲律古法

而顯示其價值者也。

人當抑鬱之時，恆欲起而長嘯，昔人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此爲音樂之所由來。是故謳歌之事，不始於文明之際，各民族獉狉時代卽已有之。沿而久之，遂成聲律。第當時信口作歌，音之高下，各成一格，未必盡同。以故各國聲律，大都不能一致。第就吾國各地曲音察之，如秦腔之凄酸，南詞之蕭邁，知音者固知其聲律顯有不同，而不僅爲音趣使然。是聲律之不同，亦似乎語言之各異，習齊語者，聞楚語而以爲怪聽，此類情勢，祇合各是其是，孰優孰劣，殆無從而判別之也。

聲律者，樂音高上之比率；換言之，卽音之振動次數多寡之比率也。英語稱 Musical Scale。日本譯作八音階。絕對聲律，卽完全八音階(Perfect Scale)。蓋歐西樂器皆有鍵，有品，有孔，爲避繁就簡之故，實際上均須用各種法則，將此聲律調停之，使成調停聲律(Tempered Scale)，以爲變換主音時（吾國稱爲變調）得敷週轉之用。由是絕對聲律在歐西樂法中，不過一種理論，實際上雖有其須要，而究無法以施設之也。就絃樂言之，如滿兜鈴(Mandolin)挽阿鈴(Violin)等，其上皆有品，藉以出音。每一品上之按音必爲調停聲律。管樂須鑿孔出音，限制尤大。其爲絕對聲律，更無待言。至於吾國世俗通行之樂，雖有胡琴三絃等不受品孔之限制，顧其曲詞大都從箏琶橫吹糅雜而來，而箏琶橫吹等僅以七音調停，以敷週轉，又絃之調合，率由樂師以耳斷之，是胡琴三絃之屬，亦不免於非絕對聲律也。惟七絃琴則不然。其絃有七條之多，無品孔之限制，而和絃之法，常以泛音，若以泛音徽位及其原理證之音之數，知琴之聲律爲絕對聲律而無半點差訛。其變換主音（變調）時，不依賴轉徽而在乎轉絃。以律呂協之，變化極致，吾國聲律之學，悉賴以資考鏡焉。

聲律調停之法不一。歐西最習用者爲均差法，而吾國則祇有三分損益法。均差法係以隨意一數發凡，而以 $\sqrt[12]{2}$ 爲一公率進數，次第乘其數至第十二次，得十二音。其法可以還原，但其十二組聲律之中，無一組爲絕對聲律者。三分損益法係以 $\frac{2}{3}$ 及 $\frac{4}{3}$ 次第進宮數（沿定爲八十一）而成若干律呂運用之。雖不能還原，而各組之七音（如琴）皆可爲絕對聲律。二法之良窳姑不具論，要可知吾國古代和音之學確已早極一時之盛。不然，已有七聲，足敷娛耳，何事苦求繁法而用以旋宮轉調爲哉？作者聞見淺稚，不能有極端之發揮，玆不過略具蠡見，公諸世人，尙幸博文廣識之士有以教之。

音樂及絕對聲律

凡耳之所能聞皆爲聲。聲成於物之振動。振動有有規則者，有不規則者。不規則之振動，在任何相等時間中其振動次數不能相等，其音煩耳，謂之燥音，皆不入於樂。有規則之振動，在任何等時間中其振動次數皆相等，其音悅耳，是謂樂音，皆入於樂。至音之有高下者（Pitch），則由於在一定時間中之振動次數有多寡。（例如在每秒鐘內一音之振動次數爲 288 他一音之振動次數爲 256，則前者高而後者下也）聲律者，卽規定此振動次數多寡一定之比率也。

多個樂音同時或相繼奏發，有和而悅耳者，有不和而聒耳者。其和與不和，全視振動率（Relative Number of Vibration or Vibration frequency 卽在一定時間內多個樂音振動次數之比例）爲大爲小而定。大抵兩音振率之比能如 1:2, 1:4, ……者，則同時奏發而和，實用上視爲同音。相繼奏發而和之音凡七。若以任意一音爲七音中之主音而發凡，則其餘六音在此音與其倍音（其振動率爲2）

之間。主音與其倍音之比爲 1:2，故六音之振率在一與二之間。此七音之比率，謂之聲律。

聲律之訂定，東西不同，雅俗互異。先論歐西之聲律。歐西聲律之最通用者，爲大序聲律(Major Scale) 其表如次：

第一表

名稱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符號	C		D		E		F		G		A		B		C′
振率	1		$\frac{9}{8}$		$\frac{5}{4}$		$\frac{4}{3}$		$\frac{3}{2}$		$\frac{5}{3}$		$\frac{15}{8}$		2
間較		$\frac{9}{8}$		$\frac{10}{9}$		$\frac{16}{15}$		$\frac{9}{8}$		$\frac{10}{9}$		$\frac{9}{8}$		$\frac{16}{15}$	

表中有名稱，符號，振率，間較四行。名稱爲音之唱法。符號爲論聲律變調時之用。振率爲各音與主音C振動次數之比，間較(Interval)爲每連接二音振動次數之比。以C爲do，則C爲主音，而C′爲其倍音，CC′之振率爲1之比2。D，E，F，G，A，B之振率(即與C之比)爲$\frac{9}{8}$，$\frac{5}{4}$，$\frac{4}{3}$，$\frac{3}{2}$，$\frac{5}{3}$，$\frac{15}{8}$，在1與2之間。此爲歐西之絕對聲律。

調停

絕對聲律，調停聲律相對之名稱也。蓋因樂曲之變串，音域之闊狹，及樂器與樂器之配合種種之關係，常有變換主音之需要(變調)而主音一經變換，又因各音間較並不一律之故，不能僅就原有之七音以迴轉，而必以他音尅其剛，補其柔以助之。但欲得各音剛柔大小適合無訛，則一組之中須添足二十一音方可敷用。此於實用上殊不可能。故剛柔之別，祇能取其大致不遠，而須設法使之簡約。夫是之謂調停(Tempering)。

不洞明剛柔之義，不足以語聲律之調停，故不得不略爲論及之。試以律中之D爲主音(變爲D調)，則D爲do矣。於是則E是否能爲re，遂成疑問。觀於第一表所列，re與do之間較爲$\frac{9}{8}$。今E與D之間較爲$\frac{10}{9}$，顯然不同，不能合用也。欲其合用，則必參

此二者之間較相去幾許。若ED之間較小於DC，則將E進之。大則退之。務使二者之間較相同而後合用。此處二者相去爲$\frac{81}{80}\left(=\frac{9}{8}:\frac{10}{9}\right)$，故必以此數爲率進E，使之較原來之E音較剛，方可爲re以對C之爲do矣。反之，有時音剛，則須使之柔。又進退所用之率共三種，卽$\frac{81}{80}\left(=\frac{9}{8}:\frac{10}{9}\right)$。$\frac{135}{128}\left(=\frac{9}{8}:\frac{16}{15}\right)$，$\frac{25}{24}\left(=\frac{10}{9}:\frac{16}{15}\right)$。如此進退，是謂克剛補柔。茲因限於題旨，不克詳爲論述。惟其繁複不切實用，則已可想而知，無待贅及矣。

用絕對聲律，則變調不敷週轉，用絕對方法嚴別剛柔，則又太繁而不切實用。調停聲律，卽調停於二者之間，以救其弊者也。歐西調停之法最善而最適用者，厥爲均差法。其法係以絕對聲律及剛柔各音間較之平均率，約成一不變之間較，其值約爲$2^{\frac{1}{12}}$ (=1.0546) 以之從主音次第進數。至十二次後其值爲$2^{\frac{12}{12}}$恰好還原爲二倍主音，計共主音得十二音。表列其振率如次：

第二表

符號	均差振率	絕對振率
C	$1.2^{\frac{0}{12}}=1.0000$	1.0000
C♯|D♭	$1.2^{\frac{1}{12}}=1.0594$	
D	$1.2^{\frac{2}{12}}=1.1225$	1.1250
D♯|E♭	$1.2^{\frac{3}{12}}=1.1892$	
E	$1.2^{\frac{4}{12}}=1.2599$	1.2500
F	$1.2^{\frac{5}{12}}=1.3348$	1.3333
F♯|G♭	$1.2^{\frac{6}{12}}=1.4142$	
G	$1.2^{\frac{7}{12}}=1.4983$	1.5000
G♯|A♭	$1.2^{\frac{8}{12}}=1.5874$	
A	$1.2^{\frac{9}{12}}=1.6818$	1.6666
A♯|B♭	$1.2^{\frac{10}{12}}=1.7818$	
B	$1.2^{\frac{11}{12}}=1.8878$	1.8750
C'	$1.2^{\frac{12}{12}}=2.0000$	2.0000

如表，以此調停之振率與絕對聲律之振率較量之，小數以下一位之數尙無大差。試再用振動次數

較之。假定主音之振動次數爲每秒鐘256次，則推得絕對聲律及調停聲律各音之振動次數如下：

第三表

	均差振動次數	絕對振動次數
C	256.0	256.0
C♯|D♭	271.2（$=256.2^{\frac{1}{12}}$）	
D	287.4（$=256.2^{\frac{2}{12}}$下仿此）	288.0（$=\frac{9}{8}256$下仿此）
D♯|E♭	304.9	
E	322.5	320.0
F	341.8	341.3
F♯|G♭	362.0	
G	383.6	384.0
G♯|A♭	406.4	
A	430.5	426.8
A♯|B♭	456.1	
B	483.2	480.0
C'	512.0	512.0

（右二表諸數，均用五位小數之對數表求出。奧數四位以下即不甚準。特附誌於此。）

觀此第三表，調停聲律與絕對聲律每秒鐘內振動次數之相差，在此一組中有多至四次者（如A。）然在衆聲雜沓之際，相差數次，實無大礙。故在此調停聲律之十二音中任取一音爲主音，均可自成一組，自顧曲者聆之，絕無聒耳不和之弊。於是樂音得以删繁就簡而便於實用矣。

中國之絕對聲律（五聲七聲）及其調停（律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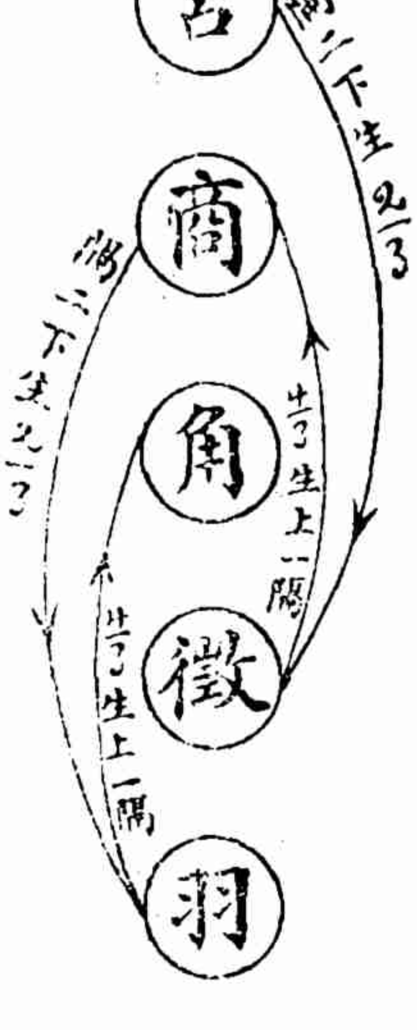
以上所論，爲歐西聲律及其調律大概。其聲律係直接依振動次數之比率而訂定，以視吾國之以絃（或管）長之率間接訂定者爲易明，故儘先述之。吾國音樂古時祇有宮，商，角，徵，羽五聲。五聲皆全音，故其爲樂也，僅足以致和，不激不抑。以之爲郊廟歌功頌德之音則可，以之發揮悲涼沈鬱之感或富麗激

昂之歌則不能，其後增入變宮變徵二半音，合爲七音。二變綜錯曲中，競氣極聲，於是音乃大備。

各聲之率，以數論之。數者，絃長（或管長）度之比率也。按之聲學原理，絃之長（或管之長）與振動次數成反比例，故知聲之數，卽可以知其振率，間較及振動次數等。按聲之數，宮爲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十八，變宮四十二又三分之二，變徵五十六又九分之八。各聲之數，皆用三分損益之法，次第進宮數之八十一而得。法以宮數八十一發凡，三分之而損其一（卽以$2/3$進宮數）爲五十四，爲徵。又以徵數三分之而益其一（卽以$4/3$進徵數）爲七十二，爲商。又商數三分損一爲羽，羽數三分益一爲角，角數三分損一爲變宮。變宮三分損一爲變徵。變宮變徵二數，皆有不盡之奇零。昔人有五聲「始於宮窮於角」之說，卽爲此故。但至今觀之，聲之窮於角，實由於宮數所含3之因數太少之故。假使宮之數爲二百四十三，則聲不窮於角，而窮於變宮。宮之數爲七百二十九，則聲不窮於角，亦不窮於變宮，而窮於變徵。蓋用三分損益之法，其進數之率爲$2/3$及$4/3$，今有七聲，須進退六次，則宮數必須含有3^6之因數，然後能使七聲之數皆爲整數而無奇零也。至宮聲之數何以不定爲3^6而定爲3^4，則亦無他故，不過因古時祇有五聲，其進數祇四次，以3^4發凡，爲數已足耳。若儒家言宮數之理，謂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處於三，三三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爲黃鐘之宮，則可笑矣。

三分損益法之意義，包括三法。一爲五聲相生法。二爲七聲相生法。三爲律呂相生法。後者爲調停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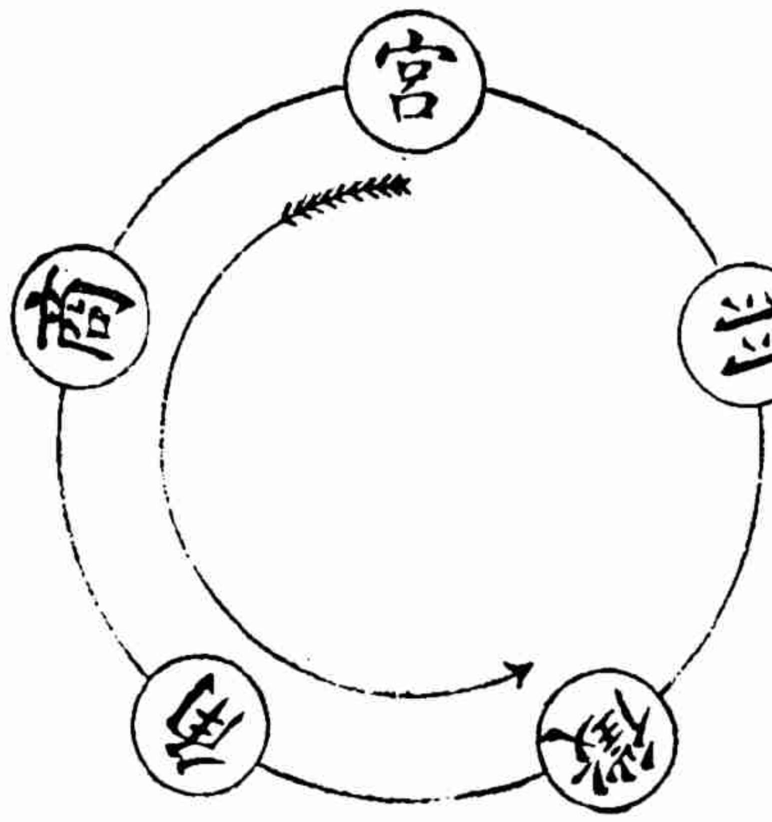
五聲上下相生圖



律之用。茲先論五聲相生之法。法將聲名列爲一行，按相生之訣以相生。其訣曰：「隔二下生，隔一上生，上生者益下生者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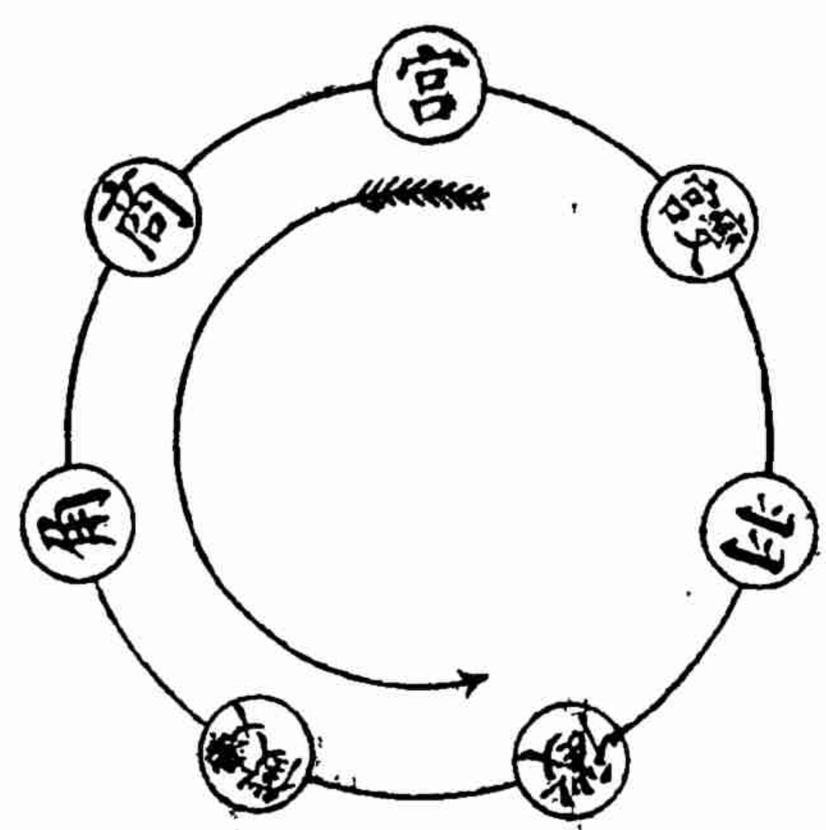
右圖表明此法之作用。然而隔一隔二，上生下生，爲法頗繁，且無意識。另有隔四相生之法，較爲簡當。法列五聲之名成一環，自宮起，由左至右，每隔四位次第損益相生，至角而止。其圖如左：

五聲隔四相生圖



七聲相生法，亦稱隔五相生法，與隔四相生法完全相似，每隔五位相生，至變徵而止。其圖如左：

七聲隔五相生圖



姑以1爲宮聲之數，則按七聲相生之法，推得各聲之數。各聲之數與宮聲之數1之反比，卽爲各音之振率。於是推得吾國之聲律表如下：

第四表

古譜名	今譜名	聲號	聲數	振率	間較
	上	宮	1	1	$\frac{9}{8}$
重敏經	尺	商	$\frac{8}{9}$	$\frac{9}{8}$	$\frac{9}{8}$
	工	角	$\frac{64}{81}$	$\frac{81}{64}$	$\frac{9}{8}$
	凡	變徵	$\frac{512}{729}$	$\frac{729}{512}$	$\frac{256}{243}$
迭柳	六	徵	$\frac{2}{3}$	$\frac{3}{2}$	$\frac{9}{8}$
	五	羽	$\frac{16}{27}$	$\frac{27}{16}$	$\frac{9}{8}$
	乙	變宮	$\frac{128}{243}$	$\frac{243}{128}$	$\frac{256}{243}$
重	仕	少宮	$\frac{1}{2}$	2	

表中古譜名（見爾雅）爲古時唱法。今譜名爲俗樂習用之字譜。餘與第一表略同。惟俗樂以七音調停七聲而迴轉，列此表中未能適合。蓋此表爲吾國之絕對聲律也。

表中各音之間較既亦不同，則變調之際，卽亦不敷迴轉，故亦當設法調停之。調停之法，雅俗不同。俗樂調停之法，至爲簡易，無如其疏而不準也。其法以徑三分之管長九寸者爲合（卽表中之六）字之音，則其倍音六字之長 $=4{\cdot}5-\frac{5}{3}\times{\cdot}3=4{\cdot}4$（此爲開底空氣柱振動之實驗定律）。乃於九寸與四寸之間分爲七等距，於其分點開孔，得七音之管長如次：（管之長者不在此例。）

音	合	四	乙	上	尺	工	凡	六
寸	9	$8\frac{2}{7}$	$7\frac{4}{7}$	$6\frac{6}{7}$	$6\frac{1}{7}$	$5\frac{3}{7}$	$4\frac{5}{7}$	4

此外尙有別種法門，亦分優劣，但總不外乎以七音調停七聲。所以無論如何，終屬牽強太甚，疏漏不合，甚非所以致大和也。欲求精準，必用律呂，以律呂正五音，是爲雅樂之調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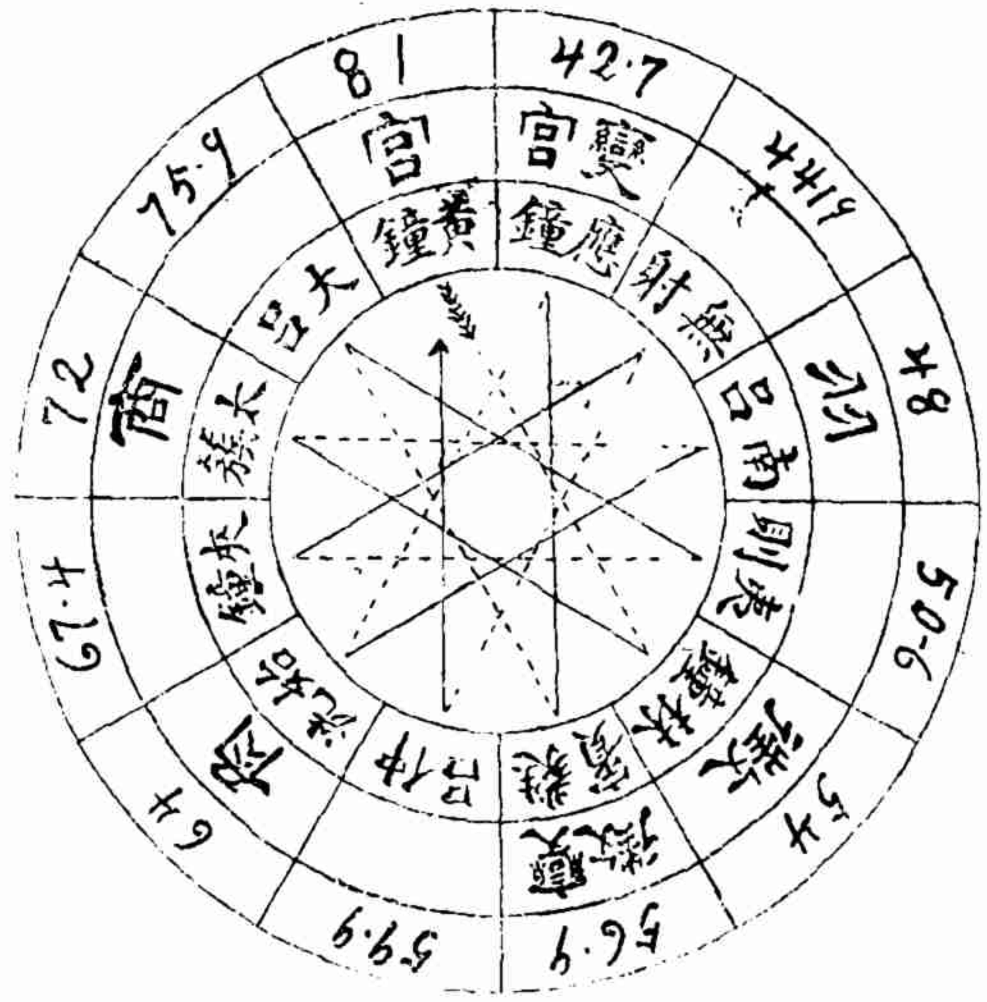
雅樂調停之法無他，不過將五聲相生七聲相生之法推廣之而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謂之六律。南呂，林鐘，仲呂，夾鐘，大呂，應鐘，謂之六呂。律呂之名凡十二，卽以十二聲迴轉變調，以補七聲迴轉變調之不足也。律呂亦以數論。黃鐘之數同於宮，定爲八十一。自黃鐘起，三分損一生林鐘。林鐘三分益一生太簇。太簇三分損一生南呂。南呂三分益一生姑洗。更由是次第損益至於仲呂，其數約爲三十。以之三而益之，約爲四十，與黃鐘之半數約相埒。故律呂十二聲之數，在黃鐘與其半律之間（各數或全或半）。其相生之定則，稱爲隔八相生法，與隔四隔五法略同。法將律呂相綜錯，列爲圜。自黃鐘起，由左至右，每隔八位，次第損益以相生。其圖如左。

圖中由內至外第一圓周與第二圓周之間列律

呂者，稱內環。第二第三兩圓周間列五聲者，稱中環。第三第四兩圓周間列數字者，稱外環。內環內之律呂，相間錯列，由左至右，每隔八位相生，一損一益，於是得外環所列之數，為調停之結果。惟大呂，夾鐘，仲呂三數，原來祇有其半，茲倍其數而列之，以便一目了然。數半則音倍，音倍則同聲，此可以不生疑義也。若淮南子天文訓，蕤賓之生大呂，不用損而用益，固可使三者得其全數。然而損益之秩序大亂。此蓋拘於聲數太過，不明倍半同聲之理之病耳。隔八相生，一損一益，秩序不容紊亂，此與正均清均之義大有關係。若為倍半所牽拘，不惜蹂躪定法，以是其是，則於聲理無當，徒亂人意，而使律呂之事，益不可考矣。

律呂隔八相生圖

（旋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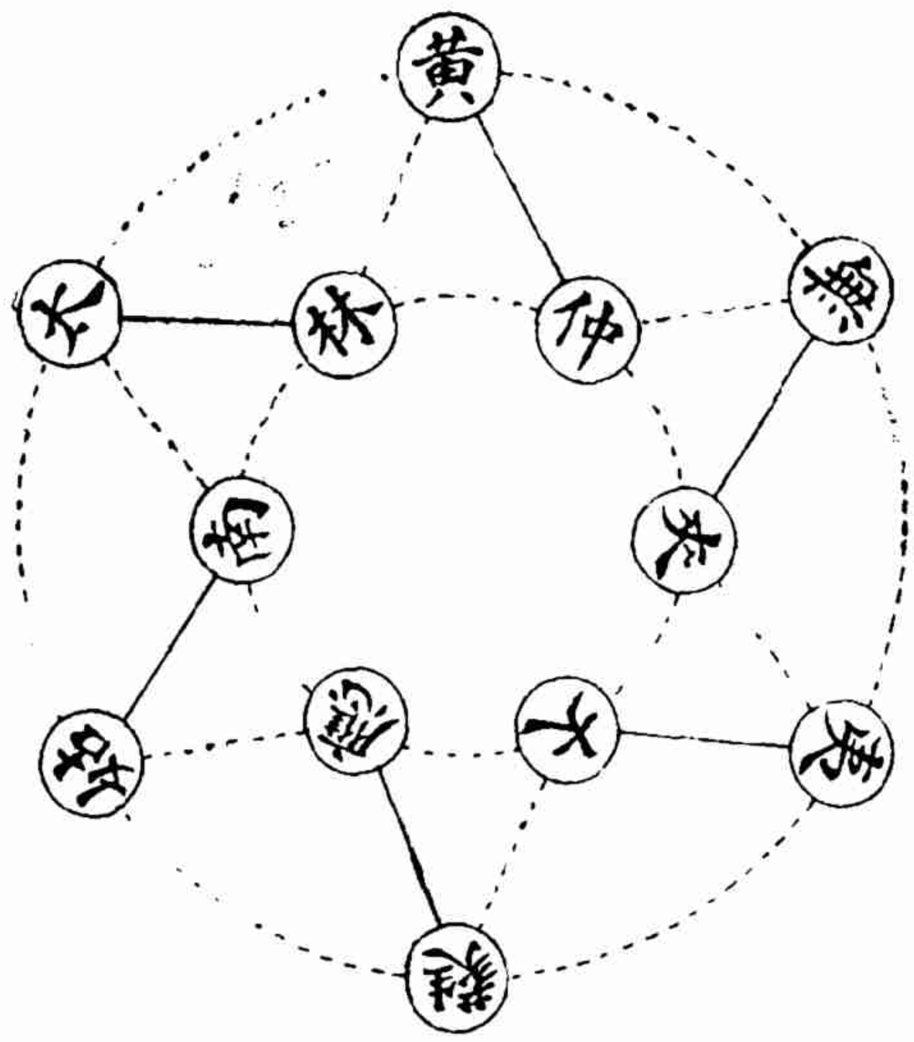


隔八相生圖亦稱旋宮圖。（在圖曰旋宮，在樂曰轉調，或混稱旋宮轉調，誤）假想圖中中環可以遶內環而轉動，則無論其位置若何，皆可自成一組之聲律。如圖中宮中黃鐘，則商中太簇，角中姑洗，徵中林鐘，羽中南呂。若中環向左轉動移過一位，則宮中大呂，商中夾鐘，角中仲呂，徵中夷則，羽中無射。以次類推，則中環可得十二個不同之位置，因共得聲律十二組。調停之事，於是畢矣。

欲知此十二組之聲律與原定之絕對聲律是否各各符合，或相去幾許，可將大呂，太簇等等之數，次第改為八十一，而保留其相互之關係，成十二組之

律呂以比較之。惟此法粗笨，佈算太繁。作者嘗自創一律呂內外相生圖。於圖中視察之，頗爲簡便。其圖如左：

律呂內外相生圖



圖爲二同心圓形。外圓周上，列六律之名。內圓周上，列六呂之名，在律名之間。由是律向內生而爲損。（$\frac{2}{3}$ 以虛綫表之）呂向外生爲益。（$\frac{4}{3}$ 以實綫表之。）次第損益，其結果所得之數，與隔八相生法同。而每相連之七位，恰與一組聲律相當。惟其進數之性質，自外圓上之律起者，與自內圓上之呂起者兩不相同。自律起者，每七位之間，由損起，自損終。自呂起者，每七位之間，由益起至益終。凡損始損終者，其性質與七聲相生同。（損始損終與隔五相生法同）益始益終者，其性質與七聲相生異。故知凡宮中六律之六組聲律，與絕對聲律之音及數完全相同。宮中六呂之六組聲律，與絕對聲律稍異。因此種關係不同之故，昔人稱宮中六律之各調爲正均調，宮中六呂之各調爲淸均調。如此作用，頗饒興趣。惜乎實際上仲呂外生之益，未能適及黃鐘之半，故依相生之序，自蕤賓以下之各調，僅得其大致不差耳。

調停聲律，既有淸均正均之別，其不同之點，亟當詳爲分析而判別之。正均與絕對聲律完全相同，可無論矣。淸均之性質究竟如何，爲同爲異，是所當研

究者。試按其損益之序，求其聲數如下：

清均聲數

宮（發凡）$=81$

徵 $=\frac{4}{3}$宮$=108$

商 $=\frac{2}{3}$徵$=72$

羽 $=\frac{4}{3}$商$=96$

角 $=\frac{2}{3}$羽$=64$

變宮$=\frac{4}{3}$角$=85.3$

變徵$=\frac{2}{3}$變宮$=56.9$

此與管子地員所論聲數相同。其中宮，商，角，變徵四數，與正均無異。徵，羽，變宮三數，則倍之。然究其實，數倍者固同聲，是知清均亦與絕對聲律相同。惟七聲之順序當如徵，羽，變宮，宮，商，角，變徵，則與絕對聲律稍異。然而絕無關係也。

綜上所論，可知吾國此種調停之法，其妙在宮中黃鐘，太簇，姑洗三律及林鐘，南呂，應鐘三呂時，其數無差。故就七聲本身各聲變調時，（變換主音）皆得絕對聲律。（按宮中蕤賓之調之變徵，不及黃鐘之半。明代琴家，有以圜鐘當之者，其數為39.9。大呂以下各調遂不用焉。）至於大呂以下各調，亦非絕對不能適用，第不若應鐘以上各調之準確而已。

（未完）

白樺派底傾向特質和使命

——論文集藝術上的理想主義五九至七七頁——

日本赤木衍平著

馥泉

一

對於過去幾年裏由白樺（Shirokaba）雜誌送到我們文壇上來的許多作家，我已經在白樺派諸作家（譯者按：這論文也收在論文集藝術上的理想主義中）這論文裏，很詳細地說明過了。但這論文，像論題所暗示的那般，只對於白樺派（Shirokabaha）諸作家底特質和傾向底個別的考察，而不是白樺派在明治至大正的文學史上的意義和影響底普遍的研究。換句話說，就是：從文學史上來看白樺派底興盛和發展，有怎樣的意義；這意義，在怎樣的效果裏表示出來？——這幾點，並不是我那論文上的主要點。對於各作家底特質和傾向，雖則很詳細地研究過了；但對於當做一個統體的（像布蘭兌斯（Brandes）所主張的那般藝術底史的研究，本質上，全是統體底研究）白樺派底特質和傾向，還沒綜合的研究。我便在這一點上來評論起；後面，再敘述白樺派在過去和現在的文學史上的意義和影響；最後再說到對於白樺派底未來的考察。

二

不消老遠地到外國底文學史上去找例，只消把我們明治文學上的例來看，文學界派（Bungaku-haiaha）硯友社派（Kenyushaka）明星派（Akaira-joha）這種名稱，那名稱自身已經把那足以說明那派底本體的一種朦朧的觀念印在我們腦裏。——現在我們從白樺派這名稱所印下的朦朧的觀念，也和那些一樣。

現在，要是我們問：從白樺派這名稱所印下的朦朧的觀念，到底怎樣？——這問題，雖則不能用一句話給與確當的解釋；但把藝術底效果，抽象地分析為本質方面和形式方面，那麼白樺派文學，在本質

方面可以說是很顯著的人道主義，而在形式方面可以說是很顯著的無技巧。那本質方面底特質，卽人道主義的傾向，在事實上，是構成白樺派這朦朧的觀念的最重要的要素，這是不消詳說的。

白樺雜誌到如今送到我們文壇上來的作家，就是武者小路實篤，長與善郎，里見弴，小泉鐵，有島武郎，志賀直哉等，（只有島生馬和這些人，在傾向上稍微有點不同）都是在某種意味上的人道主義者（Humanist）或者是帶着想做人道主義者的傾向。這不能動搖的事實，看他們之中任何人底作品都一看便明白的，只是色彩上有濃淡强弱罷了。所以把他們稱爲我們文壇上一團人道主義者，這決不能說是誣妄的話。其中，可說是在白樺派底領袖的地位的武者小路實篤，在作品和態度上是人道主義者的色彩最鮮明的作家，所以把他當做白樺派底傾向和特質底代表者，是不會大錯誤的。

最誠實的人道主義，只在最熾烈的人生肯定上才能建築。所以白樺派諸作家，在開始底第一步，已是熾烈的人生肯定者。站在熾烈的人生肯定上，求理想底最高內容，主張「愛」的生活，夢想普遍地建設最普遍的人道主義，這是貫穿他們底藝術的態度的思想上的基調。所以他們對於高唱「玩味的藝術」的，是鮮明地高唱「主張的藝術」的；對於信奉「藝術的藝術」的，是鮮明地信奉「人生的藝術」的。——他們底作品裏，顯出很濃厚的倫理的意識，全爲這一點。

換句話講，白樺派底藝術觀，始終在於自己建設和自己築造；所以只在「使自己成更善更完備的人」這一點，已有着藝術底意義。白樺派底藝術觀，是依照人生底意義以評定一切藝術價值（藝術所傳達的感情價值）的；這和那依照人們在實生活上以爲善或惡以評定的托爾斯泰（Tolatoj）式

藝術觀，性質上是大概相同的。(當然，因爲只兩者底藝術觀底基調是相類似；所以這兩者在藝術所包含的屬性方面底解釋和主張上，有着參商似的不同，這是不能否認的)

三

我在前節裏，說過白樺派底藝術是「主張的藝術。」凡有積極的意義的可能性的情熱，都是由自己建設和自己築造以完成的；所以當發展底經過的期間，其勢不能不走自己肯定的路。所以白樺派諸作家，是熾烈的人生肯定者，而又是走韌强的自己肯定的路的人，這是當然的。

最具體地代表這發展底經過的，當然是武者小路實篤底思想底轉移。回顧他到如今所經過的路，有許多很有興味的事實。這許多很有興味的事實，是白樺派底使命和運命底最忠實的縮寫；從別一面看來，他代表明治至大正的文學的運動底一部分這一點，和明治文壇底前半期文學界派底代表者北村透谷，在性質和立脚點上是全然一樣的。兩者之間底不同點，只在於後者是純正的羅曼的運動（Romantic Movement）底代表者，而前者是澈底的人道主義的運動底代表者。白樺派中其餘的許多人如志賀，長與，里見，有島，小泉等和文學界派中北村以外的許多人如島崎，馬場，戶川，上田等，看做可包括在同一意義之下的，也不會錯誤的罷。

要是承認「藝術以自己底表現爲始，又以自己底表現爲終」這句話是藝術評價底最高標準，那麼，在主觀的背景底濃厚，個性的特徵底顯著，技巧的形式底特異這三點上，白樺派諸作家誠是藝術家的藝術家，而白樺派底諸作品也誠是藝術的藝術。在這一點上，我承認白樺派底興盛和發展是明治文學史上最至純而又最潑剌的文學運動之一。

以對於真理的熾烈的情熱和對於藝術的韌强的愛着，始終一貫地向着理想之路猛進，這一點，是我們文學史上難以找到比儔的。

我很感激這種意氣態度，執着和信仰。

四

上面是觀察白樺派底本質方面底特質；下面想敘述形式方面（是像前面所說，以技巧的方面為主的意思）所見的白樺派底傾向。

凡是稍稍親近白樺派底作品的，雖則如志賀，里見等二三作家底作品有着例外，但大體上，總都注意到顯著的無技巧的罷。實在，白樺派底作品是簡素和質樸的。在這簡素和質樸的技巧裏，流着一縷清冽的新味，這我已在評論武者小路實篤的時候（參照白樺派諸作家）詳細地說明過了。（任是可看做比較的技巧家的志賀，里見等二三作家底技巧，和所謂一般的意義的技巧，也有極不相同的地方。）

白樺派作家所重視的，是內容上的價值。不管內容上的價值而只注意於形式，這不但他們底藝術的良心所不許，就是他們底藝術家的氣質也是不許可的。在這意味上，他們底作品是無技巧的而又是非技巧的。這偏重內容的結果，自然助長了他們底作品所有的藝術的缺陷。但事實上的效果，雖則他們底作品是無技巧的而又是非技巧的，但有時候也有一種技巧的價值，所以不能用一句話來說盡實際的效果底如何的。

凡是白樺派作家，都不弄雕琢的末技而是以內容本位的「暢達」(Easy Going) 為主的。這在實行他們底藝術的計畫是最聰明的態度而在文壇上看也是很有意義的現象。影響所及，實在很厲害；看現在的現象，那所謂「白樺派的文體」幾侵蝕了

文壇底一半，這全因適應於時世底要求的緣故。

這雖則是大略；但上面我對於白樺派底傾向和特質的說明，大概已完全了。下面的問題，便是有着這種傾向和特質的白樺派，究在怎樣的狀態和怎樣的要求上發生的呀？過去和現在的白樺派底興盛和發展底痕跡裏，究有怎樣的意義和怎樣的變化呀？——這兩個問題。討論這兩個問題，是明治文學史上最有興味的題目，也是藝術的變遷底一般過程裏最有意義的消息。

五

白樺雜誌第一卷第一號底產生是距今六、七年前的事（譯者按白樺雜誌底創刊是明治四十二年）。當時我們底文壇，正是自然主義跳梁之後，而各方面底新機運都在發動着的時代；那三田文學雜誌底活動和昴雜誌底活動，有暗暗地代表這新機運的氣概。正當這時候，在文壇底一隅，舉呱呱之聲的，不消說便是白樺雜誌了。在這意義上，把白樺雜誌看做當時的新機運底產物，也很不錯的罷。享受了這新機運的白樺派諸作家，都向着一種人道主義的傾向走，這是很有興味的事實；我以爲這是根據於否定人生和迴避人生的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和享樂主義的人生觀底反動。當時的文壇，像前面說過的那般，自然主義的文學底餘焰還沒熄，而可以三田文學派來代表的享樂主義的文學漸漸有成爲文壇底中心勢力的形勢的時候，不論注目於那面的文壇的情狀都不能找到一種爲精神的要求所培養的藝術。——這事實，對於承認藝術只在理想的意義這一派青年，確是催促他們奮起和猛進的實際的動機。白樺第一卷第一號底卷頭，武者小路底推賞夏目漱石底小說此後，正是暗暗地在講這中間的消息。

此後，到如今這六、七年間白樺雜誌底歷史，確是堅忍和操守的歷史。在一般文壇底不關心和雜誌經營底困難之間，却有現在這麽的結果，實是一種驚異呀。在這期間白樺雜誌底介紹美術方面的近代藝術，也成了極偉大的功業。單這一點，白樺雜誌底存在也很有意義了。但我相信白樺派底真正的使命，是還在於未來。真正的使命是什麽？不消說，是使支配下一期的文壇底中心勢力全然趨向於人道主義的傾向。

照白樺派底現在，還有許多不滿和不足。這是無可爭論的事實。但這不滿和不足，在真正的意義上的生長發達底過程裏，實是當然的，不足以輕重白樺派底究極的價值的。白樺派諸作家所有着的例如「愛」的思想，那所有着的強度，因不是由體驗的背景所保證的強度，所以總感着柔弱。擺脫這柔弱的感觸而快有着更強的什麽，這是現在白樺派諸作家底急務。白樺派諸作家，像前面說過的那般，是不管比較的藝術底技巧的方面的；但不能從一切藝術底本質方面單取了製作的態度底真摯和主觀的背景底深邃以預想完全的藝術底完成，所以望在這一點上也加以注意而使藝術的効果更加有力。那麽，在建設藝術底理想的王國這事上，能貢獻最有効的而又最有意義的功績了罷。——以上，是我底公平的觀察。

六

剩在最後面的一個問題，就是：白樺派底未來，究竟怎樣？更具體地說起來，便是白樺派諸作家果能實行我所期望的那種使命的實力和精力否這問題，現在是不能怎樣說，但也不消怎樣說。但依我底竊信，我要祝福白樺派底未來。像現在我們國裏，文壇底一面，那非本心的藝術跋扈着，且漸漸振作猛

威；正當這時候，在無論怎樣意義上，產生白樺派那麼的真摯的藝術家團體，當然是關係藝術者底責務。在這一點上，白樺派諸作家底覺悟，稟賦，態度和精力，有着超越現時的文壇的地步，所以我想很能滿足我底期望的罷。

武者小路，里見弴等姑且不講；白樺派諸作家中底未來，我有着最多的期望的，不消說是志賀和長與這兩作家。

在短篇小說集留女中表示可驚的藝術的天才底豐富的志賀，此後果走怎樣的路？我對於他底尖銳的寫實主義(Realism)底經過了一種轉向和改造之後所必起的心的革命底結果，覺得很有興味。精力絕倫的長與以他底透徹的自己意識和熾烈的情熱，將開拓怎樣的藝術的境地？對於這事，我懷着很深切的期望。在這意義上，我從心底裏祈禱這兩作家底自愛和自重。

赤木衍平先生這論文像論題所表明的那般是評論白樺派底傾向，特質和使命的。恐怕讀者之中也許有還沒明白白樺派底過去的事實(即歷史)的，所以想把他底歷史簡略地講一些，——雖則這似乎太神經的了！

明治四十年(1907)，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正親町公和，木下利玄等學習院裏出身的貴公子，爲當時文壇底新機運所刺戟，組織了一個文學的團體。實篤在學習院高等科裏的時候，已有托爾斯泰的綽號——是因爲他有着托爾斯泰底色彩。他起初想進大學底法科，到了高等科二年級的時候，却進了文科，想學社會學。但他並沒想做創作家的志望。這時候，爲失戀的感動，創作了兩三本戲曲但並不給誰看。但却拿此後所創作的小說，給他底同級生志賀直哉看。直哉很褒獎他底小說。直哉自己也拿一篇小說給他看。他也很感心。第二年春天，同級生正親町和木下也加入。他們四個人，每月把自己底作品拿出來朗讀，互相批評。又開講演會，各人講自己底感想。

這時候想出版一種雜誌，但沒成功。從這年底第二年，出版一種半月刊的「迴覽雜誌」，這便是最初的白樺。這時候，實篤二十四歲；公和二十八歲，直哉二十六歲，利玄二十三歲。這一年，實篤出版最初的創作集曠野，但誰也不注意。這迴覽雜誌的白樺，繼

續了一年光景，發表直哉底走到網去（這小說已由周作人譯登小說月報）和實篤底芳子等。白樺後來改名望野，每週發行。

當時學習院底高等科學生山內英夫園池公致兒島喜久雄等，也出板迴覽雜誌麥山內英夫就是現在的里見弴，他這時候號伊吾。他因兩三年前，和直哉相交，很受直哉底鼓吹文學的趣味的影響。

又當時學習院中的學生萱野二十一柳宗悅等，出版迴覽雜誌桃園。

明治四十三年（1910）四月，這三種迴覽雜誌底同人，聯偕一起，合力出版正式的白樺雜誌。每人每月捐四圓作出版費。

白樺以極清新醒目的體裁出版於世上，在本文之中插入寫眞版這是當時所沒有的體裁。在這中間，各同人底潑刺的生氣和奔放的情熱，全然溢於紙面了。「六號記事」和「雜感」等更感動人，——這一樣，裏實篤用無車的名字最興奮。全是反抗當時的無理想的文壇。

白樺同人，每天到實篤家中聚集着談笑。這時，弴底長兄有島武郎在白樺上發表長篇小說一個女子底閃視，描寫國木田獨步底先妻信子，捨了獨步而逃的事情。弴底次兄有島生馬，用壬生馬的名字，發表小說。弴也很發憤地創作小說和詩。繫惠洲，十月島山平澤仲次等名字也出世了。平澤仲次，就是現在的長與善郎。他因爲顧忌家庭，在匿名之下，發表了許多小說。他這時候只讀外國底小說，對於日本底文壇是絲毫不聽得的，——甚至連藤村和獨步是誰也不曉得而且也並不想曉得。到明治四十五年（1912）進帝大英文科，才用眞名字。畫家津田青楓也創作小說。齋藤與里，阿部次郎等介紹外國畫家。吉井勇，蒲原有明，柳敬助，北原白秋，高村光太郎等也從事創作。生田蝶介也爲這白樺創作詩，這是出人意外的事。插畫，全是把西洋大畫家底珍貴的作品，用寫眞版介紹到日本，這是白樺底特色，也是大功蹟。起初很受人底嘲笑；「淺薄」「不懂世間」「嬰孩」等冠詞，常加於他們和他們底作品上的。三井甲之，岩野泡鳴，相馬御風，是很兇猛地攻擊的人。

這時候，自然主義正衰滅，人道主義的新理想主義的傾向漸漸籠罩文壇；白樺派便成了新時代底先驅者。

白樺派底實力，這時候才爲一般人所承認，江馬修，和辻哲郎，赤木衍平等讚美者也出世了，評論白樺派底功蹟和價值。

以上節譯文章俱樂部文壇三十年故事中『白樺派底活躍』。

匈牙利近代的繪畫

俞寄凡

匈牙利因疲於戰爭，在藝術方面絕不見有絢爛的現象。直到一八七三年，開催萬國博覽會的時候，才有一羣美術家努力參加，占領現代畫壇之一角。

培恩之爾(Benczur 1861-)曾就學於米恩海恩的Piloty之門。他善於歷史畫，又喜作 Rocaco 畫。後來專以熱誠之筆描寫肖像畫。

蒙卡衰(Munkacsy 1846-1900)他有一種天才，能夠處理驚奇的色彩和古大家的明暗法，巧妙渾融，變成自己的心得。幼時曾作工人。後來進米恩海恩的美術院學習，因缺乏畫才，而受退學的處分。於是復就學於 Knaus 用匈牙利的趣味，描寫風俗畫和一般的國民畫。又在巴黎描寫加入沙龍景色的風俗畫。最後專作歷史的風俗畫。米爾頓和他的女兒是他的傑作。用單純的構圖，微妙的光線，把性格精神情調十分表現。他又描寫了不少的肖像畫。到了晚年，最喜作大幅的宗教或通俗的歷史畫。他的強有力的對照光線和色彩，還有華麗的服裝，確能在畫壇上，占很高的位置。他的明暗法，對於德國的少年美術家有很多的影響。後以神經過敏症而死。

派爾(Paal 1846)是蒙卡衰的知友，善於描寫華麗的風景畫。曾就學於排皮崇畫家之門。希尼哀(Szinyei 1845-)是一個寫實畫家。李慈恩(Liezen-Mager 1839-1898)是一個歷史畫家，並巧於素描，爲但底莎士比亞的作品製插畫。李丕爾(Rippel-Ronai 1870-)是印象畫家，善於描寫新的壁畫。伐搿耐爾(Wagner 1838-)描寫的馬是受人家讚賞的。

獵慈鹿(Laszlo 1869-)是一個天才的風俗畫和肖像畫家。貴女的肖像，自己的女兒都是他的得意作品。當時和獵慈鹿競技者有二個畫家。一個叫做派慈加(Paczka 1856-)，一個叫做排洛(Ballo 1860-)都善於製作肖像畫和風俗畫。



奉直戰爭紀事

梓生

民國成立以來，十有一年，國內戰爭之禍，無時或已，其間除南北戰爭，現在尙未結束，各省局部之戰，關係國家較小，不能計及外，則民國二年有袁氏統一全國之戰，而長江沿岸以及湖廣各省莫不被其災；民國五年有各省反抗帝制之戰，而川滇黔粵受禍尤烈；民國六年有張勳復辟之戰，而京畿附近，風鶴頻驚；民國九年有安福黨人之戰，而直魯豫各省，咸受其殃，戰爭之期間既接續不已，戰爭之區域亦幾遍全國，吾民之身受其禍者，真欲訴而無門矣。安福黨人敗後，吾人民方冀休養生息，漸臻平安，以徐圖南北之妥協，而恢復十年來斲傷之元氣，乃奉直之戰機驟啓，全國各省，咸有牽動之勢，交通阻滯，商市蕭條，値華盛頓會議解決遠東問題之後，不務修明內政，整理金融，乃犧牲大好時機於兵戈戎馬之間，其可惜爲何如！今者奉直兩系之戰，雖以最短之時間，得大體之解決，而國內猶復禍機遍布，有觸即發，吾人民對此艱難之時局，將何以圖其善後而免其禍害乎？爰乘戰事暫告段落之際，秉筆記之，上稽事變之由來，下及最近所能確定之事實爲止，俾讀者瀏覽一過，對於此次奉直戰爭，卽可得一具體之

觀念，而懲前毖後，亦可爲將來之借鑒也。

一　戰爭之原因

奉直兩系勢力之成立，爲近數年間事，而兩系之互相水火，尤爲安福系倒後始行顯露之事實。蓋前者，奉之張作霖與直之曹錕雖不甚相融，而兩方勢力尙未抵觸，彼此亦無大不了事以爲之梗；吳佩孚更遠處岳陽，不至與奉天方面有所衝突，吾人回憶當吳佩孚自岳州班師北返之際，其時所慮與爲敵者，除皖軍方面以外，尙有關內之奉軍，然經幾度磋商以後，奉軍竟不爲吳患，則此中關係，不難概見矣。安福系既敗，吳佩孚聲威大振，勢力亦驟然擴大，張氏對之未免不慊於心，當時戰事甫息，而外報卽紛傳奉直衝突；三使進京之時，張曾面指吳短於曹錕，此實奉直戰爭最遠之線索，而曹張聯姻之舉，卽所以彌縫奉直兩方惡感使不致立時決裂者。自此奉直兩系各盡力以圖本系勢力之擴大，而每經一度之發展，兩方卽不免暗中有一次之衝突，結果則各得相當之交換，以維持其勢力，而暗中更各竭力相鬬，以至於今日而始有解決。吳佩孚練兵洛陽，擴充師旅，整飭戎行，人皆知其志不在小；張作霖雄踞關外，斂集軍需，蓄養實力，亦與吳氏相對待；其所以不卽接觸者，實張曹聯姻之效果，曹氏中隔兩方，對奉天以姻婭之誼，對洛陽以部屬之情，相與周旋而爲之排難解紛。又靳雲鵬方執中央政柄，遇事以保持各方均勢爲務，使兩系利害，不致過於衝突，如去年天津會議，奉系得在關外三省及各特別區域內掃清系外之勢力，而直系亦得陝省地盤，並得撤去豫陝奉軍以免臥榻之旁有人酣睡，卽其例也。天津會議分配利益後，其與兩方最有關係，而使分配後之利益又相衝突者則爲鄂省之事變。蓋鄂之王占元，本與奉張直曹幷合而成三角之形勢者，乃不幸王

氏自天津會議返鄂後，部下迭起變亂，致爲鄂人所不滿，又阻遏鄂人自治潮流，以起湘省援鄂之師，當此之時，吳氏偏師來鄂，擊退湘軍，遂以兩湖巡閱使之名義占有鄂省之地盤，雖王氏肆其遠交政策，聯奉拒吳，而其結果吳氏勢力益見擴大，奉直衝突，又益接近矣。自此至今，一年來之時局實無時不可爆裂，三角之形勢既破，輕重不均，危險實甚，其所以尚能支持至今者，一則因中央之靳，保定之曹，合力以求緩和，其間事跡，歷歷可見；一則因張吳各知其力之未充，不足以制對方之死命，恐一旦決裂以後，勝負之數，未可豫卜，各於表面不得不示靜止之狀，而暗中則反各盡其縱橫捭闔之技，以求活動於南方，而待事機之成熟。如此情態之下，使無導火之線以引其爆裂，或中間和緩者之力不卽減退，以阻其爆發之機，則或可維持表面之和平，以遷延歲月，亦未可知。乃忽而梁閣成立，兩方利害衝突，關係益深，乃不得不各出全力相周旋，以求時機之早熟矣。

二　戰爭之導火線

梁士詒之組閣，實爲此次奉直戰爭最大之近因，蓋靳去梁繼，表面雖得奉直兩方之同意，而實際爲吳氏所不滿，又於十一年元旦下令赦段芝貴張樹元曲同豐陳文運劉洵魏宗瀚諸人通緝之罪，當時共相諸傳，謂安福系交通系與奉天方面暗中結約，擬於軍餉上抑制吳氏，使洛陽吳部軍隊，因乏餉潰散，藉此以制吳氏之死命。適其時華盛頓會議中日代表磋議山東問題正在吃緊之時，梁士詒突令中國代表向日退讓，全國各界莫不憤恨，洛陽方面，乃於一月五日發出通電，指斥梁氏，謂『自魯案問題發生，展至數年，經過數閣，幸賴我人民呼籲匡救，卒未斷送外人。膠濟鐵路爲魯案最要關鍵，華會開幕經月，我代表壇坫力爭，不獲已而順人民請求，籌款

贖路，訂發行債票分十二年贖回，但三年後得一次贖清之辦法。外部訓條，債票儘華人購買，避去借款形式，免受種種拘束。果能由是贖回，該路卽與外人斷絕關係，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將定議，梁士詒投機而起，突竊閣揆。日代表忽變態度，頓翻前議，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薦。外部電知華會代表。復電稱：請俟與英美接洽後再答。當此一髮千鈞之際，梁士詒不問利害，不顧輿情，不經外部，逕自面復，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爲不敢爲者，梁士詒乃悍然爲之。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號，代表之所爭持者，咸視爲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縱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爲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我全國父老兄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祛害除奸，義無反顧，惟有羣策羣力，亟起直追，迅電華會代表，堅持原案。」其對於梁氏，蓋已不留餘地。自此電發出以後，不但直系各省督軍省長如蘇之齊燮元王瑚，鄂之蕭耀南劉恩源，陝之馮玉祥劉鎮華，魯之田中玉，贛之陳光遠楊慶鋆等，連發通電，響應吳氏；卽豫之趙倜，皖之馬聯甲，與各省屬直軍官，亦均有電贊同吳氏。奉天方面，乃電致中央，謂：『某上次到京，隨曹使之後，促成內閣，誠以華會關頭，內閣一日不成，國本一日不固，故勉爲贊襄。乃以膠濟問題，梁內閣甫經宣布進行，徵日通電，亦不過陳述進行實況，而吳使竟不加諒解，肆意譏彈，歌日通電，其措詞是否失當，姑不具論，毋亦因愛國熱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問是非，輒加攻擊，試問當局者將何所措手？國事何望？應請主持正論，宣布國人，俾當事者得以從容展布，克竟全功。』云云。其庇護梁閣，指斥吳電，固已照然若揭，於是內閣問題，完全成

爲奉直問題。吳氏繼續發電，既宣布新內閣罪狀，又限定梁氏七日內去職，措辦均極激烈，各督軍省長，亦迭電請罷斥梁士詒，卒至梁氏不安於位，請假赴津，而奉天方面則宣言維持體面，不願使自系擁護之人被斥去位，兩方爭持，梁氏續假，戰機乃愈迫而愈近矣。

其尤使此次奉直戰爭不能罷息者，則爲南方孫文遣伍朝樞赴奉與張氏磋商條件一事。伍之赴奉，據伍氏在上海向各方宣言，純爲報聘性質，謂奉張迭次派員赴粵表示好意，粵政府以禮尙往來之誼自有報聘之必要，而對於奉粵聯盟一層，伍氏祇承認其可能而力辯有訂立某種條約之事。但據當時各方面傳說，則謂『奉粵皖三系攜手以謀統一，暗中接洽，似已成熟。』種種推測之辭，固不能謂爲無因。當時中央及曹氏方面迭次遣使赴奉而卒不能得少許之成績者，實此中關係有以使之然也。

據當時所傳消息，謂奉粵皖三系聯絡之結果，擬召集各系代表，在天津開全國統一會議，其會議中之議案，已由三系先行暗中商妥，大約：一，以孫文爲大總統，段祺瑞爲副總統，梁士詒爲總理；二，免吳佩孚直魯豫副使之職，着率所部歸兩湖巡閱使本任；三，大赦安福黨人；四，任張勳爲蘇贛皖巡閱使，段芝貴爲直隸督軍；五，恢復舊國會，制定憲法；以上條件，據當時某外報通訊，謂保定曹氏方面可以不生問題，洛陽吳氏及直系各督如有反抗者則三系幷力攻之，以爲武力之解決。吾人觀張氏運兵入關，即以保護天津會議爲名，不能謂此說完全出於好事者所臆造，而奉直戰爭之導火線，固已伏於此矣。

三　開戰前之調和

此次奉直戰爭，自一月間張吳發電互訐後，直至四月終始實行接仗，其間四個月之醞釀，調停之空

氣，和平之表示，大足迷國人之目，蓋保定之曹氏，祇求維持現狀，不欲過爲冒險，故自奉洛情形漸形險惡，卽極力避出衝突潮流，退居調停地位，以求戰禍之消弭；公府方面，亦懼奉洛兵戎相見，竭力向兩方調解，而實際祇以延長戰爭醞釀之時期耳。

二月八日之奉天會議，曹錕遣王承斌出關調和，同時張景惠因參與會議出關，公府方面，亦委託以調停之使命。八日會畢，王返保覆命，以未得要領，十一日王復出關，同時趙爾巽亦由公府方面派遣赴奉，並傳攜有某項條件，更有傳洛陽方面亦遣車慶雲出關釋解意見者，結果皆不得要領。其時奉粵聯絡成功之消息，尚未傳出，故兩方尚有去梁留葉與梁葉同去之磋商。

二月中旬時，梁士詒既二次續假，張作霖更欲全撤關內奉軍以表示決絕之意。於是公府方面，乃使孟恩遠以磋議善後名義赴奉，保定又遣王承斌三次出關。孟抵奉後。不能得一進言之機會，王則欲求關內奉軍不調動而不可得。其時張景惠由奉回京，其所齎來之消息，頗能助長一時和平之空氣。此時之局勢，曹錕左右之曹銳王承斌與張作霖之親信張景惠秦華，均主張平和，願向兩方疏解；奉天之態度似激似和，所傳消息，頗難判斷；洛陽之吳佩孚，外間雖傳有召集會議之說，而態度却非常靜默，並時對人言，奉直並無惡感，亦決不致開戰。此時時局之眞相，大有令人莫名其妙之感矣。

調人之最能表示時局變態者，則曹銳於王承斌三次出關後，亦追踵蒞奉，適二十五日徐總統亦有罪己令式之通電發出，以爲去梁任鮑，并解釋奉洛意見之手段，孟恩遠奉保津京，奔走忙碌，二十七日又偕秦華出關，繼之者有三月二日張景惠之二次回奉，豫備繼任總理之鮑貴卿亦親自抵奉向張商繼任之條件。此時之奉天，已爲調人麕集之地，而洛

陽方面不但靜止如前，更於十日發出通電，大意在表示戰爭之決不至實現。調人齊集奉天後之結果，曹銳除挽留退駐軍糧城之奉軍不出關，並請奉天增軍進關，以表示其和平真意外，更攜有不能宣布之條件返保，鮑貴卿之組閣，因奉張始則無切實表示，繼則直言不便贊同後，已無形打消，滯遲津保，以靜待曹銳攜歸條件之通過於保定方面。此時伍朝樞已由奉回粵，粵奉聯絡之計劃，似已成功，故秦華回京，僅表示其個人和平之態度，謂奉直兩方之和平派，已聯絡一起，即使兩軍開戰，亦必在火線上調解云云。至張景惠之向公府方面復命，外傳其竟明白聲言：時局之變化，將有出於閣題之上者。自此曹銳攜歸之條件，既在直系方面，久不能得切實之解決，奉系方面，又盛傳時局將根本解決之消息，調停之事，一時殊無從着手，兩方亦各作軍事之準備矣。

四月下旬後之時局日趨險惡，前此諸調人已有無能爲力之勢，乃由奉方之前輩趙爾巽張錫鑾與直系之前輩王士珍洛陽方面關係較深之張紹曾及王占元孟恩遠等六調人爲最後有力之調和，其致保定奉天兩方之電，大意謂：『比年國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間主持國是，共維大局，實兩公之力爲多。近以閣題發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測。又値雙方軍隊，有換防調防之舉，杯蛇市虎，益啓驚疑，道路洶洶，幾謂戰禍即在眉睫。其實奉軍入關，據聞仲帥原經同意，雨帥復有奉直一家，當與曹使商定最後安全辦法之諫電，兩公和平之主旨，已見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膠澳接收伊始，正吾國積極整理內政之時，兩公任重兼圻，躬負時望，固不肯作內爭之導綫，重殘國脈，貽笑外人。即以私交言之，兩公昔同患難，誼屬至親，亦不忍爲一人一系之犧牲，自殘手足。事理至顯，無待煩言。現在京津人情，震動已極，糧食金融，均呈險象，斷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兩公大有力者躬親

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風謠，定將來之國是。弟等息影林泉，驚心世變，思維匹夫有責之義，重抱棟榱崩折之憂，竊欲於排難解紛之餘，更進爲長治久安之計。擬請兩公約日同蒞天津，一堂敍晤，消除隔閡，披剖公誠，一面聯電各省，進行統一。弟等雖衰朽殘年，亦當不憚馳驅，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見，藉爲貢獻之資。愛國愛友，人同此心，迫切陳詞，敬祈明教。兩公如以弟等謬論爲然，並請雙方將前綫軍隊，先行約退，其後方續進之兵，務祈中止前進，以安人心而維市面。至於電傳報論，暫請一概不問不聞，專務遠大，是所切禱。』云云。此電發出後，一面另電洛陽，說明未與前次通電之意，並勸吳氏暫持堅忍態度，靜待調和結果；一面通電各省，勸共同進行息爭，惟此時兩軍前線，愈迫愈近，電文殊難生效。及六調人擬出京親見張曹當面和解時，兩軍已開火，專車不能前進矣。

公府方面和平之運動，亦始終未息，六調人連發通電及與奉天保定洛陽分頭個人電商均無進步後，乃於四月二十六日發戰前最後之命令，令兩軍在接近地點者一律撤退，靜候解決，謂：『近日直隸奉天等處軍隊遣調，以致近畿一帶人情惶惑，閭閻騷動，糧食騰貴，商民呼籲，情急詞哀。迭據曹錕張作霖等電呈，聲明移調軍隊情形，覽之深爲愀然。國家養兵，所以衛民，非以擾民也。比歲以政局未能統一之故，庶政多有闕失，民生久傷憔悴，方謀拯救之不遑，何忍斲傷之不已。本大總統德薄能鮮，不能爲國爲民共謀福利，而區區蘄向和平之願，則歷久不渝。該巡閱使等相從宣力有年，爲國家柱石之寄，應知有所舉動，民具爾瞻，大之爲國家元氣所關，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繫，念生靈之塗炭，矢報國之公誠，自有正道可由，豈待兵戎相見。特頒明令，着即各將近日移調軍隊，凡兩方接近地點，一律撤退！對於國家要

政，儘可切實敷陳，以求至中至當之歸，其各協力匡濟，奠定邦基，有厚望焉』云云。然此令甫下，二十八日夜間，兩軍已開始戰鬬，由表面之和平而進於決戰狀態矣。

四　戰前兩方之局勢及各省之牽動

吾人欲知戰前兩方之態度，其始奉方何以若是其強硬，直方何以若是其靜默，而戰端將開之際，又何以奉方忽然稍爲平靜，直方反轉爲激烈者，則對於戰前各方之局勢及各省之關係，不可不先加以明確之觀察。

張作霖當初之計劃，奉粵皖三系聯絡，加以復辟派張勳殘餘之勢力，幷力齊起，協以攻吳，則洛陽及其關係各省有全被包圍之勢，更因保定曹氏有避出潮流，對於奉洛之爭，不參加何方，以保持中立之表示，則張之勝算，似可豫操。蓋奉軍入關，保定方面已有不加阻遏之勢，則可以大隊奉軍，長驅直入，駐京漢津浦兩路之北段，以占北方之形勢，更令張勳沿津浦路線南下，與其皖省舊部合兵，一面進占隴海路以爲窺豫之準備，一面更聯浙以制蘇，則直系於東北兩面已有動彈不得之苦。南方政府，本約定同時舉行北伐者，倘能令李烈鈞之滇黔贛聯軍侵入江西，直方必不能不以兵助陳光遠守贛南，一面更以粵軍由湘進攻岳州，鄂省直軍，亦將全被牽制，如是則長江一帶之直軍，頗有自顧不暇之勢。川省本與南方關係甚密，由南政府設法運動，使助陳樹藩以反攻陝西，則潼關以內之直軍，當已苦於應付，倘川軍更由長江以趨武漢，與進攻岳州之北伐粵軍相呼應，則勝負之數，更可不言而決。魯省態度本不甚顯明，令吳光新張宗昌之徒，率領偏師，迫田中玉表示助奉，當時豫計，亦頗易易。至豫軍之趙氏兄弟，本與奉系暗中聯絡，待各方既已進行，乃集合軍

隊，從事驅吳，使洛陽根本之地因此動搖。此張作霖最初之計劃，亦卽其表示强硬態度之後盾也。

吳佩孚方面，自上年馮玉祥督陝，蕭耀南督鄂，張福來駐防岳州後，兵力本已分散，更以曹氏兄弟之別樹一幟，可使原駐直境諸軍，不爲己用，倘各方事變齊起，或則應接不暇，疲於奔命，使人得乘虛進攻，以制己之死命；或則須忍痛拋棄從前辛苦經營所得之地盤，以集中其兵力，方可與人一決雌雄；二者均不免於吳氏不利，故其態度不得不趨於和平，使事變不致急發，以留從容布置之餘地，幷可利用時機，以圖轉移於與己有利之趨勢。

時局之轉變，不特使當初形勢，大爲改易，而兩方態度亦隨之大變。其轉移之樞紐，在奉系方面則因(一)段祺瑞態度驟變消極。外傳魯督田中玉過津謁段，段有諭其不必助奉之事；浙省亦因之改取靜觀事變之態度，雖與奉天方面文電唱和，而張作霖終不能得其實力之援助，安福諸將除張敬堯張宗昌吳光新外，餘亦意態闌珊，蟄居津門而不動。(二)張勳南下之失敗。奉方原定以張勳爲獨當一面之人物，使聯合皖浙，占領津浦南段及隴海全路者。乃此信傳出，國內固不免共起反抗，外交方面，亦將發生問題，於是張勳不敢露面南下。皖督張文生反表示極端之鎭靜，與蘇省商議保境安民，雖欲求其以電文威脅江蘇而不可得，而蘇省乃得增徐州之防軍矣。(三)西南北伐之延期。據以前傳說，孫中山原與奉方約定奉軍入關與西南北伐同時並進者；乃孫氏因與陳烱明之穩健派意見不同，發生問題，孫氏坐困梧州，無計進行，又因湘省關係，進兵困難，不得不改變方針，因決意改道由韶關入贛。軍隊轉移，本須時日，適其時陳烱明辭去各職，離開廣州，孫氏更不得不統率親信軍隊，返粵主持一切軍事行進，不免稍爲遲緩。雖李烈鈞所部，不隨孫回粵，逕由三

水運赴韶關，以圖急速入贛，亦以轉運之苦，軍隊之少，不能單獨猛進。洛陽方面對此殊爲漠視，結果祇使陳光遠發電中央告急，並增贛南防軍而已。(四)豫軍之失敗。趙傑通款於奉，本負有乘機發難，動搖吳佩孚洛陽根本，及阻絕湖北岳州兩處直軍北返之路，並遏馮玉祥軍於潼關以內者。乃事機不密，爲吳佩孚所覺察，立刻以優勢直軍壓迫集中豫省中牟趙傑所部之宏威軍，使不敢有所舉動，一面抽調岳州及湖北各地軍隊，兼程入豫，塡防各處要隘，以最短時間解決內部心腹之大患。奉軍雖駐關內，亦以時間太促，不及援助，大失其呼應之功用矣。此種種形勢，皆張作霖當初所不及料，而使之不得不改變態度，以冀遷延時日，待各方之再行乘機活動者也。

直系方面態度之改變，則更自有其故，蓋保定方面，因曹銳擕來之條件，實太咄咄迫人，倘一允從，不啻降大國爲附庸。更見奉軍之聲勢太盛，不爲之稍留餘地，乃頓然覺悟，寧棄親戚，不背部屬，與洛陽爲一致之舉動。四月十一日之保定會議，一致主張拒奉，曹錕以表示與洛陽一致之故，不惜面斥曹銳，撤曹鍈師長之職，以直系全軍交吳佩孚一人支配；自居調人之王承斌，亦率所部勁旅，擔當西路司令之任。保洛完全一致，勢力頓增，實爲變更態度原因之一。南方北伐，既一時不克進行，後顧之憂，暫時可免，岳防各軍，亦有北上助戰之機會，乘此一戰，較有把握，此爲變更態度原因之二。陝西各軍，已着手撤駐潼關以外，原有地盤，忍痛拋棄，非速決一戰，無所償其損失，爲變更態度原因之三。豫省心腹之患，暫時雖已鎭定，日久難免再生事變，失此時機，恐日後有與他方約同齊發之慮，不如及早與奉方決定勝負，然後可乘勝除趙氏之患，此爲變更態度原因之四。其尤使吳氏不得不急行發動者，則奉軍方面，餉多

械足，己方不免相形見絀，倘日久支持，直軍將有不戰而潰之憂，於是吳氏乃大變其向時避戰之態度，轉向奉軍方面作挑戰之行動矣。

五　奉直兩方進兵之情形及其實力

奉直兩軍之實行開戰，雖在四月之終，而其遣將調兵，進行其戰爭之計劃，則始於三月中旬，蓋關內奉軍之集中軍糧城，實爲此次戰事首先調動之軍隊，自此兩方各以塡防爲名，進駐其兵隊於近畿一帶矣。茲將奉直戰前兩方進軍情形，分記如下；

一　奉軍方面

第一批，關內奉軍一師三混成旅，三月中旬出動，集中軍糧城一帶。

第二批，張作相所部，兩師，四月初出動，駐軍糧城獨流南苑一帶。

第三批，暫編第七旅等，數未詳，四月十日出動，進駐津浦線良王莊一帶。

第四批，衛隊旅等，數未詳，四月十外出動，開駐津浦沿線一帶。

第五批，第一旅等二旅餘，四月十五日前出動，開赴塘沽天津一帶，

第六批，李景林所部等，一旅以上，四月十六日出動，駐津浦線獨流一帶。

第七批，兵四營，炮五十四門，四月十七日出動，向馬廠進行。

第八批，輜重營帶同天幕炮彈，四月十七日暫駐盧台。

第九批，馬隊，數未詳，四月二十日前出動，由灤州陸路向通州進行。

二　直軍方面

(甲)原駐直境軍隊

王承斌之二十三師駐保定附近。

曹鍈之二十六師，由張國鎔接統，駐馬廠。

第十第十五兩混成旅及第二第三補充團，駐高碑店，四月十八日進駐琉璃河。

(乙)洛陽，湖北及岳州北返軍隊

張福來之駐岳二十四師四月中旬陸續北上，駐琢州。

第三師駐宜之一部，四月中旬後陸續北上。

蒲圻岳州之十三十四兩混成旅，四月十七日離防北返。

直軍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四月十七日開抵琉璃河，琢州，良鄉，清河等處。

(丙)陝西方面之軍隊

馮玉祥第十一師全師。

胡景翼陝西暫編第一師之一部。

吳心田第七師之一部。

劉鎮華鎮嵩軍之一部。

張之江第二十二混成旅全部。

以上各軍由馮玉祥統率於四月十九日出潼關，進駐鄭州，作爲後方援軍。

張錫元一混成旅。

陝西第一混成旅。

陝西第二混成旅。

以上各軍於馮玉祥到鄭州後，陸續出駐潼關，準備隨時應援。

以上兩方進兵之情形，雖因軍事秘密，外間所傳，有未能盡與真事實相同之處，但據可靠消息，選擇記錄，似尚較爲可信。至兩方實力究竟如何，所傳消息，頗有不同，下表所列，較爲確實。

直奉兩軍實力之調查表

直軍調動者　陸軍第三師，(駐洛陽)第九師，(開赴琉璃河)第十一師，(由陝開赴隴海路東段)第二十師，(駐洛鄭間)第二十三師，(開琢

州良鄉一帶）第二十四師，（由鄂調鄭）第二十五師一部，（由漢開入武勝關）第二十六師，（由馬廠退德州保定）第五混成旅，（由鄂赴鄭，向山東進發）第十二混成旅，（調駐保定）第十三混成旅，（開紮涿州）第十四混成旅，第十六混成旅，（均向保定以北開拔）　一，二，三，四，四個補充團，（均由涿良一帶調回保定）以上計八師五混成旅，四混成團，約十二萬人。

奉軍入關者　陸軍第一師，（現紮南苑）第十六師，（現駐西苑向長辛店塡防）第二十七師，（現已開入關內駐紮軍糧城）第二十八師，（現由熱河開入北京密雲古北口）第四，第五，第六，第八混成旅衛隊旅，（均由奉天新民錦昌圖開入關內）津浦路上有兩師四混成旅，約四萬人之譜，而保衛京師之軍，則南苑西苑通縣廊房之數，在三萬人以上，在關外靜候待發者，尙有第七混成旅，第九混成旅，與由二十九師抽調及第十混成旅，預備開拔入關者，如再不足，則向吉黑熱察抽調，計在關內者，有八萬人，待發者有兩萬人，似亦在十萬以上。

六　兩軍開戰前之軍事計劃

奉軍以東三省爲根據地，以山海關爲集合場，設司令部於天津，或軍糧城，第一路良王莊，獨流等處奉軍進占馬廠，沿津浦路線向徐州前進，與皖省浙省聯成一氣；第二路向京漢路長辛店直趨保定南下；第三路由徐州轉入隴海路向河南，與趙傑軍隊相呼應。

直軍以陝鄂爲策源地，以洛陽爲根據，鄭州爲集中點，第一路沿京漢路北接保定，迎擊長辛店二路奉軍，以京津一帶爲目的地；第二路沿隴海路向徐州，一方與蘇軍聯絡，抑制皖浙軍隊，使不得與南下奉軍連接，一方沿津浦路北上與馬廠張國溶東路

軍隊銜接，以攻奉軍根本地；第三路由馮玉祥陝軍集中鄭洛，保守根本，隨時接應各路。

奉軍初次計劃，不特陣線太長，指揮應接，不能敏活，且南下徐州及天津設司令部等均受困難，於是改變計劃，以軍糧城爲後路集合地，設司令部於落垈，張作霖自任總司令，孫烈臣任副司令，以京奉津浦兩線爲東路，向靜海一帶開展兵力計三梯隊：第一梯隊長張作相，（卽二十七師師長）本隊由二十七師全部組織之；第二梯隊長張學良，（暫編奉軍第三旅旅長）本隊由第三四兩混成旅合併組織之；第三梯隊長李景林，（卽奉天第七旅旅長）本隊由奉天第七第八兩旅合併組織之；並以第一梯隊集中廊坊，第二梯隊集中靜海，第三梯隊集中馬廠附近。以京漢線爲西路，向長辛店以下開展兵力亦三梯隊：第一梯隊長張景惠，（熱河都統，暫編奉天陸軍第一師師長）本隊由一師全部組織之；第二梯隊長鄒芬，（十六師師長）本隊由十六師之一部份，與奉天第六混成旅組織之；第三梯隊長鄭殿陞，（奉天第二混成旅旅長）本隊由奉天第二混成旅與第九混成旅組織之；第一梯隊集中南苑，第二梯隊集中長辛店，第三梯隊集中京南某地。又於永定河集合軍隊五個補充旅，每旅約計一千人，及九個混成旅，三路兵力，共計一十二萬五千人。

直軍方面因奉軍計劃之變更，亦改以鄭州洛陽爲後方集合地，設司令部於保定，吳佩孚任總司令，以馬廠及津保汽車道一帶爲東路，以二十六師師長張國鎔，（原係曹錕）爲東路司令，所統率之軍隊，爲二十六師葛豪之十二混成旅，彭壽莘之十四混成旅，董政國之十三混成旅及吳佩孚第三師之一部分，防守子牙河，大城，任邱等處。以琉璃河一帶爲西路，以王承斌爲司令，所統率之軍隊，爲二十三師，張福來之二十四師，孫岳之十五混成旅，張克瑤

之第一混成旅，吳佩孚第三師之一部分，及直隸陸軍各混成旅，（約三旅）防守固安（後爲中路）琉璃河等處。又於隴海路以馮玉祥爲司令，統率之軍隊，除馮玉祥閻治堂兩師全部外，並有河南湖北之陸軍兩師一混成旅，（名目未詳）三路人數約共六師五旅，及五混成旅，合計十萬人之譜。

七　戰前之哀的美敦書

奉直兩軍作戰之準備，既已完畢，然各不欲任啓釁之責，乃假借名義，以爲號召國人箝制敵方之計，其實不啻哀的美敦書也。張作霖之電，於四月十九日發出，其大意謂：「民國肇造，已逾十年。東北紛爭，西南俶擾。兵戈水火，民不聊生。大好河山，自爲分裂。黨爭藉口以法律事實爲標題。軍閥弄權，據土地人民爲私有。擾攘不已，安望治平，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況自華府會議以後，已爲友邦視線所集。鬩牆未息，

外侮頻來。匹夫橫行，昔人所恥。作霖不敏，惄焉心擣。戎馬半生，飽經憂患；數平內亂，無絲毫權利之心；一秉至誠，惟國家人民是念。睹邪說暴行之日甚，覺榱崩棟折之堪虞，竊謂統一無期，則國家永無寧日。障礙不去，則統一終屬無期。是以簡率師徒，入關屯駐，期以武力爲統一之後盾。凡有害民病國，結黨營私，亂政干紀，剽刦國帑者，均視爲統一和平之障礙物，願即執殳先驅，與衆共棄。此心此志，海內賢達，諒必不乏同情。至於統一進行，如何公開會議？如何確定制度？當由全國之耆年碩德政治名流，共同討論，非霖之愚，所能妄參末議。但以國利民福爲心。或有起靡振頹之望。作霖此舉，悉本於良心主宰，愛國熱誠。共謀統一者爲同志，破壞統一者爲仇讎。決不背公義而庇護一人一黨，亦決不挾私忿而仇視一黨一人。耿耿此心，天日共鑒。儻使統一完成，國事寧息，甚願解甲歸田，享此共和幸福。惟國難未平，匹夫有責，

披堅執銳，所不敢辭。兵發在途，遠道傳聞，恐多誤會，用特披瀝奉告，敬希鑒督是幸！』

吳佩孚方面則對於張作霖之電，置諸不顧，亦於四月十九日以復直隸省議會來電為名，發一通電，大略謂：『接直隸省議會電，以奉軍入關，謠言紛起，將見兵戈，羣情惶恐，紛紛來會懇代請命，務懇雙方捐除成見，免啟釁端，本會代表三千萬人民九頓首以請等語。當復一電文曰：「兵凶戰危，自古為戒。余獨何心，敢背斯義。佩孚攻擊梁氏，純為其禍國媚外而發，並無他種作用。孰是孰非，具有公論。至對於奉軍，佩孚上月蒸日通電，業已明白表示。是否退讓，昭昭在人耳目。乃直軍未越雷池一步，而奉軍大舉入關，節節進逼。孰為和平，尤為共見共聞之事。貴會愛重和平，竭誠勸告。佩孚與曹巡閱使均極端贊同。但奉軍不入關，戰事無從而生。諸君企望和平，應請要求奉軍一律退出關外。直軍以禮讓為先，對於奉軍向無畛域之見。現雙方既處於嫌疑，並應要求將駐京奉軍司令部同時撤消，以謀永久之和平。至京師及近畿治安，自有各機關負責，無庸奉軍越俎。從此各盡守土之責，各奉中央號令，直軍決不出關尋釁。否則我直軍忍無可忍，至不得已時，惟有出於自衞之一途。戰事應由何方負責，諸君明哲，必能辨之。抑佩孚更有言者，年來中央政局，均由奉張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巡閱使亦從無絕對之主張。此次梁氏恃有奉張保鑣，遂不惜禍國媚外，倒行逆施。梁氏如此，而為之保鑣者，猶不許人民之呼籲，他人之訐發，專與國民心理背道而馳，誰縱天驕，而壹意孤行若是。諸君應知中國之分裂，自洪憲始，洪憲帝制之主張，以梁氏為渠魁。丙辰以來，國庫負債增至十餘萬萬，人民一身不足以負擔，已貽及於子孫矣。乃猶以為未足，必庇護此禍國殃民之蟊賊，使實施其最後之拍賣，至不惜以兵威相脅迫，推其居心，直以國

家爲私產，人民爲豬仔，必將此一線生機，根本鏟除而後已。夫以人民之膏血養兵，復以所養之兵，保護民賊，爲殃民之後盾，事之不平，孰有甚於此者！諸君代表直省三千萬人民請命，孚佩竊願代表全國四萬萬人民請命也。敢布區區，惟諸君垂教焉等語，」謹聞。」

直軍方面對張作霖四月十九日所發之電，直於四月二十二日始由曹錕出面發表通電如下：『民國肇建，戰禍頻仍，國本漂搖，民生凋敝。華府會議以來，內政外交，艱難倍昔，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國內一舉一動，皆爲世界所注目。近者奉軍隊伍，無故入關，既無中央明令，又不知會地方官長，長驅直入，環布京津，錕以事出倉卒，恐有誤會，是以竭力容忍，多方遷讓。乃陸續進行，有加無已，鐵路左右，星羅棋布，如小站馬廠大沽新城朝宗橋惠豐橋燒煙盆良王莊獨流楊柳青王慶坪靜海，以及長辛店等處，皆據險列戍，以致人民奔徙，行旅斷絕，海內驚疑，友邦駭怪。錕有守土安民之責，何詞以謝國家，何顏以對人民耶？向者國家多故，兵爭迭起，人民痛苦，不堪言喻，設兵事無端再啓，不惟我父老子弟，慘遭鋒鏑，國基傾覆，卽在目前，言念及此，痛心切骨。頃據張巡閱使皓日通電，謂：「統一無期，則國家永無寧日，障礙不去，則統一終屬無期，是以簡率師徒，入關屯兵，期以武力爲統一之後盾。」錕愚竊謂：統一當以和平爲主幹，萬不可以武力爲標準。方今人心厭亂已極，主張武力，必失人心。人心既失，則統一無期，可以斷言。皓電又言：「統一進行，如何公開會議，如何確定制度，當由全國耆年碩德政治名流，公同討論。」似此則解決糾紛，必須聽之公論。若以武力督迫其後，則公論將爲武力所指揮，海內人心，豈能悅服。總之張巡閱使若以和平爲統一之主幹，此正錕數年來抱定之宗旨，在今日尤爲極端贊同。尤望張巡閱使迅令

入關隊伍，仍回關外原防，靜聽國內耆年碩德政治名流之相與公同討論。若以武力爲統一之後盾，則前此之持武力統一主義者，不乏其人，覆轍相尋，可爲殷鑑；錕決不敢贊同，抑更不願張巡閱使之持此宗旨也。錕老矣，一介武夫，於國家大計，何敢輕於主張，諸公愛國之誠，謀國之忠，遠倍於錕，迫切陳詞，佇候明教！』

兩方通電，自各有同派相與呼應，大概皆對於同系加以贊同，對異方加以攻擊而已。其真正之哀的美敦書，則吳佩孚方面於戰前數日（二十一日）發出，謂：『慨自軍閥肆虐，盜匪橫行，殃民亂國，盜名欺世，不曰謀統一，卽曰去障礙，究竟統一誰謀？障礙誰屬？孰以法律事實爲標題？孰據土地人民爲私有？弄權者何人？閱牆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國共覩，當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義之言，以盜匪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邪者不見其正。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爲姦；說統一之言，出諸盜匪之口，則爲欺世。言道義而行盜匪，自以爲舉世可欺，聽其言而觀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見，事實具在，欲蓋彌彰，徒形其心勞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許國，比年來去惡鋤奸，止戈定亂，無非爲謀和平求統一耳。區區此心，中外共見，無論朝野者碩，南北名流，如有嘉謨嘉猷，而可以促進和平者，無不降心以從，其有藉口謀統一而先破統一，託詞去障礙而自爲障礙者，佩孚等外體友邦勸告之誠，內拯國民水火之痛，惟有盡我天職，扶持正義，彼以武力爲後盾，我以公理爲前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試問害民病國者何人？結黨營私者何人？亂政干紀，剽刦國帑者又何人？輿論卽爲裁制，功罪自有定評，蟊賊不除，永無寧日。爲民國保莊嚴，爲華族存人格，凡我袍澤，職責攸在，除暴安良，義無反顧。敢布腹心，惟海內祭之！』

此電署名者，爲直系將領吳佩孚齊燮元陳光遠

蕭耀南田中玉趙倜馮玉祥劉鎭華等八人。張作霖對此電之發於二十七日亦發出通電，聲明對於戰事不能負責，謂：「竊以國事糾紛，數年不解，作霖僻處關外，一切均聽北洋團體中諸領袖之主張。向使同心合力，無論前年衡陽一役，可以乘勝促統一之速成；卽不然而團體固結，不自摧殘，亦可成美洲十三州之局。乃一人爲梗，大局益棼，至今日而愈烈，長此相持，不特全國商民受其痛苦，卽外人商業停頓，亦復虧損甚鉅，嘖有煩言。作霖所以隱忍不言者，誠不欲使一般自私自利之徒，借口汚衊也。不料因此竟無故招謗，遂擬將關內奉軍悉數調回。乃蒙大總統派鮑總長到奉挽留，曹省長親來，亦以保衛京津不可撤回爲請，而駐軍地點商會挽留之電相繼而至，萬不得已，始有入關換防，酌增軍隊，與曹使協謀統一之舉。又以華府會議，適有中交兩行擠現之事，共管之聲浪益高，國勢之顚危益甚，作霖又不惜以巨款救濟之，所以犧牲一切，以維持國家者，自問可告無罪。若再統一無期，則神州陸沉，可立而待，因一面爲京畿之保障，一面促統一之進行。所有進兵宗旨曁詳情，業於皓日漾日通告海內，凡有血氣者，睹情形之危迫，痛喪亂之頻仍，應如何破除私見，共圖挽救，乃吳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禍國，醉心利祿，反覆無常。頓衡陽之兵，干法亂紀。致成愼於死，賣友欺心。決金口之堤，直以民命爲草芥。截鐵路之款，儼同强盜之橫行。蔑視外交，則刦奪鹽款。不顧國土，則賄賣銅山。逐王使於荆襄，首破壞北洋團體。驅各方之款項，頣鼓動大局風潮。盤踞洛陽，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顯爲蠶食之謀。迫脅中交兩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漢商會，竭閭閻之脂膏。塗炭生靈，較闖獻爲更甚。强梁罪狀，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圖，無惡不作。實破壞和平之妖孽，障礙統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作霖當仁不讓，嫉惡如仇，猶復

忍耐含容，但得和平統一，不願以干戈相見。不意曹使養電，吳氏馬電，相繼逼迫，甘爲戎首，宣戰前來，自不能不簡率師徒，相與周旋，以勸相我國家。事定之後，所有統一辦法，謹當隨同大總統及各省軍民長官之後，與海內耆年碩德政治名流，開會討論公決。作霖本天良之主宰，掬誠悃以宣言：既不敢存爭權爭利之野心，亦絕無爲一人一黨之成見，皇天后土，共鑒血忱。作霖不敢以一人欺天下，披瀝以聞，伏維公鑒！』

此種哀的美敦書式之電文既已發出，兩方將領更各迭發檄文式之通電，以互相謾罵，謾罵之極，乃開始爭戰矣。

八 兩軍之決戰

奉直兩軍接戰之消息，在四月十五日以前，各處業已喧傳。蓋其時原駐津浦北段良王莊獨流等處奉軍，沿津浦線向南發展，接近曹鍈所部第二十六師防地，該師即行退却，一時盛傳馬廠爲奉軍占領，德州兵工廠亦入奉軍之手；其實曹軍雖退，奉軍却未能即行進占；後經魯督田中玉派魯軍第一旅，代守兵工廠，更由吳佩孚撤曹鍈師長職，令張國鎔繼任統率，仍回馬廠駐防，以阻奉軍南下，亦並未即行發生戰事。

在大決戰前，兩軍前線哨兵，不免時有衝突，但於戰事前途，皆絲毫不生影響。惟東路馬廠一帶，自四月二十日奉軍向前進展，駐防直軍曾折毀鐵道，以阻奉軍之前行，至二十二日奉軍實行占據馬廠，直軍退駐大城以待援軍，兩軍亦未發生大衝突。

四月二十日以後，奉方重要軍人如孫烈臣張作相張學良等先後入關，與張景惠在落垡會議戰事進行方略，張作霖亦於二十八日到軍糧城，直方則吳佩孚鄭州軍官會議畢後，以後方事宜全交馮玉

祥，即於二十六日返保，準備下總攻擊令，兩方蓄勢已足，乃於二十八日夜半後，西路長辛店方面，中路固安方面，東路馬廠方面，同時開始大激戰矣。

大激戰之最劇烈者，實在西路長辛店琉璃河之間。此路兩方均駐有重兵。奉軍重要軍官之在此路者，有張景惠鄒芬梁朝棟三人，直軍方面則除王承斌兼顧中西兩路外，董政國在前敵指揮，吳佩孚則在後方督戰，設司令部於涿州。後因馮玉祥所部加入此路前線，外間更有馮玉祥任此路前線指揮之說。其始(二十八日半夜後)直軍取猛烈之攻勢，奉軍南岡窪陣線幾被衝破，奉軍方面則恃其炮火之烈，勉力支持。二十九日午前，奉軍援隊馳至，張景惠鄒芬親在前線指揮，直軍死傷頗多，稍爲退却；奉軍前進，觸地雷而返。是晚直軍由後方開到生力軍一支，復向前進攻，奉軍得通州援軍，張景惠亦再到前線，兩軍鏖戰竟夜，至二十九日下午，直軍乃退往良鄉。是役直軍兩次衝鋒均未得利，乃改取守勢，以良鄉爲第一防線，與琉璃河成犄角之勢，另集重兵於涿州方面，互相策應。至三十日，奉軍增加兵力，猛烈前進，直軍向涿州方面徐退，此時在奉軍後方長辛店附近之三家店，忽發現直軍，冀奪取該處十六師所守護之奉軍子藥庫，正在圍攻該庫，勢甚猛烈之時，奉軍由豐台開來二十七師軍隊一部，互戰兩小時，直軍又退往良鄉方面。是晚直軍改守爲攻，分三路向奉軍襲擊，正面直攻長辛店，右翼趨豐台，左翼向三家店繞擊；奉軍亦得後方優勢援軍，並利用重砲，向直軍猛轟。直軍冒險前進，奉軍第一師爲直軍所圍，勢漸不支，至一日晨，直軍占長辛店，奉軍退蘆溝橋以南。是役兩軍酣戰終夜，直軍猛撲多次，奉軍由各路運來援軍頗多，全數加入前線，可見形勢之嚴重。奉軍旅長梁朝棟陣亡，師長鄒芬受重傷，直軍方面亦有董政國戰死之謠，炮火之烈，北京方面亦

受震動。一日晨七時後，奉軍張家口生力援軍趕至，張景惠又親至前線督戰，奉軍大奮，劇戰兩小時，重占長辛店。奉軍用重砲轟擊，迫直軍退向大灰場，幸馮玉祥後方援軍趕上，兩軍復相激戰，至二日晨遂成相持之勢。二日，西路未發生劇烈戰事，蓋雙方均改變戰略，趨重中路，吳佩孚親至榆垈察看形勢，圖以重兵由該處隔斷永定河交通，與京漢線北段直軍成一人字形，以包圍奉軍中路，故各路直軍紛紛向榆垈方面出動；奉軍方面，亦圖先行攻取固安，由中路直趨保定，以與長辛店奉軍聯成一氣，因亦以各路兵力移入中路，故良鄉琉璃河一帶僅有小衝突及直軍飛機擲炸彈傳單而已。三日，吳佩孚先以豫軍羸弱猛攻長辛店，奉軍以猛烈之炮火應戰，直軍且戰且退，奉軍以連日得利，遂輕進，雖張作霖前有諭令前敵奉軍對直軍須半守半進，以防直軍暗算。此時亦以炮火之威足制直軍，不暇顧及而前進矣。是晚，吳佩孚派兵一營，抄襲奉軍右翼，遇奉軍斥堠，半部降服奉軍，半部則暗伏田間，入夜，吳探知奉軍因日間相持，炮彈將罄，乃以大隊直軍向正面猛攻，另以精兵數千繞道前進，藉田間伏兵引至奉軍後方，四日清晨，直撲蘆溝橋，奉軍前後受敵，炮彈又將絕，張景惠急下令向豐台退却，長辛店遂完全爲直軍占領。直軍乘勝急趨豐台，直迫落垈，奉軍遂大潰。此路兩軍相持最力，自開戰起直至三日，雖兩軍各有勝負，迭進迭敗，甚有在同一陣地，兩軍一日間進退至九次之多者，但兩方各以全力相周旋，往往前線退不十餘里，後方援軍即由別路調至，又復前進以返攻敵軍，故奉軍未潰以前，兩軍五日中之陣線，總不出涿州以上，豐台良鄉以下之一帶。至於奉軍之忽然退走，頗有疑其別有事故者，因此有張景惠鄒芬通敵之種種謠傳，不知奉軍在此作戰，本極困難，所恃者軍隊之勇猛，炮火之劇烈二事耳。今前

者既爲吳佩孚埋伏地雷及後方抄襲兩法所破；後者又中直軍以樹林僞裝軍隊及以少數兵隊誘戰之計，以致炮火濫用過多，一時告罄，全軍失其重心，乃不得不出於潰退。外人當奉軍未敗時，早有「如此濫用炮火。爲歐洲戰事中所未見」之語，足見奉軍致敗之真因矣。

中路固安方面，固兩方所極重視者，奉軍設司令部於安次，以許蘭洲，闞朝璽，鮑德山諸人主持其事，圖先以優勢軍隊占領固安，然後與西路合攻直軍保定之大本營；而直軍方面，則由王承斌負此路指揮之責，後又加入張福來，在此與奉軍相持。一面藉此以聯絡東路之軍隊，而進攻軍糧城；一面更圖由此完全占得永定河，以斷西路奉軍與此路之交通，而將此路奉軍加以包圍。開戰之初，先由直軍進攻，奉軍以大炮猛轟，迫直軍退走，直軍乃伏於來回線以避炮火，而以步鎗射擊奉軍，後奉軍吉林二十八師騎兵向前衝殺，直軍稍退，奉軍渡永定河後誤觸地雷，頗受損失。繼乃集合後方，重復由小道抄出正與直軍哨隊接觸，而直軍已由西路派隊分援，奉軍退回之時，又爲正面直軍所痛擊，兩軍劇戰，均有損失。三十日奉軍增加兵力，直軍亦加入張福來所部勁旅，兩軍相持於永清及固安附近一帶，至三十日夜尙未終止。又自西路劇戰後，兩方各將其軍隊向此路移轉，以圖攻敵人所未備，戰事重心，遂移入中路。張作霖由軍糧城抵落垡，將親來督戰；吳佩孚亦有自涿州率重兵來此消息。一日，許蘭洲親率騎兵衝鋒，進至固安附近，直軍力戰數小時，始退出固安，即另以新銳軍隊，向固安進攻，與奉軍相持。二日，直軍更增兵力，以與奉軍激戰，計兩日之間，固安由奉軍之手得而復失者兩次，外傳許蘭洲在此陣亡，由東路之張作相改主此路軍事，足見戰事之猛烈矣。三日以後，直軍占領勝芳，分兩翼進攻，右翼向霸縣；

左翼則向永定河西岸，張作相率二十七師與直軍在安次附近苦戰後西路敗耗傳至，直軍又將進攻落垡，軍心大亂，遂致潰退，計中路奉軍二萬餘人，紛向天津方面逃竄。奉軍對於此路本抱極大希望，故不惜重大之犧牲，而卒爲直軍盡力制止，不得逾固安一步，亦可惜矣。

東路馬廠方面，自奉軍進駐馬廠後，直軍即退駐馬廠附近，兩軍時有接觸，此路奉軍主要人物有張作相李景林張學良諸人，直軍則由張國鎔主持，後由中路方面分派張福來相助。二十七日下午，張國鎔率第二十六師圖包圍馬廠奉軍，適奉軍大隊騎兵趕至，內外夾擊，戰至二十八日，直軍不支，退回原地，此時奉軍由靜海派兵繞攻大城青縣，相持甚力。二十九日，張作相率奉軍勁旅，攻張國鎔之後，圖攻大城，亦極猛烈，直軍苦力支持，死亡極衆，奉軍團長中彈，此時靜海附近，忽發見直軍，李景林聞信，率隊往攻，誤中地雷，奉軍退回靜海。三十日奉軍進攻，與直軍戰四小時，直軍退却，大城遂爲奉軍所得。一日，大城方面又發見直軍，圖與青縣霸縣兩處原駐直軍三面包圍大城，適張學良統率大隊援軍趕至，直軍爲奉軍馬隊衝散，乃退任邱，與河間成犄角之勢，以保津保汽車道。青縣爲奉軍所有，張學良亦以大軍占領霸縣。直軍恐東路過退，牽及中路，乃急調鄭州開來之四十三旅來援，奉軍亦以汲金純軍隊加入東路，二日，奉軍渡子牙河前進，淹斃頗多。直軍方面吳佩孚巡視榆垡後，有趕來督戰消息，後方援軍，亦陸續開到，與奉軍相持頗力。三日，吳佩孚以大兵襲攻霸縣，張學良帶傷遁走，霸縣遂爲直軍恢復。張福來加入東路，分兵攻馬廠，又以別隊攻良王莊，以圖截東路奉軍後方。四日，西路奉軍敗耗傳至，並聞直軍將三路會師馬廠，李景林乃率全軍二萬餘，退駐獨流良王莊。其後因直軍占領落垡，此路奉軍方

始潰退，中途又爲直軍炮隊所截，損失頗大，受降者亦甚多。此路李景林所部，本係奉軍精粹，開戰以來，頗得勝利，卽在退走時，軍容亦尙整肅，不幸中西兩路奉軍退却太速，致直軍得以全力對付東路，而李景林所率二萬餘人，乃卒不免於潰散矣。

此役兩方各竭全力以相周旋，加以鐵路運輸之便，援軍接應之速，奉軍炮火之烈，衝鋒之勇，直軍戰術之精，地雷伏兵之得力，已有旗鼓相當之勢。又直軍方面，往往一令之發，三路並進，一軍之發，忽中忽西，奉軍方面，中路東路，運用軍隊，亦極敏活，如此劇烈之戰鬬，誠中國十年來所僅見者矣。

九　奉軍潰兵之繳械

奉軍自西路敗退後，張景惠第一師同駐南苑，第二十八師亦向南苑方面退却，爲原駐北京之第一師第九師兩中立軍壓迫繳械遣散。鄒芬第十六師及其他兩混成旅，敗退西苑，爲第十三師勒令繳械。有一部分敗退軍隊，闖衝入北京，爲通州縠軍及原駐北京軍隊擊散。大部分奉軍，則由天津向軍糧城方面而去。

中路奉軍，由安次向楊村北退，一部降於直軍，一部由天津東去。

東路奉軍，向良王莊獨流退走，繼亦向天津轉山海關方面而去。

各軍敗退後，張作霖駐灤州，收拾殘餘，以圖再戰，惟海軍已由薩鎭冰率領艦隊，扼其歸路，直省沿路各鎭守使亦擬乘勢邀擊，關內奉軍，大有進退維谷之勢矣。

十　戰爭中兩方關係者之動作

戰爭中兩軍以外各方之動作，其中最有關係者，爲海軍之助直。蓋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與直

系素有淵源；又薩鎮冰南下，時更游說海軍總司令蔣拯，通電表示助直，杜錫珪通告外交團聲明征討奉軍後，即由薩鎮冰率艦北上，準備斷絕奉軍歸路，此舉頗足壯直軍聲威而寒奉軍之膽也。

助奉軍者，亦有張宗昌率領便服奉軍，由海道繞至青島擬由該處上陸，直趨山東，乃事機不密，爲魯督田中玉查悉，一面準備迎擊，一面發出通電，請外交部與日本交涉，轉令青島防守司令禁登岸，其計遂歸失敗。

戰中最可恐慌者，實爲蘇浙兩省之問題。蓋蘇浙毗連，蘇爲直系，浙與奉方較有關係，其傾向完全不同，實有發生衝突之可能。蘇浙人民，鑑於九年皖直之戰；兩省幾以兵戎相見，因聯合要求兩省軍事當局，請表示態度。幸兩省督軍均以民意爲重，相繼表示保境安民，雖其中不免稍有誤會，發生文電上之詰難，但兩省卒能始終維持其保境安民之宣言，使地方秩序，得以維持，亦兩省人民之幸矣，

河南自趙傑中牟之變爲吳制止後，於戰事完畢之際，突又發生二次事變。據直軍方面傳出消息，謂五月五日，由趙倜署名通電歷指吳佩孚馮玉祥在豫種種行爲，並有宣告河南中立，令在豫直軍卸除武裝之語。乃事變發生，奉軍已敗，馮玉祥在鄭州軍隊對於豫軍行動，立刻加以制止。並由田中玉等調和兩方，使各退讓。吳佩孚於七日電致趙倜，歸過趙傑並表示和平解決之意。據趙倜七日覆田中玉等四人電，已聲明誤會，對於吳氏表示同情，請田中玉等向馮玉祥蕭耀南緩頰，則豫事表面似可解決，惟聞內部之事，此時尚未清楚，大約不難即行了結也。

十一　事後之懲辦

兩軍勝負既決，五月五日，公府方面乃先下令，着奉軍即日出關，直軍亦令回防。同日，並以此次奉直

之戰，純由葉恭綽，梁士詒，張弧等搆煽而成，令三人褫職速交法庭訊辦。及十日戰事已大略結束，更令張作霖免本兼各職，聽候查辦，戰禍罪魁之懲戒，大略如是。

河南方面之事變，亦於五月九日，以駐鄭州靳雲鶚等有電告趙傑襲攻鄭州之事，令趙傑褫奪官職勳位勳章，交趙倜查辦，翌日又有令免去趙倜本職，聽候查辦，以馮玉祥繼任河南督軍矣。

十二 外交之影響

此次奉直戰爭，與外交方面可發生關係者有三：(一)鐵路交通之阻絕；(二)天津附近之作戰；(三)塘沽駐軍。故自張作霖由京奉路運兵入關，外間卽喧傳有外交團警告之事；其實外交團之警告，在四月十三日之十一國會議中始行決定。十四日乃由荷使歐登科領袖，以奉軍佔領塘沽附近，違反辛丑條約爲理由，向外交部送下列之通告書：『外交團頃悉中國武裝軍隊擬佔據秦皇島火車站，又塘沽警察長六號通知，該處奉軍司令官擬占據該處火車站。查一九〇一年條約第九條，中政府讓與各國駐兵某某數處之權利，以期維持北京至海通道，各公使以此係一種專獨權利，故中國武裝軍隊如占據此種地點，卽係破壞上述條約之規定。本公使聲明此層時，又鑒於華盛頓會議第六號議決案之關於駐華軍隊問題，應同時請貴總長嚴重注意於因此項破壞條約舉動而發生之結果，並希將此種結果，警告有關係之司令部爲盼。』

四月二十日以後，兩方形勢日趨險惡，外交團方面又由葡使符禮德領袖，致二警告書於中國外交部。其一，係重復申明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所致照會之意義者，謂：『外交團曾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以領銜公使名義，致照會於外交總長，茲特抄附

於此，應請貴總長注意。因中國北部及北京城附近，現有中國軍隊調動，外交團特再聲明，必將堅持上述照會之條件。並向貴總長爲最嚴重之申告：如因亂事致外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中國政府負其責任。爲此外交團盼望中國政府，應有極嚴厲之設備，以杜武裝軍隊攔入北京，及用飛機由空中轟擊京城之事，爲此照請貴總長查照。』等語；其二，係重復申明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照會之意義者，內中謂：『茲因中國各省軍隊調動一事，外交團認爲應請中國政府注意本公使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致貴總長之照會。該照會內開；「外交團特向中國政府提出警告，凡外人所受損失，無論其出於軍隊之行動，或因其放棄責任所致，定惟該管區之上級軍官是問，各國必堅持請中國政府責令該上級軍官，個人單獨負其責任」等因。茲特再爲聲明此態度，相應照請查照』等語。

四月三十日，兩方戰事既開，外交團方面除召集各國在華海陸軍隊，分段保護其僑民外，更由領袖公使特赴外交部與總長顏惠慶及京師步軍統領王懷慶警察總監薛之珩會晤。該公使當向顏總長說明來意，略謂：『頃者奉直軍隊業已接觸，京師居民頗爲恐慌，余（該公使自稱）此來係代表外交團向中國政府要求三事：第一，無論何方軍隊，均不許開入城內；第二，各鐵路應照常通車，雙方均不得阻礙之；第三，禁止以京中糧食輸送出城。』等語。顏王薛三人皆一一允爲竭力辦理，該公使始表示滿意而去。所幸京畿附近戰事亦迅速終結，於外僑生命財產不致有重大之損失，將來或不致發生外交上之糾葛。後張作霖退駐灤州，分向開平等處設防，外人亦以該處礦產，帶有外交性質，迫令退向關外，外交關係，於戰事上頗生影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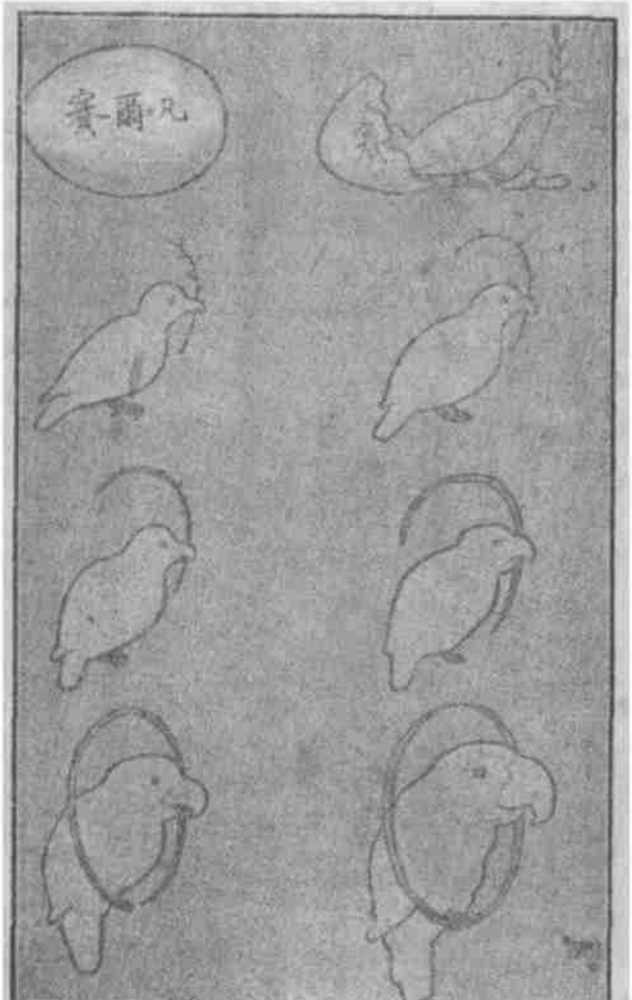
十三　近畿戰後之軒然大波

此次奉直之戰，當其發動時，風波激盪，全國震撼，勿論兩方遣將調兵，汲汲不遑，卽關係各省之互相牽動，舉國人民之奔走惶駭，亦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及既接戰，以兩方籌備之久，醞釀之深，大兵接觸，亘數日而勝負難分。吾人觀其初戰鬬之猛，死亡之衆，大將之在前敵者，頻以死傷聞，而後方之調遣，尤汲汲不遑，方以爲此次戰事，其始既如是其可驚，其後必將有如何震天動地之事，以更令吾人驚駭不置者。而不謂數日之間，勝負立判，奉軍倉皇潰退，大有不可收拾之勢，及奉軍既潰以後，吾人方以此頭重脚輕之事變，其結構之奇特，大可令人得無限之趣味，而不謂東三省獨立之消息，又繼之以起。此後事勢所趨，是否僅僅止於餘音嬝嬝之程度，或竟以軒然大波，掀起此後非常之事，吾人在其未能完全了結以前，殊不敢爲豫言之判斷；惟張作霖退駐灤州，本擬利用豫省二次事變，以圖再舉，乃以直軍之包圍之計畫及外交之影響，不得不退至山海關，雖前傳有宣布東三省獨立，並已照會外交團，將與直方久持之說，惟據連日所得消息，張作霖從前在灤州所劃定之開平爲第一防線，（由李景林指揮）古冶爲第二防線，（由張作相主持）灤縣爲第三防線，（由張作霖親自指揮）昌黎爲第四防線，（由孫烈臣主持）均已撤去；而直軍方面，除以前大調兵隊，向唐山開出，並已劃定胥各莊爲第一防線，由彭壽莘指揮；蘆台爲第二防線，由穆旅主持；軍糧城爲第三防線，由王承斌指揮外，近又進佔灤洲附近，足見事勢之尙在相持中也。要之，張作霖此後之能否有爲，與吳佩孚之能否克奏膚功，全視東三省及蒙古對於張作霖之態度如何，此時消息阻滯，殊難確斷，外間種種謠傳，尤未可盡信。倘時局能迅速安定，使記者卽可於此終結其文字，而不勞下次之繼續記載，則不特記者一人之幸矣。



德國賠償問題之近況

德國賠償支付之困難，為各國所共諒。去年十一月間協約國賠償委員親至柏林，與德國政府面行交涉，其後德國財政界名人斯丁內斯及前改造大臣賴鐵諾，復往倫敦，與英國政府會商。德國之意嚮，以為英國市場之債款不成，則今歲一二月間之支付償金必不得已而至延期。此事英國深諒之，而法意二國則創異論焉。結局巴黎賠償委員會，於十二月二日通牒德國政府，強行要求欲德國努力於賠償支付之實行，德國政府不加回答。至十二月十五日，反對於賠償委員會為不能支付一二月間到期賠償金之通告。略謂『德國履行賠償之能力，一以外債之成否而定，尤以英國資本家之積極努力為絕對必要。無如所謂長期公債，所謂短期借款，竟不能得一成就，因是德國政府豫知一二月間之賠償金已無由交付，萬不得已，惟有要求延期而已。德政府雖明知以後交付亦與近狀同一為難，然此項要求則僅限於本件』云云。賠償委員會接此通牒，即於十二月十七日發致答文，指摘德



平和鴿之進化

國在通牒中並未明述對於此兩月中之交付金有無準備，及德國究欲延期至於何時，『如此二點未有詳細報告，則賠償委員會難以審議。試問德國政府對於改革其財政制度之將處何種辦法，何以毫不示明乎？』

賠償委員所發之答文如此，然此問題實非取決於最高會議不可。英國首相喬治有鑑於此，有意與法國首相會商，因有愛爾蘭問題之故，不能身離本國，故希望法國首相之至英。十二月十九日二國首相遂會於倫敦英相府邸。英國參與者有張伯倫，賀恩諸氏，法國參與者有盧休爾，貝德羅諸氏。所討議者不僅限於賠償問題，且及於歐洲一般經濟狀況焉。此會商至二十二日終了，僅有原則之諒解，而不及細則之訂定，而主要之賠償問題，則仍讓之於凱痕會議。

賠償問題及歐洲經濟問題，於倫敦會商，既不得要領，乃一概委之於凱痕會議。此會由法國所提議，於本年一月六日在凱痕開議。（其經過情形，已詳見二號世界新潮，不復贅述）七日討論賠償問題，法比二國主張本年度德國須增加十億金馬克之現金支付。而英國則竭力反對。其後決議本年度之現金支付為七億二千萬金馬克。至支付延期之辦法，則由特別委員會決議如下。

太平洋的薙頭店



日本找到一家薙頭店，（美國）把他的軍國主義的贅疣都薙去了。

（一）延遲期間中德國政府自一月十八日以後，每隔十日當交付相當於三千一百萬金馬克之外國證券。

（二）德國政府於十五日以內當交付適當之保障於賠償委員會，提出德國之豫算及無準備而發行紙幣之整理改革案，並提出一九二二年及以現金或物品支付賠償金之成案。

（三）賠償委員會或協約國政府，既得有第二項之改革案及成案，支付延遲時間即行終止。

英相喬治復在會議中提議招請德國代表陳述意見，故德代表於十一日蒞會聲辯德國目下之地位。然凱痕會議因十二日法國內閣倒壞，不能再議，德國代表遂即受領前項支付延期案而歸國，

照議於一月十八日交付第一批到期之三千一百萬馬克，於二十七日交付第二批之三千一百萬馬克焉。

第二項之財政改革及賠償支付案，德國政府於一月二十八日發致回答於賠償委員會，大要如左。

『豫算及紙幣流通之改革分爲三項：

(一)歲入之增加。交易稅自百分之一·五，煤炭稅自百分之二十俱增至百分之四十，重要關稅照眞正現金爲基礎而徵收。政府當採行嚴厲辦法，以防止資本之外流與捐稅之規避，且努力於既輸出資本之回復。鐵路行旅費已達戰前二十九倍，而貨物運費且達三十二倍，郵政電信則爲二十一倍焉。

(二)歲出的減少。如減免官吏；廢止食料品的特別補助和失業補助；行政經費減少三分之一；郵政鐵道的工作費從四月起僅就其所收入以支付之。此外豫算亦均求其特別節減。計一九二二年之豫算歲入可達一千另三十二億，歲出八百六十七億，卽將以剩餘之一百六十五億充條約上賠款之數焉。

(三)流動公債及紙幣流通額之減少。本年份當努力於募集國內公債，無論自由公債之成否，因爲避却流動公債，計將有强制公債之發行。此種手段雖不可久行，而爲賠償義務所迫，不得已而採用之。』



德意志母親的生活問題

『本年份支付賠款之計畫分爲三項

(一)一二月之賠款既已交付，此後應付現金或物品將定一準數按月平均分配。

(二)占領軍費之以外國貨幣支付者，當算入本年之總付款內，而以紙幣馬克支付者，當使之減少。

(三)應以外國貨幣支付之條約上他種義務，將謀特別之協定，對於實物接濟，當努力於荒廢地之回復。又關於此種支付，願與協約國締結協定。』

『將來之賠償基礎，非賴大規模之內債及外債不可。然近時內外資本家皆不信任德國之償還能力，是後當以回復此種信用爲必要條件。故德國政府要求賠償委員會一加考慮，開一確立德國

信用之途，使得由國際協力借得外資，而支付賠償金焉。』

德國所提出之賠償計畫如此，而賠償委員會則又於三月二十二日發送嚴酷之通牒矣。內謂『今年度德國應付之賠償金及占領軍費爲現金七億二千萬金馬克及物品十四億五千萬金馬克。同時須籌集六百億馬克之內債或新稅交給協約國，以四月一日爲限。如至五月末日止，德國無履行意志之保證，則將更取嚴厲之手段』云云。此外賠償委員會所議決者尙有下列五項：

(一)物品十四億五千萬金馬克中，法國得有九億五千萬。

(二)允許德國支付賠款之暫停事項，當於五月三十一日之賠償委員會審議之。

(三)對於德國是否努力支付賠款，協約國有不滿意時，賠償委員會可將過期之賠款在二星期內要求支付。

(四)賠償委員會認定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度末付之賠款額，以爲五釐起息之負債。

(五)要求德國從速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度之豫算，作成增加租稅，——至少可得六百億紙幣馬克，——及減縮支出之計畫。



"資本家"拿去罷。只是將來要加上一百倍還我的"

德國自接受此項通牒後，舉國上下，莫不驚愕，聲稱其苛酷。政府連日召集閣議，以講求對策，並召集聯邦各首相，與之協議。而三月二十八日首相佛爾德在議會演說之詞，至爲堅强。斥賠償委員會爲欲將德國之財政計畫根本推翻。又言基諾亞會議將近開幕，目的在於中歐及俄國之復興，而欲達此目的，非使德國經濟健全不可，協約國不可不命賠償委員會聽從基諾亞會議之精神云云。

二十九日之議會，外交大臣賴鐵諾亦有重要之演說，大概亦言基諾亞有討論賠償問題之必要。並謂俄國之復興事業，吾人當直接與俄國交涉，此事行之已久，是後尙須以全力促進之。一面又希望美國對於德國賠償問題，切不可處於超然之態度。

政府之方針，大抵如是，均爲德國大政黨所答認，卽素來反對政

府者亦以首相之態度堅强爲然。三月二十九日爲信任投票，結果以二百四十八票對八十一票信任政府焉。

協約國對德國索取賠款之形勢既如上述，而同時美國對協約國則提出抗議。蓋協約國財政大臣於三月上旬在巴黎開會討議德國占領軍費之分配辦法。美國謂此項事件，不能漠視美國，以此警告於該會議，該會議答稱可與政府直接交涉，於是三月下旬美國務卿許士遂發致長文通牒於協約各國。首言休戰條約調印以後，駐屯德國占領地帶之軍隊軍費，美國亦得同樣分配。次言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協約國之占領軍費計達三十億三千九百二十八萬二千金馬克。比法二國已收得其應有之金數，而未付之十六億六千零九萬金馬克美國應得九億六千六百三十七萬四千金馬克英國應得六億九千三百七十一萬六千金馬克。英國亦已於去年十二月受取一億三千零六十六萬九千馬克之現金，惟美國竟一無所得，請協約國有以提議而解決之云云。

催眠術家之樸蔭凱賚



術師“德軍來復仇了打過來了打到法國的境內了”

美國除索取占領軍費外，尚向協約各國索取欠款，其意蓋欲加强壓於協約間接使協約對德讓步也。但未知協約國將何以處理之耳。(W)

海牙國際法庭之開幕

國際聯盟所創立之國際常設法庭(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已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五日在海牙平和殿正式開幕，是爲人類歷史中最大之盛典。茲記其涯略於次。

國際法庭之地點在海牙之平和殿，平和殿爲一九〇三年美國大富豪卡納琪(Andrew Carnegie)捐資建造，共費美金百五十萬元，備極宏麗之至。國際法庭開幕日，海牙城內徧懸萬國旗，教堂鳴鐘致祝。國際聯盟代表德龍芒爵士(Sir Eric Drummond)等日內瓦國際勞動局代表費拉朗加(Villalonga)及各國代表均參與典禮。荷蘭女王及女王之母亦皆列席致頌辭。首由國際法庭長洛賓宣佈令各法官行宣誓典禮。判事及副判事一律衣黑絲或

天鵝絨之制服及黑色之法冠，幷依次起立宣誓如下：——

『予謹宣誓予將始終本良心的主張公平行施國際常設法庭判事員之職務。』

宣誓畢開始演說國際聯盟理事會巴西代表達龔哈 (Dacunha) 荷蘭外交總長康尼碧克及其他各國代表均有演說。庭長洛竇則謂國際法庭行使權力當絕對自由，除法律外不當受任何方面之制限云。又謂『國際法庭之開幕，爲文化史上富於妥洽精神之一事例；集四十餘國家而協力合作，此實爲其新紀元也。』

當選之國際法庭判事員計包含十二國籍，皆具下列國際法庭規約中所規定之資格：即(一)在各本國內俱有最高司法官員之派充資格者；(二)於國際法富有研究之著名法學家。玆錄法官之人名如下：

庭長及判事長

荷蘭洛竇 (Bernard Cornelius Johannes Loder)

判事

英國芬萊 (Viscount Robert Finlay)

國際會議與世界問題



這一會議過不算我們下次再在別地開一個會罷

法國惠斯 (Dr. Andre Weiss)

意大利安齊洛替 (Commendatore Dionisio Anzilotti)

西班牙葛萊薇 (Dr. Rafael Altamiray Crevea)

丹麥梟洪 (Didrik Nyholm)

瑞士于褒 (Dr. Max Huber)

日本織田

美國摩爾 (Dr. John Bassett Moore)

巴西巴婆薩 (Dr. Ruy Barbosa) (未列席)

古巴古斯太門德 (Dr. Antonio S. de Bustamento) (未列席)

副判事

挪威畢盧門 (F. V. N. Beichmann)

羅馬尼亞訥古拉斯戈 (Demetrin Negulesco)

南斯拉夫霞凡諾維克 (Michailo Jovanovitch)

中國王寵惠 (未列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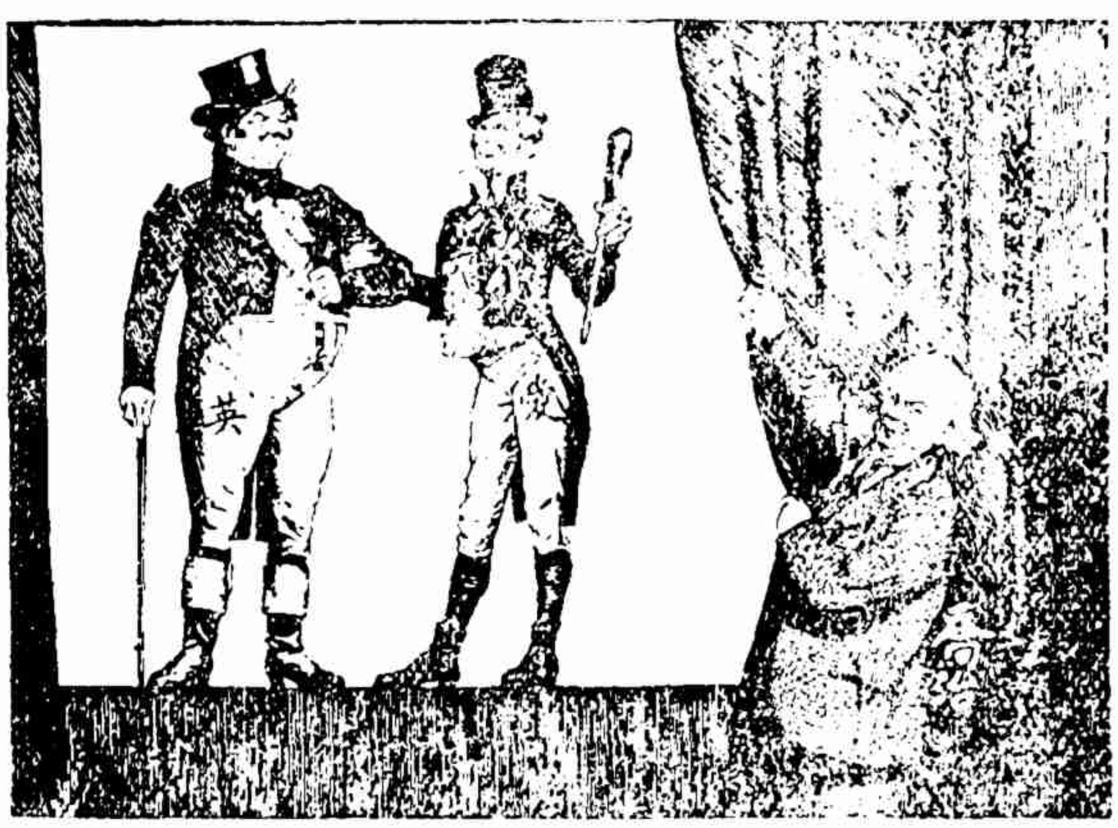
國際法庭行正式開幕禮後，即逐日討議辦事規程，嗣即分散，定本年六月十五日始重行招集，然後正式開庭審判國際事件。開第

一宗開審之案件，係法政府所請求斷定國際勞動局是否將農業事務包括在內之一案云。(W)

協約國近東會議之經過

協約國外交大臣會議，所以謀希臘土耳其間之平和，改善綏佛爾條約以解決近東問題者，因英法二國政潮之動搖，一時有消滅之形勢。後經英國方面之斡旋，始於三月二十日在巴黎外交部會議開會。出席者為英國寇仁，法國樸蔭開雷，意國襄才爾。前後凡會議九次，至二十六日之夜半終了。其在二十日之第一次會議，寇仁提議希臘土耳其間應從速協定，停止戰爭，復由樸蔭開雷略加修正，即代擬希土二國休戰條件，電致二國政府，並在公報發表之。大致如下：

(一)兩國休戰，其軍隊之主力，留止於現在地點，其前方軍隊，為避免相互之接觸，即應退後，二國戰線之中間，至少須保持十基羅邁當之距離。此項實施辦法，可委托於由希土二國民會議三國將校所組成之委員會。



團圓劇之閉幕

(二)在休戰期間內，不得增援兵力及物資，不得移動軍隊。

(三)為監視休戰條項及保護占領地人民之生命財產計，協約國得派遣軍事委員至二國軍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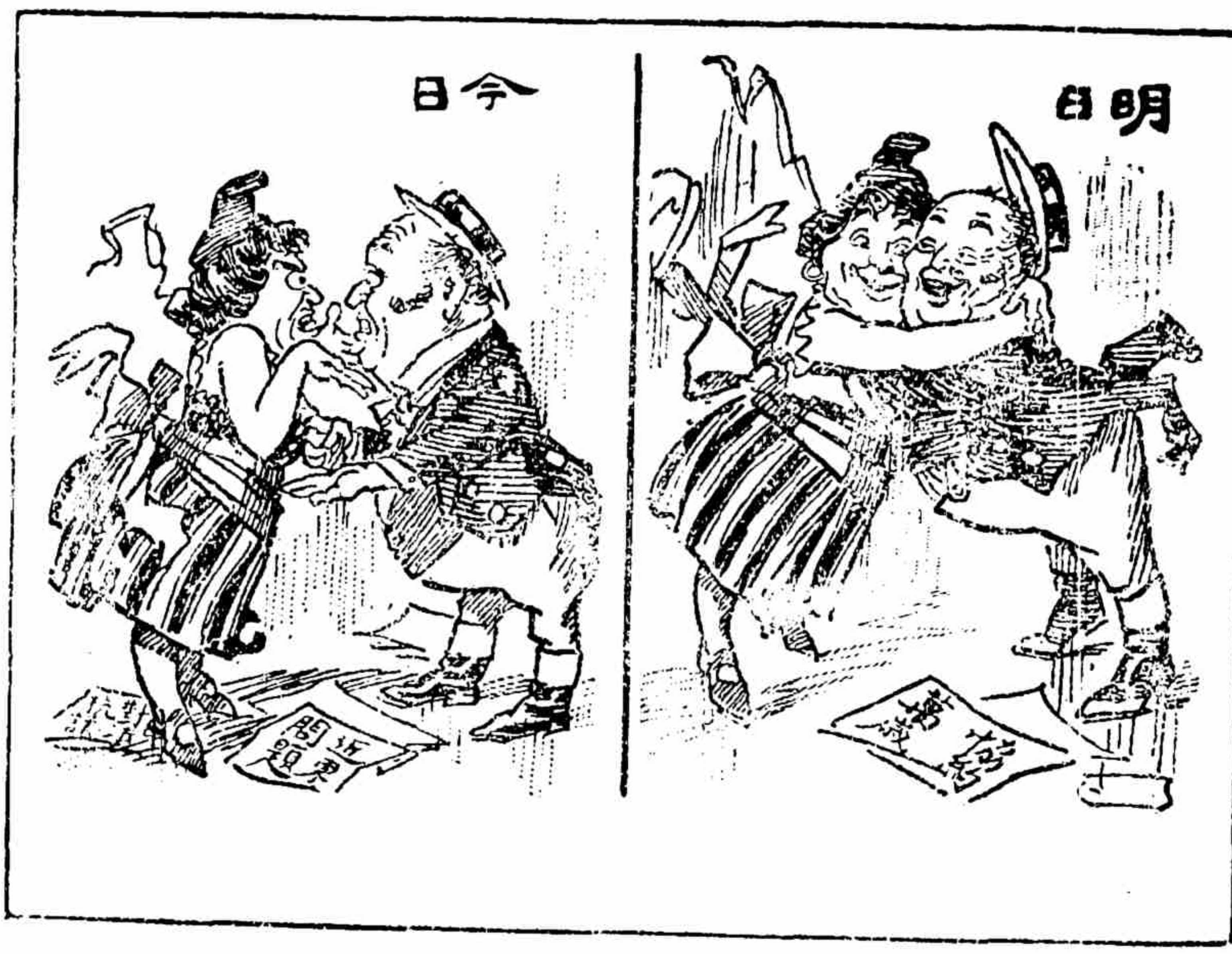
(四)希土二國軍隊司令官應忠實履行上述軍事委員之調停辦法。

(五)休戰期間為三個月，至平和條約草案成立之日再行改擬。交戰國之一方，若不願休戰條約改擬時，須在十五日以前，通告其交戰國，及英法意三國之代表者。

二十三日之會議，復議小亞細亞及巴爾幹少數民族之保護事件。小亞細亞之少數民族，為英國所最注意。而尤以回教徒與基督教徒間之關係，不惜苦心考慮。惟英國現已棄其設置特殊行政機關之擬案，準據法國之提案，規定條項，使屬希臘之答臘斯(Thrace)及德薩里之回教徒，同時適用。而委托國際聯盟當其保護之責。聯盟可在君士但丁設置委員會，在斯密那(Smyrna)本的克辛答臘斯西里西亞諸地派遣代表以監視之。此日之公報如左：

『外交大臣會議，討議亞細亞及歐羅巴之少數民族保護問題，在後日豫備對於希土二國提議之具體案，已大體同意。少數民族之保護，委託之於國際聯盟。土耳其在締結平和條約後，卽可加入聯盟。外相會議，又承認軍事委員所作成關於小亞細亞撤兵之提案。』

此後繼續會議亞美尼亞問題，及斯密那之處置問題。議決不復建設亞美尼亞新國。遂卽閉會。次日將會議之決定事項，概行公表，同時送致通牒於雅典君士坦丁安哥拉三政府，略謂：『外交大臣會議，視下列條件爲近東問題公平解決之案。三國政府希望希土二國各派代表迅行聯合而審議之，此項聯合會議，自本書到達之日起三週間以內必須開始，英法意三國在君士坦丁之最高委員亦參加之。』其條件如下。



但願以後不再吵嘴罷

(一)希土休戰之提議，以土耳其在小亞細亞主權之恢復，及希臘軍之平和的撤退爲主，此次撤兵四個月以內必須完了。

(二)此項提議一經承認，則土耳其卽得復其在安那多里亞(Anatolia)全部之主權。

(三)當有少數民族保護之辦法。

(四)亞美尼亞當以國際聯盟之協助，作爲民族的領土。

(五)他大尼里海峽亞細亞海岸，爲土耳其領土，惟設定解除武裝之地域。

(六)加里波里(Galipoli)得置有協約國之佔領軍，以保障海峽之自由出入。加里波里亦爲解除武裝之地域。

(七)改變海峽監督委員之組織及權限，有利害關係之國均得有代表，而以土耳其人爲委員長。

(八)馬爾摩拉海之南岸，除亞爾太克半島，均不解除武裝。

(九)巴斯破拉斯海峽，亞細亞沿岸之武裝解除地域，以現在之中立地帶爲限。

(十)因勃羅斯，德納特斯，萊姆拿斯薩摩拉賴克米切楞諸島，及摩爾拉馬海之全體島嶼，應解除武裝。

(十一)答臘斯與君士坦丁之間以相當距離規定國界，添設一定之中立地帶，要以一面得保障土耳其之安全，一面又不妨害海峽出入之自由而措置之。希土二國之國境如左。

從對馬爾摩拉海之措拿斯起，向北，更延東北司脫蘭加山脈以達於匈牙利國境。

排排哀斯開西（亞得里亞諾勃爾東南約三十哩）克爾克克力許（同上之東方三十二哩）給與希臘。

(十二)東答臘斯希土二國一同解除武裝。

(十三)爲謀亞得里亞諾勃爾斯密那兩市少數民族之保護，在該二市將行特別制度，此事期待希土二國之完全諒解。關於答臘斯之解決，當考求使希土二國共得滿意之最公平處決。

(十四)拉德府完全歸屬於土耳其，協約國占領軍在條約批准後卽行撤退，土耳其得置綏佛爾條約所規定之戍兵。

(十五)廢止土耳其之徵兵制度，改爲義勇兵組織，但將來得保有憲兵四萬五千，正規兵四萬。

(十六)變更綏佛爾條約之財政規程，使戰前之土耳其國際委員會復活，更設置精算委員會，給以某程度之財政監視之權，廢止財政委員會

(十七)治外法權協約之存續，僅以財政方面爲限，但須承認土耳其經濟獨立。(T)



兩位醫生爭執起來了

奧匈諸國戰後之土地政策

中歐各國封建制度破壞，較遲於其他歐洲諸國，故大地主迄今仍維持其勢力。自大戰後奧匈帝國分裂而成爲奧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加利等諸國，此四國政府鑒於土地分配之不均，農民生活之困頓，皆編訂法制，收回大地主所掌握之土地，另行分配於農民。各國辦法，雖有緩急廣狹之別，要其趨向土地公平分配之原則一也。茲分述各國改革之情况如下：

奧國　其土地政策完全傾向於社會主義。奧國戰後因糧食缺

乏生產不足，故農業之改革，視為必不可緩。當一九一六年革命以前奧政府已實行土地改革，然未告成功。至一九二〇年四月三十日國會通過法案實行沒收全國地產。農夫得自由耕種農地，向政府年納地價百分之十之租金。政府對於一切土地之讓與有管理之權。此項政策目的在於鏟除皇領地貴族及大地主，而使農民得被其利益。然對於森林之開拓，牲畜之養育等則未顧及，此又新法之缺陷也。

捷克斯洛伐克 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二區，本為中歐最富饒之土地。三十年戰爭後盡為德國奧國大地主所佔。在波希米亞四五十萬英畝之農地，盡為地主之私產，竟有一地主而擁地七十五方哩者。自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捷克施行急劇改革後，此等農地均歸國有，惟前地主得享有耕種之權。至一切前皇領地，敵國采地，國家敵人之領地，一六二〇年日耳曼皇帝所封之采邑，則完全沒收云。小地主，農業勞動者，工人等，均有分得土地之優先權。捷克政府亦步俄國後塵，由國家收用林地，其收



四面受敵之英政府

買價則以戰前地價為標準，因戰後紙幣大跌，則是亦幾等於沒收也。

南斯拉夫 其國之土地沒收法，對於奧國地主與土國地主待遇本有優劣之不同。其土地法之目的在打破土耳其地主。然近因政府欲利用土耳其地主黨，冀在憲法會議中謀得政府黨之多數，故將法律重行修改，寬待土耳其地主。近來波斯尼亞之農民反將分得之農地重行交還回教之地主。在馬其頓及諸維巴柴（Novi Bozar）則自由農民仍須將其出產之大半，供獻於前地主。政府近又承認沒收土地，惟由政府給款賠償焉。

匈加利 匈加利之土地改革法，不如其他三國之急進，然其成績則較為優良。中等地主之私產均未沒收，貴族尊號保存如故。其餘大地主之土地，則給價買收，惟少有強迫收用之事。又林地亦不在收用之內焉。（W）



日本最近五十年來的哲學和倫理

祁森煥

一 日本果有哲學嗎

「日本的哲學和倫理」這個標題，一定有人很以爲怪的，說日本那裏有哲學呢？我也知道世界哲學之三大別——中國哲學，印度哲學，希臘哲學三大源流。日本是不在此列，直接從我國傳入經史百家，間接傳入佛教，他那崇拜漢學的，則有物徂徠和其他朱子派，陽明派，折衷派，古物派等，他簡直沒人知有哲學的名稱，更沒人曉得組織和系統，明治維新以後，陸續輸入西洋哲學，現在哲學總算有人知道了。學問原來不能分國界的，他們旣然假用，又何苦去挑剔他，總之明治時代是輸入西洋哲學時代，其變遷大約可分爲四期，又大正十年之間適爲第五期，分述於下：

二 輸入第一期（明治元年——十年）

第一期是輸入法蘭西思想的時代，除那明治以前的蘭學輸入（德川時代以來，研究荷蘭文語的名曰蘭學）另爲一問題。明治十年前後國會開設運動昌盛之時，英美思想亦曾輸入，但仍以法蘭西文化爲全盛，從哲學來說功制主義，實證主義，突然到了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當時的自由黨（卽現今政友會的前身）高唱政治上的自由，代表哲學思想的，當時有中江兆民所譯盧騷的民約論，此天賦人權論，正是明治初年的倫理思想。當時法蘭西十八世紀之哲學如衛爾提爾孟德斯鳩盧騷的思想頗占勢力。

三 第二期（明治十年——二十年）

和自由黨對峙的改進黨（卽現今憲政會的前身）採英吉利式的憲政思想。當明治二十年，達於頂點，英國政治思想當前，英美的哲學思想陸續輸入了，東京大學（卽今東京帝國大學）的文

學部，纔用斯賓塞的綜合哲學講進化哲學。又派人赴美國留學哲學上占勢力的既爲斯賓塞的進化論和不可知論，其他如邊沁一流的實利或功利的思想，深中人心，有一說西洋思想就聯想爲功利主義之勢。

四　第三期（明治二十年——三十年）

當英美思想的勢力正強之時，他方面正輸入德意志思想，這個思想的輸入，也以政治思想爲先導。因欲採取德意志式君權政治的緣故，於是德意志的政治論，法律論，經濟思想等陸續輸入了。因此哲學思想亦輸入了。此時德意志本國，正當傳統的理想主義哲學之末光。東京大學聘請了德哲布塞講陋滋愛的哲學，一時傳出黑格兒，哈爾特曼，西林等人名，明治三十年，正當全盛期。那時井上哲次郎的實在論，正爲此時代的代表。有可注意的事，即是從我國曾經直接間接輸入的哲學倫理思想，此時也活動起來了。即井上哲次郎講東洋哲學史，井上圓了和村上專精諸氏致力於佛教哲學的新組織。三宅雄次的宇宙論，也是此時的產物。加拉依爲的浪漫主義和愛瑪遜的理想主義，始受歡迎。在日本的德國哲學，算把英國哲學打勝了。

五　第四期（明治三十年——四十三年）

第四期是明治四十年前後，即當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期，在歐洲正是理想主義哲學頓挫之時，故日本此時代已不限於英美的哲學或德法的哲學，廣求西洋的新思想，如尼采哲學，新康德派的哲學，英美的實際主義，以及倭鏗，柏格森等哲學，更漸漸不滿意於漠然不相干的空理，而力求切實於人生論的了。其可注意的，是實際主義的發端。四十一二年的思想界起了人格唯心論的議論，人格的唯心論，正使英國學界熱鬧，這種思想到了日本，新進的哲學者，關於個人我和超個人我，個人主義和普遍主義，生了熱辯。人格的唯心論，也叫做「實際主義」詹姆士的「Pragmatism」四十三年纔譯爲「實際主義」，當時田中王堂主張實用主義和個人主義，乃是私淑詹姆士的學說的人。

依上看來，日本哲學倫理思想的變遷，是每十年爲一期了，那末，在大正十年間又可算是一期了。

六　第五期（大正元年——十年末）

歐戰而後，思想界起了大波動，此十年間，日本哲學倫理思想，到怎樣的程度，到也有討究的必要。我大膽獨斷來講，是洋貨時興盛行販賣的時期，這話並非貶他們，只可認做是學術發達必由的階級。以哲學的號稱哲學家的來說；如井上哲次郎，桑木嚴翼，西田幾

多郎諸人，哲學名著如桑木氏的康德和現代之哲學，此書爲解說康德哲學最明晰之作，初學甚便。西田著自覺上的直觀和反省以新康德派的學說爲主，屬於認識論的理論範圍。此外巖波書局所出版的哲學叢書及單行本，大概都是新康德派的哲學，又最近大村書局所印的哲學論文叢書，亦以新康德派（西南德意志派及馬爾布魯依派）爲主，總之日本近時的哲學思想，是爲李卡特，文德米班扣湮諸氏所征服了。我讀許多學者的論文，幾乎沒有一篇不受新康德派的影響的，哲學的講義，也是以前列的三人爲標準，這個原因，一則是新康德派的哲學本身甚爲淵邃賅博，凡自然科學，文化科學，無所不容，例如經濟學的純理主義與法律政治哲學等都有關係，又如純粹先驗的數學解釋，和羅素的主張亦同，總之此派哲學實有引人入勝的魔力。第二因爲大學裏佔着交椅的教授，都是康德派——新康德派，所以製成一種學風了。當此新康德派風靡之際，有兩條細流橫貫日本思想界的，在前則爲實際主義的杜威，在後則爲新實在論者的羅素，實在給思想界以大剌戟。鼓吹杜威的學說的，卽爲其再傳弟子帆足理一郎氏，他的著作，如哲理和人生又哲學概論都是以實際主義爲主，特有異彩。我曾從幾點觀察日本的帆足教授恰和我國的胡適教授有相同之點。至於研究羅素的多偏於其社會改造思想方面的爲多，至於哲學方面用過點工夫的，不得已找位帝大助教大島正德氏，曾發表過關於羅素研究的論文（見東京帝大哲學雜誌）又致力於翻譯的，則有松本悟朗氏，譯了許多論文，這位先生是否能比我國的趙元任，我還無從評定。

七　這兩年的傾向

戰後社會思想，一時壓倒哲學，因爲哲學的派別太多，你說你的眞理，我講我的眞理，又國家與國家的不同，民族思想和民族思想亦不同。所以不能是純粹理性，先驗的，於是地理上來分，什麼德意志派呢？英美派呢？橫言之甚麼理想主義呢？經驗派呢？打了若干年的嘴架，各自鳴高，不過是武陵桃源獨樂獨善的東西罷了，於一般民衆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反抗之者，就倡哲學無用論。日本在大正九年因受經濟的變動，對於哲學也就不大滿意，一時有以社會學壓倒哲學之勢。十年受了羅素等的新影響，有社會問題之哲學化的傾向。哲學者如藤井健治郎發表勞動的倫理。其他米田庄大郎發表勞動的哲學，阿部次郎發表關於勞動問題的考察，大概言之，哲學者漸漸去了書齋，向社會問題方面着眼，則長谷川如是閑和大山郁夫諸人的功勞，也算不小。

八　唯物論之優勢

看現在的大勢，是唯物論和唯心論的鬪爭。哲學全體的傾向，近來漸向現實方面進行，所謂價值哲學亦非離開現實的價值，乃是承認現實的。雖說是理想主義，觀念論把現實看成了不得不依於現實的理想論，成一大傾向，不但哲學，卽在倫理學，美學，藝術，也是一樣。因此唯物論的優勢，乃是當然的事情。就是主張唯心論的，也略變其內容。在表面上看來，經濟學者是傾於唯物論，哲學者是傾於唯心論，這也是自然的表現。

九　倫理學的大勢

倫理的大勢，也是這樣。所謂倫理學，美學，法律學等，爲軌範科學，也是被壓迫於現實的傾向，漸失其軌範科學的地位。從前是以規範要來批判事實，現在是看淸事實，由此而改造規範，這正是科學見地的勝利。今人都把事實當先，而置觀念規範法則價值於後，這是否妥當，原屬另一問題，如此等思想，實是一般共通的，所以不爲舊來觀念所拘束。

倫理學是否認爲科學（Science）還是問題，因爲他的對象，用何方法而構成科學，還沒有一定，不過因從來屬於哲學的一分科罷了。於是有人說：倫理既不依「科學」而存在，必是道德的，倫理道德只立於靜的見地而存在，立於動的見地，則失了意義。但道德的對象是人類，常是動的，因此，則道德失其價值。現在日本的倫理學者，評論一事，不但對於社會問題，常是迷誤的，對於其他問題也是如此。總之，現代是科學的世界，科學的方法，卽是現代諸事的方法。沒定規範而批評動的生活，乃是古代人的理想，不能通用於今日了。

十　結語

總覽日本的哲學和倫理的大勢，哲學是貧弱的，倫理是頑固的，此五十年中——計分五期——可完全說是輸入時代。哲學倫理的修養和其變遷，一兩年之內，當然沒有甚麽大變化。只好暫行擱筆，待看第六期的進展如何？

日本的階級文學問題

祁森煥

一　日本文壇近況

文藝（這個名詞，若廣義言之，則凡論文及感想隨筆等均包含在內，然在此處所表示者，則指詩歌，戲曲，小說，等卽藝術的作品而

言，因日本現時階級藝術爭論，殆均指此）對階級的問題，近在文壇成了議論的焦點，我先調查他是從何處又依何種理由而發生的呢？近數年日本文壇非常沈滯，表面上看着很熱鬧，不過浮花罷了，量雖多，至於質上，則非常淺薄索寂，這是因爲文壇生活成了一種生活樣式，作家都千篇一律了。這生活樣式是什麼呢？就是貴族的樣式，雖非貴族的人，一入文壇圈內，立刻變了，其結果文壇都帶有貴族的臭味，那些作品不拘如何受歡迎，也不過是屬於貴族式的趣味和心理罷了。

所謂文藝之社會化，已明白成了社會現象之一，實則不過是貴族階級讀貴族式的文藝多了而已。決非是鼓舞民衆精神之生命之糧的那樣文藝，廣行於民間，只是給人類之魂以暫時的魔睡藥而與以不值錢的休息，這就是最近數年來之文壇大勢！

文藝之事情如此，在他方面，社會運動勃興，其中心思想，不用說就是勞動階級。於是起了一種見解，卽凡非爲勞動階級或爲之友者均無意味，社會學，心理學，哲學，宗教，各從其所處之地，爲勞動階級盡力，於是文藝家方面，自然也就舉了爲勞動階級盡力之旗！這就是文藝和階級接近之第一步。

二　文藝和階級問題之爭論

這個問題爭論的近因，不用說是因爲有島武郎在改造（新年號）上，發表宣言一一文，現在擇譯幾句於次：

『……若說克魯泡特金和馬克思的大功，在那裏呢？我以爲克氏是對於自己所屬非勞動階級之階級的人，與以某種觀念和覺悟是也。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是這樣。勞動者和資本論之間，有什麼關係呀？……今後第四階級者，亦需資本王國的餘潤，勞動者或者可至於理解克氏馬氏和其他深奧生活之原理的，是成一革命也未可知，但我不能不疑惑其革命的本質，請看現今俄國，稱爲以民衆爲基礎所起的最後革命，但俄國大多數農民，未沾恩惠……由現在的思想家和學者所刺激而起的運動，於是提起運動之人，自稱屬於第四階級，其實不過是第四階級和現在之支配階級之一私生子罷了。……』

他的文章過長，其結論說道：

『我生長受教育在第四階級以外的階級，故對之直無關係。我絕對不能成爲新生階級，也不打算做，也不能爲第四階級立論辨解和運動的虛僞。今後我的生活，不拘如何變化，但到底是從前支配階級的產品，黑人用多少肥皂來洗，也不失爲黑人種，所以我的事業是不外拿訴諸非第四階級的人爲始終但有所謂勞動文藝的那種主張，又力說的評論家，他們拿第四階級以

外的階級所發明的文學構想和表現法漫然描寫勞動者的生活;他們以第四階級以外之階級所發明的論理思想和檢察法來臨文藝之作品,挑選是否勞動文藝,我決不取這樣態度。若階級鬬爭爲現代生活的核心,那我的前說並爲正當,不論什麼學者思想家運動家和頭目們,如非勞動者而欲有什麼貢獻於勞動階級,那明明是僭分的,第四階級因有這些人徒勞,不過是擾亂罷了。』

總之,有島是先肯定階級意識,自己承認自己不配濫竽於勞動階級(即第四階級)去假充,也總算是自量,不過其他的錯誤很多,自此宣言一出,首先提出抗議的,就是廣津和郎和中村星湖兩人,這兩人都是以爲文藝應超出於階級鬬爭以外,爲超階級的超時代的東西。有島立刻又在東京朝日新聞上發表答廣津氏一文,其中大致分文藝家爲下列三種:

『第一是其人之生活全部沒頭於純粹藝術境,這是最可尊敬的藝術家;第二是藝術和自己現在實生活之間,思想不能不迷惑的人,若非在自己實生活和周圍之實生活之間作出合理的關係的,其藝術亦不能生;第三是欲用自己的藝術和實生活之便利的人。總之自己之現在生活如能順利則爲貴族吐氣可,即爲勞動者提燈亦可。此第三種的人是賣藝生活,無可取。那末,我自己可算是第二種人,我不幸不能當第一種人,只可勉強歸入第二種。因此不得不取要發表「宣言」的態度了。今廣津氏對於我之所論,有所置喙,誠是關心我的話了,只要關心我,則已然不能成爲像我所說的第一種藝術家了。明明屬於第二三種了,但竟主張第一種人所要主張第一種藝術家所要主張的事,未免滑稽矛盾了。』

廣津如何能受這樣冷水澆頭的話,遂在表現雜誌上(三月號)發表致有島武郎一文,去反駁他,大意如次:

『把藝術家分成三種,乍看好像是對的,但稍一深思,像他那樣簡單的議論是不行的。如小說是以人類之現實爲對象的文藝,必在以人類生活爲對象之處始能生成的藝術,故小說家在自己之實生活和周圍之實生活之間,果然有什麼間隔呢?不管人世生活,安閑自在的去做,決非可取之事,更是不可有之事。那末,還是第二種藝術家到是最有希望的態度。』

戰端既開,許多號稱文學家的人,自然不甘緘默了。以下摘要敘說。

三　諸家主張的概畧

片上伸作階級藝術之問題一文,以難有島,其言大略如下:(下

同此意）

『我對於 Proletarian 的新興，承認其事實和價值，於是認有島那樣的智識階級爲一種 Bourgeois，但雖是Bourgeois，並非不能插手於 Proletarian 的事業。他說爲他們有什麼可盡力的事業，但那是什麼事，他並未曾提到（說明）……』

田中純說：

『這是對於新興的 Proletarian 階級的勢力，社會全體所感的某種恐怖也投影於文藝上。但這是投影，是影影的後面，必有實體，從見其正體則可矣。』

加藤武雄說：

『所謂 Bourgeois 或 Proletarian 必在斷絕此等階級的區別的根本人性才有藝術的立腳點。這兩方那一方是正呢？我不躊躇，就以 Proletarian 爲正。因其生活可視爲人間法正當發達之路，藝術如果是以正爲友，則藝術家當然就是 Proletarian 的好友，應以全藝術去服事他們。』

佐野袈裟美說：

『不曉得富人是絞取無產者的根源，而以自己的生活和第四階級無甚麼關係的人，那恰如 Bourgeois 的作家們，以自己的文藝和第四階級是無關係是一樣的，這決不對。誠如有島的論，對於第四階級毫無關係，實可說是於不知不識之間，給第四階級之覺醒以惡影響。』

宮島資夫作第四階級之文學一篇，大意是以爲藝術可以成爲超然的呢？還是不能呢？已無再論之餘地。

武者小路實篤說：

『我承認文學沒有國境，同時又承認文學是超越階級的，……斯特林褒一生主義屢變，然我們對於他的作品，社會主義時代的作品，貴族時代的作品，無神論時代的作品，入天主教的作品，均是愛的，人類是比主義，國家，和階級更遠大的，不知此者，殊可怪也。』

加藤一夫說：

『一藝術是有階級的，

不許中間藝術之存在，

已有 Proletarian 的藝術存在，

此藝術的創作者不一定必要勞動者出身的人。』

由此可知日本現在的文學家主張第四階級文學的氣勢日盛，隨着第四階級的勃興而盡力於其文學之專門雜誌，則有自由人，種蒔く人，前衛……此外更有佐野及加藤諸人爲中心之文藝雜誌シムーン，傍題爲「貴族文藝之撲滅」等字樣。

四 社會主義者的見解

社會主義者反對有島宣言的，要以堺利彥爲代表，其有島武郎絕望之宣言一文，載於前衞雜誌上，大要如次：

『凡以社會之中堅自任，以社會救濟之原動力，社會矯正之規矩標準自任之中流階級的人道主義者，若被一新起之勞動階級所排斥非難或敵視之際，其所取之態度，約有三種：第一是怒勞動階級之無智而斥其粗暴，另立自己的好理想，以爲逃避的獨善的，他們信此可以救世，多爲宗教的，如武者小路的新村，即其標本之一；第二是指摘勞動者之無智和粗暴和第一種相同，然非斥勞動階級而欲離之者，他們教中流階級或智識階級之價值於勞動階級而唱提攜之必要。他們以階級差別觀或鬭爭觀爲誤，告以妥協，依然以正義人道之代表者自居，其實則爲勞資調協主義，現狀維持之辯護士，如吉野作造即其標本之一；第三種和前兩種不同，承認勞動階級的處地，而以自己爲智識階級，不可參加於其運動，他們另立中流階級之地位，能盡多少力就盡多少力，有島即其標本之一。』

堺利彥把有島列入第三種人道主義者之中，其意即說有島謂「自己所能的範圍內之事，而限於訴諸非第四階級之人」那樣女性的厭味和絕望迴避實無必要，他又說：

『李寧馬克思克魯泡特金因以智識階級出身之故而目之爲革命運動之惡化者，決無理由，因此有島氏的宣言不過是溫良的人道主義者所試做的絕望的迴避的宣告罷了。』

有島答堺書，載在我等雜誌三月號雜信一束中，有島提到堺氏第三種人道主義者之定義中「處地」(日文爲立場)字樣，而述次言：

『所謂立於其地者，只單是打算立在勞動的處地就可以呢？還是自己成爲勞動者呢？若是前者，則堺氏不拘如何，總算是立於勞動者的處地了；若是後者，雖堺氏我也不以他是已立於勞動者處地的。』

又提得「參加運動」句中之「參加」兩字說：

『……和從前不同的，今後要以自力而運動的勞動階級，只以打算做的生活態度而參加勞動者的運動，果然可以得到勞動階級之承認嗎？我不能無疑……』

其結論之義，則詰責堺利彥也不過是「從自己中流階級的處地而努力去做」的一人罷了。旂鼓相當，都言之成理。他們這回爭論，究竟得到甚麼結果？有島氏一發奮起把他自己的財產全部約五十萬元都拋棄了！自勞自食決心爲一個 Proletarian 立於社

會。在北海道的農場也白讓給細戶去種！只留下他的母親的生活費和分給兄弟一些以外自己一線不縢，租房去住，從事著作。他這一辨，堺氏立在前衛四月號上贊成此舉，於是此問題的中心爭論才暫告中止，其餘波所及已影響於文藝界不少。今將諸家之主張分類如下，以作本篇之結束。

（1）主張第四階級文學(Proletarian Literature)

（2）承認第四階級文學，但自己不願參加，又謂自己不能參加（即不配參加也）。

（3）主張文藝當然要超越階級意識，

至問此後影響其文壇如何有如何的成績使我們看見，那全憑他們的努力了！

一九二二、四、末、在日本

性格之生物學的基礎

高山

美國醫生培爾曼博士(Dr. Louis Berman)新著一冊書，名稱為"The Glands Regulating Human Personality"腺類的調節人格——這實為人格用科學的說明的創見。

人的體中有各種沒有管的腺，例如甲狀腺，黏液腺等，他們的功用，已為多數人所知道，而且多數人知道甲狀腺的用處是「調節生命之火的通流的空氣」他能調節身體上的化學作用的盛衰的。黏液腺的作用近來已經很明瞭，他於長骨的長發上有很大的作用；腎上腺(Adrenals)位置在腎的上部，分泌出來的物質由腎臟導入血液，他的作用於生殖腺的發長和兩性的性質的表現有關係的。松果腺從前笛卡兒疑為靈魂的寶座的，現在總知道他的作用，在調節人身的長大與成熟，并且膵臟(Pancreas)泰慕斯腺(Thimus)及甲狀後腺，(Parathyroid)各有專有的作用；但當初對於他們的作用，只在生理，現在知道他們是我們所謂各人性質的實質的基礎，這是現代剛纔發生的新觀念。

從生理學及醫學史上考察起來，關於這一點的討論是很有興趣的。人有各種不同的性格，這是很明顯的事；古代的醫生便將人的性質分四類黏液質的(Phlegmatic)膽液質的(Choleric)，神經的(Melancholic)多血的(Sanguine)。關於這類氣質的理論很為複雜。如果人的黏液質多，性情便遲鈍，膽液多的性情便暴燥等等，因身體所含的各種質液的不同，以定氣質的殊異，別有

一種臆想，則以占星術來解釋各人性質的不同。以人的誕生於星期的那一天來定他的性質，則有快活的，勇武的，沉鬱的，等等。占星術上的個性說，不久便不存留；四類氣質之說解釋個性，不能令人滿足，也是顯而易見的事，所以到十九世紀，這種理論也不能存在，而滿足的合於科學的解釋可是也沒有。

解析方法既已流行，生理學家把身體上各種官能一一解析開來，如解剖學家分析官品中的組織似的分析。生理學上考察的標準，專在考察物理的化學的說明，來解釋生命的現象。到十九世紀之末和二十世紀之初，生理學者的意念漸次轉移，漸漸認生物全體爲一個整的個體了。萊孛 (Leob) 作這樣的研究，雪林頓 (Sherrington) 努力研究神經系統是完成我們的動作的，並且海爾覃 (Haldane) 研究各種動物的身體能夠自己調節的情形，於是無管腺漸漸發見了，他們調整身體及協作的能力，也漸漸被看出而且注重了。

以上所說的，不過是無管腺在生理學上被認爲重要的經過；知道這類無管腺與性格上的關係，實起於英國開斯勳士 (Sir Arthur Keith) 的研究。開斯說世界幾個大民族的性格的不同，實因各族的人身上無管腺不同的緣故：如有些甲狀腺特別大，別的則腎上腺格外大些，等等。現在培爾曼博士的研究便依據開斯的研究而進行。他的研究的結果，將從前氣質的分類用各種腺的名稱來表明，稱爲泰慕中心的 (Thymocentric)，黏液腺中心的 (Pituitocentric)，腎上腺中心的 (Adrenocentric) 等。他說明各種性格道：

『男子黏液的性格……是理想的男子的樣子 (P. 212)。』『具腎上腺性格的表皮常常是……帶色素的……。如腎上腺性質的人，得黏液腺和甲狀腺的正當的合作，則其人的性質強有能力，而且富於決心的……。若在婦女，具腎上腺性質的必定常常帶有男子的氣質了……(P. 205)。』『具固執的泰慕斯腺性質的人，性質如圖報復的愛臘克忒賴 (Electra) 一般，跟着所謀的人而走的 (P. 222)』。

這是培爾曼的性格的分別的大略，但是心理學者或應用心理以治療疾病的人，對於人的性質，並不作如是解釋。由他們研究的結果，以爲人的性質有兩種樣式，稱爲外翻的 (Extrovert) 及內省的 (Introvert)，麥克道該爾 (MacDougall) 曾經說過，人有這兩種性質的不同，大概屬於先天的，於腦細胞上有些什麼各別，遂致構成聯想的時候，有敏捷等的不同的緣故。

但在別一方面說，人的性情確有與神經系統不盡相依附的地方。從前有一個觀察者，研究現代社會上的人種改良問題以及人

生的生物學觀，對於現代人民在社會上的選擇價很有所見。他說，我愈想愈使我相信平常所謂「思想」——如敏捷，聯想容易，學習容易，記憶快利，——這等性質在社會裏的成功競爭上 (Struggle for Success) 不很重要，各種氣質，如忍耐，能幹，活潑，沉靜，安靜，歡欣等性質倒很重要。這一類性質，在最近十年以來，已經明白證明，受無管腺的影響極大。此外如性慾本能也是如此；雖然這一種本能，平常說與腦的構造有大關係，然而喚起這種本能來，却必須有生殖機官內的間隙腺 (Interstitial Glands) 的分泌物混入血內，作用於神經的。

現在關於無管腺的生理，雖然尚待考察，培爾曼博士的研究，現在還不過是一個初步，將來當能有更精深的進步。化學上自從原子及分子發見以後，遂認這為化學上的作動的基礎，於是思想更明瞭了；在生物學方面自發見染色體中的要素 (Factor) 之後，遂認這為遺傳的實質的基礎，於是物種學 (Genetics) 更明白，而研究也有統系可尋了。現在無管腺的相互作用發明後，於是人的性格的實質基礎也明白了。這種發見關係是很大的，古代的不合理的二元論，遂不能成立了，代興而起的便是新的，而且有結果的一元論。

——節譯 J. S. Huxley——

查考兒童生理年齡的必要

高山

向來的學校的功課以及幼年的工作都以時間年齡 (Chronological age) 為標準，但照現在看起來，這是很不適當的；我們應該知道兒童成熟年齡，各人不同，而且各地方也不一樣，如果要求各種教科以及工作與長發的兒童的心身相合，不能不與兒童的生理上的發達相應，身體發育的時期，就是生理年齡 (Physiological age)，這是教育家及實業家等都不能不注意的。

但生理年齡向來多不注意，從前雖有人研究兒童身體重量每年增加的比例，用了統計的方法，研究得一個結論，說出生後到二歲的時候，重量增加最快，竟能增重兩倍有餘，二歲到三歲，只能增重百分之二十四五了；到三歲以後，每年增重的比例漸減，大約在百分之十上下，到了二十三四歲，重量便不復加增了。

但生理上的成熟，並不在體重增足以後，與時間年齡更不相關。在實際上，往往有兩個兒童年齡相同，而生理年齡則常有相差兩年，或多至相差五年的，所以要想將來將教育方法及作工規則與

兒童的生理年齡相合，便不得不有一番考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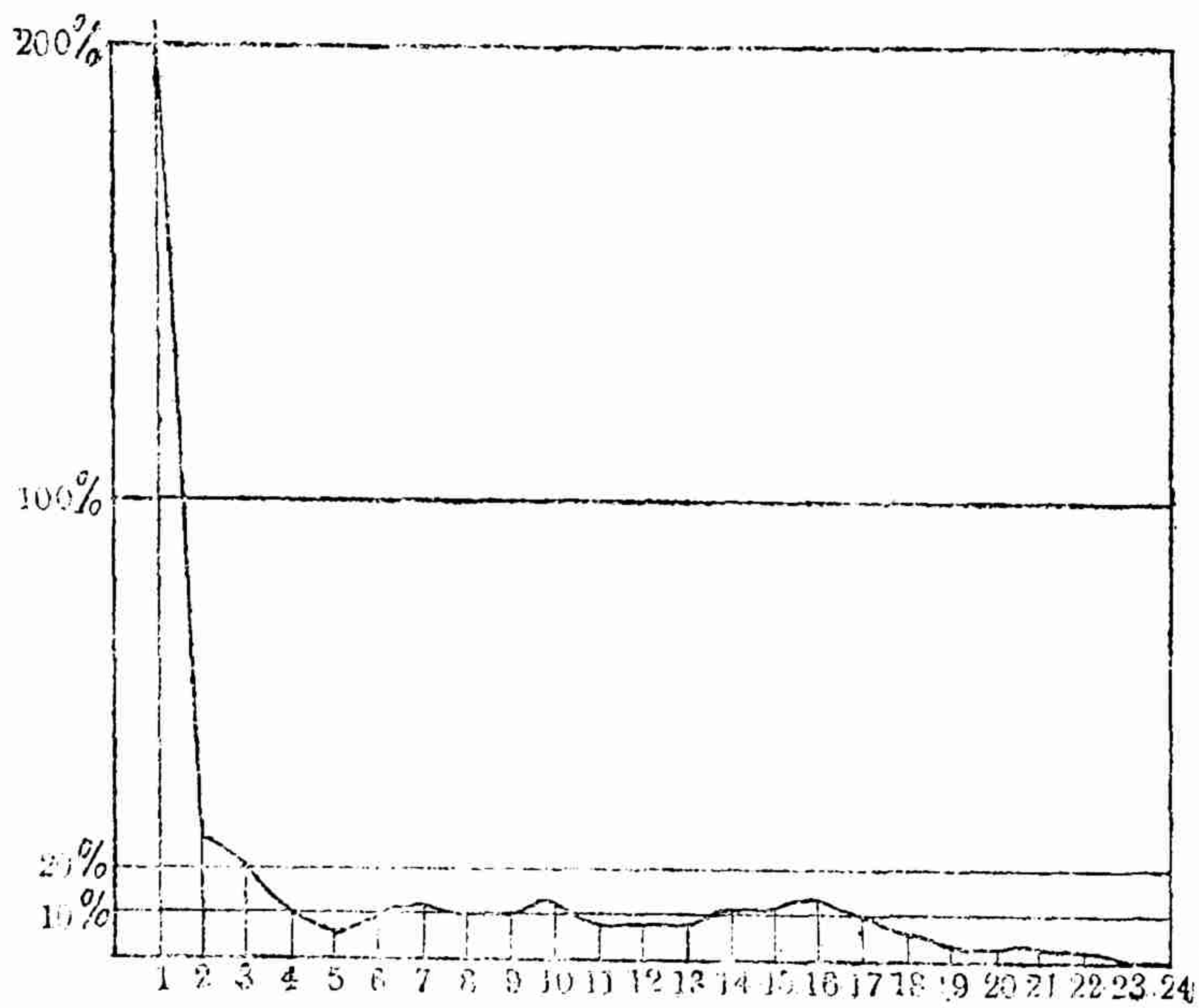
美國的巴爾文教授（Prof. B. J. Baldwin）是一個研究兒童的發育很有心得的人，他曾著一冊 The Physical Growth of Children（兒童身體的發育），裏面講兒童長發的情形很詳，現在將他所考得的大要摘錄下來。

他說小孩自出生之後到六歲，長能增加兩倍，重有四倍。在第一年裏，長與重量增加得最快。

衣阿華地方的小孩，長度在別處合衆國的小孩的平均長度以上；但重量的增加却不與長度相符合，所以身材愈加逐漸增長，體重的分量比例起來愈加不及。巴爾文以爲對於這一問題，必須加意營養體育了。但這是指在市鎮的兒童而言，若在衣阿華地方農家的小孩，自出生後到六歲，長度與體重却比住在市鎮的兒童優良些。

巴爾文又說生理年齡與時間年齡全不相符，不特成熟期男女不同，便是同是健壯的男子或女子，各人也不一致。就同年齡的男子或女子而言，生理年齡能够相差多至五年。考得鄉間的男女孩，比住在芝加哥及紐約的成熟得早。但男孩與女孩的發育很不相同，自七歲起到十七這十年中，男女分途長發，生物學上的分別，在這時期內極爲顯著。

兒童因生理年齡不同，他們的游戲及體力的習練的方式也隨着改變。巴爾文研究得兒童游戲的時候，好與生理年齡相似的聚在一起，而且他們所作的游戲的方式也照生理上成熟期的遲早而有各種差別，這因爲生理的發育年齡與心神的發育期相關極密，如有二個同年齡的兒童，一人的生理年齡大的，他的姿態情緒，及趣旨都較複雜而有變化。因此不論學校裏的功課，或社會上的工作，要求與未成年的人的心身相符合，便不能不注重於生理的發育年齡了。



左方爲每年身體重量增加的百分數。下方是年齡。一歲到兩歲增加最快，到四歲以後增加漸漸慢了。

遊記

歐行道中記（續）

宰平

河，現在走了一個月，快要親眼見着活活的這一道河，豈不是很高興的事？於是就專心一意等着開船進口。本說夜裏十一時開，等到十二時還沒動靜，因到房裏躺着半睡不睡的又有兩小時的工夫，機輪軋軋的響動了。翻起身一個人披件大衣，跑上甲板，船裏很暗，也沒碰見別的人，定睛一看，船已經進了河的南口，稍偏東走，河口探海燈由西射來，我們剛纔停泊的地方，早已望不見了。但見船旁時時有水面浮標上頭安着的小燈，一對一對的在我們心目中現出很寂寞的樣子。靠西邊的燈都是紅的，東邊都是綠的，除了紅綠燈光以外，所看見的有幾隻濬河船，又遇着兩隻商輪。其一是日本船，看他煙通係大阪商船會社的。西邊岸上一簇燈火很熱鬧，東岸黑壓壓的一無所有。我一個人在船面踱來踱去，船走得極慢，沒有甚麼風，雖在深夜裏並不很冷。到了二時五十分以後，西岸的燈火也漸漸的沒有了，滿天燦爛的星光照着窄而長之人工的大運河，

第三　經蘇彝士河至法國馬賽

一　夜之蘇彝士河　河稅　戰前戰後之變更　英法兩國與蘇彝士河　第二日之蘇彝士河　河與湖　沙漠　坎他拉　英士戰場　全河風景北段勝於南段

一月十三日下午，將到蘇彝士，風極猛，白天船面也沒有一個人兒。兩岸山越走越近，皆作深紅色，既見岸，風微船慢，客人又滿甲板上了。今天氣候彷彿由秋入冬，四時三十三分船停運河口外，就有醫生照例上船驗病。來的是個女醫生，所坐小輪掛着埃及國旗。此埠屬埃及，有鐵路可逕達開羅。（Cairo 埃及都城）有人提議趕搭晚車前往一遊，由開羅換車到坡塞上船很方便，後因打聽停船時間太促，恐怕來不及，就作罷論。聽說開羅可看的名蹟不少，只好等後來有機會再來罷了！我想想從少在書中卽看見有蘇彝士運

河水泊泊的一陣一陣拍着船旁嚮，人和自然努力的精
星光底下握手。半夜三更特地起來，所見之蘇彝士河如是

我在此地抽空把關係這道河的事實大略記幾句：河的
家都知道，不用說了。自從運河開通之後，比從前繞行好望
少走三十二日，省煤四萬多佛郎；戰後煤貴，所省更不只此
河身長共法尺一百六十起羅約一百英哩，寬約一百至一
米突，深十一米突，開鑿費用計一千九百萬鎊。據一九一（
全年開銷四千四百萬佛郎，收入一萬三千四百萬佛郎，收
盈餘九千萬佛郎，股票每股可得三分二釐利息。收入大宗
稅，所有經過的船隻，每噸納稅七佛郎五十生丁，船客每人
佛郎，戰後都加價了。聽船中管事人說：此次每一客納稅二
郎五十生丁，智利號計一萬三千噸，噸稅幷客稅統共繳納
佛郎。又查戰前近幾年統計，大約每年通過蘇彝士河的船
千五百艘上下，英國船佔數目上第一位，德國次之，現時一
船的影子都看不見了。然此河本是法國人創始開濟的，而
國人却取得實權，法德兩國人看見此河，想來都應該下淚

這一段記完了。當夜回到房裏酣睡，直到第二天早晨八
張眼窗外一望，呀！水面寬闊的了不得，和昨天夜裏所看的
了。打聽別人，纔知道此時恰好經過有名之比特西湖，（譯

外邊有人騎着馬潑喇喇的穿着樹林兜跑，那馬好像輕的了不得，不是駝着人，就要四脚離地飛了去的樣子。船上搭客中有好些法國武官，他們一個一個都跑到艙面看。

再進就是坎他拉（Kantara），大家視線又集中到這個地方了。坎他拉東岸滿堆的是戰時軍用品，近河看得清楚的，如塞門得桶，木條，鉛塊，磚，麵粉袋，及米袋，沙袋，馬料，乃至廢礮，舊的輕便鐵路機關車等等，皆各歸各類的高高低低不計其數，屯積在沿河一帶。還有布幕小屋多所，都離水不遠。一片荒野，居然變成很熱鬧的市鎮。有座高大鐵橋，可跨過運河，接連西岸，當一九一五年土耳其軍隊襲擊蘇彝士河，英人拚命抵禦，這個地方算是英軍命脈所繫，所有接濟前敵保護運河，都靠此地做根據地；若使數年前蘇彝士果為土耳其所得，則東西交通阻梗，埃及第一防線失陷，協約國戰事不免大受影響。就以今日我們所見而論，英人之重視此地，亦可概見。岸上有英國國旗，河邊停着兩隻船，皆英國船。後來又遇見幾隻船，亦皆掛英國旗的；又聽同船法國人說，此地有英國鐵路直通耶路撒冷，其地理上之關係重要，亦可想而知了。船經過軍用品屯積地點，約走五十分鐘纔走完；接着西岸一帶樹木蒼翠，倒照水影裏，就像畫中風景，大家視線，乃又一轉到了這邊來了。聽說夏天船經蘇彝士河，氣候很熱；若到這一帶，那舒服更要加倍的了。十一時許又有南來火車，通過午飯時候又看見兩次車皆是自南，而來皆是貨車。飯前望見西岸有湖，距離頗遠，只在樹林深處，見湖光掩映。湖淤處長草樹，其綠如春初新條，柔嫩可愛，自經非洲以來，從未見此悅目之色。飯後兩岸稍遠，皆見湖，全河北段風景，勝於南段，午後一時四十五分，船已到了坡塞（Portsaid）了。

二　坡塞　歐亞非三洲交通中心　埃及之國旗　英人對付異族之手段　英國人棋譜　阿剌伯街　蒙頭蓋臉的女人服裝　建築之特別　怪味　形式的宗教　希臘教之元旦　與華俗相似之點　言語之複雜　物價　日本人之勢力　利涉銅像

坡塞在蘇彝士河的北口，地中海的南岸，乃是歐亞非三洲交通要埠，實權全在英人手裏，而名義上還算埃及土地，所有埃及官署，警察廳，審判廳，郵務局，學校，教堂，都掛着埃及國旗。數千年文化古國，現在就賸了這一點面子罷了！英國人對付異族的政策，着實可怕！他們手段既辣，眼光又遠，就從香港算起，一路可見英人殖民地總是佔着最扼要的地點。有時海面航行，幾天沒有看見一塊陸地，偶然有一個小島，問起來，每每是英國的，披開地圖就像是英國人棋譜，一個一個子全通着氣。再看他下子的先後，差不多都是先手棋，把全世界任他一手擺布，這種局面，決非偶然成功的。

坡塞地方不過蘇彝士河邊一塊沙灘簡直是不毛之地。至今樹木還是長不好;然凡人力所能夠做得到的,如碼頭,道路,水道建築以及各種物質的新設備,無一不布置齊整和法國荷蘭各殖民地氣象迴乎不同。下至阿剌伯街,其咖啡館娛樂場亦復非常熱鬧;不過白人街所見如音樂跳舞在阿剌伯街却極少有,——似乎全沒有。——他們喜歡的是賭博稍爲高等一點娛樂全然不懂可見知識很有限。而英人對於土人的精神向上方面絕不注意,並且也不希望他進步,即此亦可窺見其用心所在的了!和阿剌伯人雜處的還有許多埃及人。這兩種人外貌及服裝都很相類,女人披着黑色長衣,頭上罩着黑巾,蒙頭蓋臉的只露出兩個眼睛和鼻子,其餘都不開放而鼻梁上又戴上一個圓筒似的黃色硬質裝飾品,約有一寸來長,鼻孔底下接着一塊長巾直垂胸口,乍見覺得頗有趣。此地還有一樁可記的,就是土人房屋的構造。他們多半是樓居,平房較少,此與其布地哥崙布等處不同之點。而他們所蓋樓房多有高至三四層者,但是大多數是歪的,因爲前後左右全是用木板既沒有磚牆土壁,又沒有棟梁大柱,年久月深,自然免不了歪斜。他們建築的形式也很特別,板上開窗,窗框毫無裝飾,每層樓都沒有走廊欄杆,上頭沒有出簷,下頭沒有台階,就是一座一座很高的木籠子,排在平地上,彷彿蜜蜂箱子疊高起來似的。大街小街裏,觸目皆是這樣長方式素朴老朽的建築物,一個靠着一個,好像都要躺下的樣子。這樣建築,他處再也沒有見過。西人說他們建築是從埃及學來的,現在埃及講究的房子,反要仿歐式,老師比徒弟相差太遠了!

我們同行幾個人到處亂跑,經過阿剌伯人埃及人所住的鄉村地方時,有一股怪味,撲鼻而來,這種味兒要給他一個名目只好說他是『臭』。其布地土人也有這種怪味,却不算此處所獨有的。鄉裏街道髒的了不得,而垃圾堆中跪地膜拜者,到處遇見合着掌把兩個眼睛緊閉,嘴裏有聲無聲的念念有辭。所見這些人,他們跪的方向都是朝着東,跪的地點極隨便,海灘屋角,或在通衢大路上,忽然就跪下。據說回回教規矩,每日要禮拜五次,我們所見,大概都是回教徒。又此地信奉希臘教的也很多,我們抵坡塞係一月十四日,恰是希臘教的元旦,在他們公共墓地上,看見教徒祭掃祖墓,男男女女,都坐着敞車,擠在墓地大門口,門裏來往的人,說笑聲音甚少,似是很嚴肅的樣子。墓式頗特別,又有許多木製龕子陳設墓上,和基督教墳地形式不同。左近有同教墳地,亦與此兩樣。希臘教徒所開的店鋪,元旦多關門休息,這一樁頗與華俗相似。還有和中國相似的地方,滿街賣燒餅和饅頭,又有耍猴戲的,不過沒有敲鑼子罷了。

此地男女體格皆非常強壯,小孩尤活潑,比我們內地強得多。所用語言極複雜,本地話以外,英語,法語,乃至意大利語,日本語,亦有

人懂得。金鎊佛郎，市面皆可通用，物價頗貴，短僱汽車每小時七先令，旅館每日二十六先令。我們在有名之Casino Palace Hotel坐了一回，大家都說此地咖啡甚好，係土耳其出產，我實在外行得很，着意喫他幾口，還是辨不出甚麼好處。旅館門前就是海岸，有日本船一隻停着，船名叫做明光丸。同行友人到意大利煙鋪子買捲煙，鋪子裏掛着日本明治天皇印像，又有東鄉大將牌號紙煙廣告，日本人在此勢力不弱！

太陽快要下地的時候，趕跑到利涉(De Lesseps)銅像底下看了一看；利涉是開掘蘇彝士河成功的人，大家都知道的，他的銅像就立在河堤上，一眼睬着地中海，右邊手指着紅海，脚底下浩浩的海水，晝夜不息的流，站在水邊這位利涉先生，神采如生，彷彿會跑下來在堤上走動似的。一年到頭，東西南北，不知有幾千幾萬的人，打他脚底下過。來往船隻將出蘇彝士河北口，遠遠先望見岸立水邊的銅像；船進地中海，又須打像下經過，所有地球上的銅象，能佔着這樣地位的，究竟能有幾個？

三 地中海船上談天的一段

談的是戰時之德國潛水艇　西洋人之東方化　謝姓水手之死　希臘的可利多剌島　意大利西西里島　拿破崙第一次被竄的厄爾白島　地中海大規模的浪　到法國馬賽　歐人的勢力　馬賽上海距離里數

智利號輪機又軋軋的動，望着地中海進行。(一月十四晚九時)，一灣的月亮兒向西斜墮，月光正照在水邊銅人頭上。我在大廳寫當天日記，纔寫了一半，聽見船開，擱下日記本子，到艙面看了半晌纔進去。自離上海以來，停船開船，不知多少次，今晚覺得特別注意似的，自己也莫名其妙。

無風無浪，船上許多人圍着談天。(十五日)他們談到大戰中航行地中海的危險，好些人初次聽見，把兩隻眼睛直着，只望船旁海面發楞；原來當時神出鬼沒的潛水艇，在這一帶，先後傷壞商船，不計其數。冒險前進的船隻，在坡塞就要戒嚴，全船加上武裝，然後探頭探腦，大家都捻着一把汗，不管死活的往前走，搭客一個個都要穿上浮水衣，掛上救生圈。(吳品今比我前一兩幫船到歐，他後來告訴我說：他來時在地中海還要穿着救生衣圈，試演了一回。我們此行，連一回都沒有演，大約自大戰以後，算是最近纔回復了平時狀況。)整天在甲板上，夜間也不敢歸艙。某次有一位女客，坐得既疲且冷，實在受不了，起來說道：我寧可撞在魚雷上，不能在此坐斃，說着，一個人跑到房艙裏去，至今尚有人述此事，以見當時海面露坐之苦。每到夜間，船面不敢留一星之火，前後左右黑洞洞的，偶有吸煙者，大家都釘着眼睛看他；有時船上人還要干涉。艙裏雖仍點

着燈，但燈光好像土耳其的閨秀，絕不叫他一點兒外露。人人心目中，都覺得有一種危險的重擔，背在身上，比救生衣圈，重得千百倍；寂靜無聲中，彷彿呼吸可死。有幾個水手告訴我們說：有一回不及兩小時，連碰兩次魚雷。第一次碰着，船壞了，（也是法公司船）大家遇救上了別的船；氣喘剛定，轟的一聲又中了別的潛艇所放魚雷，你想險不險？幸而船破後，船上人都還得救，但是所受損害已經不少了。此時凡經過地中海的，人人眞恨不得長出四個翅膀，飛渡過去。說也奇怪，你偏着急，他船偏要走得慢。平時不過走四天上下，這個當兒，要加上一倍還不止。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爲直航的船，最易受潛艇的襲擊，要避那魔鬼似的水裏東西，所以只好灣灣曲曲，就像車走斜坡，忽左忽右，曲線的走法，自然是慢的了不得。不但船走時所取線路要祕密，就是未開船以前，出發時間亦是萬分神秘，搭客及船上人等，都不能自由上岸。明說今天不走，忽然把錨起了，這是常有的事。前天我們經蘇彝士河南口外，有一隻沉船，還沒有起起來，水面立有標識，叫人家注意。同船某法國教士指爲德國潛艇所襲擊的。潛艇要由蘇彝士河通過，跑出紅海來打人，以我們外行的看法，恐怕是不可能；然而這位教士先生則言之鑿鑿有據。

又有一位教士，丹麥人，年紀已經很老了，在中國北方一帶前後二十多年，完全變成了『中國化，』整天手着一本漢文木板的書，如白虎通山海經之類，皆是他所愛讀的。同船許多西洋人，他從不和這些人攀談。他的夫人，也是古色古香的，每見船上法國女人，穿着時髦衣服，我們倒覺得沒有甚麼稀奇，他却睬着暗暗的一笑。

船上又有幾個外國人很有趣：一個是某國海軍軍官，在中國四川住過多年。他極喜歡打麻雀牌，有時背着手，手上拏着中國製短小的旱煙袋，在甲板上走，不大和人家談天；（這船上外國人，多半在東方久了，不甚活潑，各自各的，在船一個多月，沒有一次團體的娛樂游戲。）他走路的時候，把腦袋放得筆直的，那腦袋的影子，永遠在我記憶裏。兩個某國女太太，年紀我們自然無從知道，無意中時常看見他把個小粉拍在他臉上亂點。一個某國的女僕，最愛罵小孩；這個小孩，是他主人的兒子，時常被他打個耳瓜兒，主人不在面前，這小孩哭了一陣也就罷了。他又喜歡站在人家過路的門口喫東西，常常坐別人的椅子，自言自語的說話。他又告訴同船中國人某君說：他的主人也是海軍軍官，在西貢等處好幾年，夫婦兩口兒都有了嗜好，手邊財產很不少，不過給他的工資很少。他說這次回國，再也不能忍受這樣的待遇。

今天船上死了個水手。這人廣東籍，謝姓，年紀將近六十歲了。他在艙面做工，脚底下墊個矮而小的木櫈子，不提防歪了一下，櫈子滑開，他就跌了一交，他就死了。一個人原來不碰着潛艇和魚雷，也

要死得這樣快的。搭客中之中國人，大家糾些錢，撫卹他家鄉的遺族，一共湊了二千多佛郎。

日落時水極平，眞是和油似的，碧綠的無邊無際，膩滑滑的發亮，映着一片一片的紫雲，那紫的透明色彩，彷彿能看見他的背影，而又忽濃忽淡襯托出好些層來，只有放花爆時半空中燒化出來的顏色，可以形容他萬分之一。這種海色雲光，在船上海員們或者見慣了不算什麼一回事，我們眞是感謝大自然，給我一張這麼偉大這麼神化的水彩畫，慰藉我們客中的寂寞，但是今早還是活活的老謝，此刻好看的晚景他已經不及見了，聽說他明早四時水葬。

船經希臘的可利多剌島（十六日晨）據說從前曾經建立一個小小王國，島上人口不過二十餘萬，天煖無風，船却搖，海面並沒看見白的浪頭。又經意大利半島（十七日晚）當通過海峽的時候，望見 Etna 山，高三二八〇米突，全山是雪，但並未見甚麼火山。再進已到了西西里島中之麥西里埠，時已黃昏，夾岸千點萬點燈火，猶如繁星一般，這兩天海面，一隻船都沒遇見，忽然到了這樣熱鬧的地方，有好些西人小孩們，正在飯廳喫晚飯，看見窗外閃閃灼灼的燈光距船很近，都跑到窗門外，拍手歡呼。我們也覺得船兩旁都好看，但是船主此時，和我們苦樂恰在正負相反的方面，此處行船頗擔心，今晚飯廳上就沒看見船主來喫飯。

十餘年前，有一晚，此地大風大浪，海水比岸上樓房還高，一刹時死了二十餘萬人，倒成了歷史上有名的一個悲劇紀念地。

又是一個有名的地方來了！拿破崙第一出生在哥西卡（Corse），他失敗後，初次被竄在厄爾白（Elba）小島，這兩處原來相距不遠，我們今兒在這兩地中間通過。（十九日）船距哥西卡尤近，幾乎山上一草一木皆可見；厄爾白島就在斜對過，茫茫水影中，迴想當日拿翁從島上脫走的時候（事在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他們坐的船不知打那兒出發，越想越覺得當前實景富有趣味。

大家都說地中海風浪好厲害，前兩天却是意外的平靜。十八日下半天及十九日整天果然了不得，那浪來得非常雄厚有力，就像前前後後無數的山，浮在水裏頭，在那裏亂動，一重又一重滾過來，後邊有甚麼東西推他似的，來勢極猛，然却不是洶湧漂疾的樣子，因爲無大不大的，所以覺得他的態度很笨，我從少至今航海回數不少，從沒看見這種大規模和這種黑熊一般的蠢浪。經過厄爾白島之後，遇見一隻黃煙通白船甲的商船，迎面而來，看他船身髣髴整個已經沉沒海中，一回兒又拔了起來，我們自己的船是個甚麼情形，也就可想而知的了；但是總不能看見自己的！

一月二十日上午八時二十餘分，船到了法國馬賽港口停住了。一直等到下午三時二十餘分，纔開入碼頭。當在港口停泊時，看見

碼頭很近，老不肯進去，大家莫名其妙，又都很着急，一羣人熱鍋螞蟻似的繞來繞去走。岸邊風景又沒甚麽好看，靠岸一帶工廠頗多，但山上樹林甚少，又不蒼翠，遠不如昨天過哥西卡時所見山容之美。馬賽山的土色，就像北京冬天白爐裏燒過煤球的灰，凡在北邊住過的人，就可以知道此地的山色了。四時三十分，船靠碼頭，船上人告訴我們說：今天西北風極大，比昨兒更厲害，倘若不看好風色，一下子開進來，恐怕出亂子。大家所莫名其妙者，現在可明白了。六時四十五分纔離船。

馬賽上陸以後的記載，編入游記第二編；這頭一編就此爲止。有一位同行的朋友在船上對我說道：我們自離上海以來，所經過的如香港，西貢，新嘉坡，錫蘭，其布地，以及蘇彜士河以西之坡塞，凡歷亞洲非洲各地，無一不在歐人勢力之下，無一不是被征服的民衆，說來眞也奇怪。我頭一編的游記的結論，也就是這幾句話，唉！

馬賽和上海的距離，往常所聽見的，都是說大約三萬里上下。此次船上無事，每天午餐後，就將當日發表的航行海程及經緯度等，抄在日記册子裏，今且把航行每日里數彙集起來，記在下面，也就可以知道兩地距離的確數了。

上海至香港八百二十四海里，此次船行三日弱。

香港至西貢九百三十四海里，三日。

西貢至新嘉坡六百四十八海里，二日。

新嘉坡至錫蘭一千五百七十海里，六日弱。

錫蘭至其布地二千二百一十七海里，七日強。

其布地至坡塞一千二百八十四海里，五日強。

坡塞至馬賽一千二百七十七海里，六日弱。

共計八千七百五十四海里，船行連停泊共三十六日。

(完)



黃昏

假工

太陽一步一步地下去，斜射着東方海面上的雲霧已成了黃金色的霞彩。嚴老頭推了一日的小車推得倦了，現在只想再找一趟回頭生意，他就可以回家交給他妻子今日底賬了。他把車子放在離火車站很近的鐵路旁邊，等候他今天最末趟的生意。

他今天底生意很是不錯；他底腰包裏很是豐富：因為來回生意已經做了四次，從火車旁邊到城內通例每次是小洋一角，所以除了他午時吃了四個大饅頭，喝了四十文錢的燒酒，他底腰包裏足足還有七隻小角子。若再加上一趟回頭車，他豈不是可以撈得八隻雪白的小銀角到家嗎？那時他高高興興地交給他底妻，並告訴她，他今天已經完了他底工作了；他馬上就可以得到她底極溫和的安慰和豐富的賞賜：二十文錢的燒酒，一碗油炒的地菜子和一撮的蠶豆。

太陽一步一步地溜下去；海上的霞彩已變成一股一股的煙霧緊緊地籠罩着！但是嚴老頭依舊站在那鐵路旁邊一步也沒有走動。大約是回頭生意還沒有找着嗎？

這時忽然間一件什麼要緊的事情感觸到他底腦子了。他底面頰間忽然表現出一種意外的喜悅的顏色。

『唔，你們又在那里幹起那個勾當來了！你們看那邊的警察不是……』

原來沿鐵路底那邊是一個停靈柩的古廟。廟底門口有一套擁壁，擁壁底下時常有些無賴子圍聚攏來在那里擲骰子。嚴老頭現在看見他們了，故對他們嚷着。這時這鐵路旁邊實在沒有一個警察底影子，他不過同他們開開玩笑，好借此去接近他們，達到他底目的。

『不要理會他罷！他是嚴老頭子，他是慣會發酒瘋的！不要他來吵鬧我們底場面！』

那一羣人也對着嚴老頭這樣地嚷了。

他聽見了他們底話，立刻就把那喜悅的顏色放下來，變成憤怒的樣子。你們，一班無恥的小東西，前次用詭計騙去我三隻角子，弄得我回家受了我底老婆一夜的氣，現在你們又要來弄什麼鬼了！好，我到不信你們有天大的魔術，到要同你們試試看。他這樣地想着，偷偷地把腰包摸了一下。他心想要去了，因爲那骰子在盤中旋轉着也還算有意思。但他馬上又想起他底妻今早晨所警告他底話，他一時幾乎把那骰子旋轉得怎樣有趣的事忘着。

『你們這班小東西，你們看見我嚴老頭幾時喝過酒？幾時喝了酒便得發酒瘋？你們要給我趕快說出來！』

他對他們又這樣地嚷了。他說完，他們真正實行他們底宣言，一個人也不睬他；他只聽見那骰子在那盤子裏面旋轉時那種瑟瑟的聲音接連着傳到他底耳鼓裏，他實在忍不住了。他心想：就令手氣不佳，輸了一角或二角，只好算是多喝了一回酒，或者是白白地到城裏走了一趟，也算不了什麼！但他卻忘記了他底老婆所警戒他的話，如果他再要在外面擲骰子輸了錢，等到回家時，她將不給他飯吃，將要使他挨一夜的餓。

現在他不知不覺地走近了他們。

『我到要來問清楚你們，你們看見我什麼時候喝過酒？你們看見我什麼時候發過瘋？喝酒，或者是我嚴老頭一件頂高興的事，但是酒瘋我是從沒有發過的。因爲我每次喝的最多也不過四十文，我從沒有喝足的時候；你們無緣無故說出那些話來，你們到底爲什麼？』

他一面嚷着，一面走進了人叢中間，那時那骰子在盤中旋轉的狀況也可以看得見了。他於是從憤怒中開口笑了。但是他們還是一樣的不理會他，只是各人擲各人的。他站在那里漸漸地把腰彎下去，望着那骰子在盤中旋轉的樣式，時而成單，時而成雙，時而「么二三」時而「四五六」，覺得格外有趣；又看見那雪白的銀角子在那小小的案板上滾來滾出，覺得特別可愛！他底心到了這時實在忍不住了。於是他輕輕地從腰包裏掏出一隻小角子來，捏在手裏，開首去試試他底不可測料的命運，他底足底一隻早已插在人叢中間，他底老而又粗笨的身子伏在一個賣荸薺的小孩的肩上；不期把小孩底籃子裏的荸薺擠落兩串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小孩子急得哭嚷起來！嚴老頭也慌了。急忙一手把落在地上的荸薺拾了上來，連吐帶噴地吹出那荸薺上面所沾染的地塵；一手把那一角小洋搭在別人底注裏，對那小孩細細價說道：

『小哥兒，對不起你！我已經給你拾起了，我已經給你吹潔淨了，不要嚷了罷！等我贏得了，我便加倍地賠償你，好哥兒，不要嚷了罷！』

他底話還沒說完，他那個小角子已經到了別人手中去了。這在他自己看來，一角錢，算不了什麼！原來他是頭一回試試手氣的；等到第二回一擲中了，馬上就可以討回本錢的。這樣，他復行在腰包裏再掏出一角放在別的一面。他原來是賭單的，不料骰

子擲在盤中卻變成了三個整整齊齊的紅四點；他眼看着那個銀角子又被他對面的那人毫不客氣地收拾了去！那人隨手放進在他自己底腰包裏去，對於他不但一點沒有表示感謝的意思，而且望都不望他一眼。嚴老頭清清楚楚瞧着，心裏未免有點難過；但是他馬上就想轉來了。因爲這也並算不了什麼？只要手氣一轉，便是大洋一塊一塊的也要進到我嚴老頭底腰包裏來。於是他接連又放下兩角，但是手氣終於沒有轉來，角子已不翼而飛到別人腰包裏去了。

這時他未免有點着急了。

『喂，這輛小車是誰的？進城去麼？』一個客人在那車子旁邊叫道。

『呃，是我的，先生，是我的；我很心願進城去。』

他遙遙地答應了。但是他還站在那里並沒有走動；他一面尚在那里從他底袋裏掏出最後的兩角

錢來丟在案板上。他心想索性兩角罷！要是中了，連本帶利就可以得到四隻角子，那末這回只好算是被他們騙去了我兩隻角子，到還不算什麼？但是一轉眼那兩角又被人毫不客氣收拾去了。這時他已知道他在這一頃間所試出來的不可測料的命運，是大失所望便停止他底試驗了！因爲他腰包中底小洋已去了七分之六，若再輸去，就不能回家見他妻子底面了！

『嘻嘻，做生意去！』

他冷笑一聲離開了衆人，趕快走到他車子前面，那客人已走去幾十步遠了。他回頭望望這時再沒有旁的進城去的，只得推起車子，急忙向前趕將去追得那客人。

『我已走得這麼遠了，你應該比平常的例價減去半角。』那客人對他說。

『得了嗎！先生！憑你老人家給錢罷！晚了的生意，

難道你老人家還虧了我們苦力的。』嚴老頭也這樣嚷着說。

那客人把身子一跳便坐在車子上：

『那末，走罷！』

這時，這限在不可測料的命運裏的可憐的嚴老頭，已把他底最初的希望，輕輕放過一邊，只靜悄悄地推着車子，俯着頭，一直向着那夜色朦朦的城市中走去！

一九二二、五月、九日、吳淞。

接吻

俄國乞呵夫著

偆叟

五月二十日晚間八點鐘，開往戰地去的N後備混成旅的六團人，在墨斯特奇基地方紮住，預備過夜。有些軍官在大炮的旁邊忙個不了；有些又在教堂的空地上，聽那軍需官的指揮。太家正在忙亂到了極點的時候，從教堂後面的方向忽然有一個穿着常服，騎着一匹怪馬的人跑了出來。那馬是黑灰色的小馬，頸子很長得雄壯，尾也剪得很短，跑起來的時候，並不一直向前，時常都是側着身子，腳如同跳舞，好像是有人鞭着他的一般。馬上的人跑到了這些軍官們的面前，把頭上的帽子脫了一下，說道：

『鳳拉白克中將請各位先生立刻過去吃茶。』

話未說完，馬已轉過頭去，舉起那跳舞般的腳步，

側着身子，向後退了去；傳命的人，把帽子再舉了一下，一會兒的工夫，就連着他的怪馬跑得影也不見了。

軍官們各各回他們自已的帳裏，去換衣服，口裏面抱怨着說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別人已經想睡覺了，鳳拉白克才來請吃茶。吃茶是什麼味道，我們已經領教過的了。』

這六團的軍官們的腦筋裏面，都很記得清清楚楚的。去年操練的時候，和一個哥薩克旅的軍官，也是這樣被人家請了去吃茶。請他們的主人是一個伯爵；從前也做過軍官，就住在這近處。這位又慇懃又誠懇的伯爵，款待他的客人異常周到。勸酒勸肉，固不消說；臨了還不許他們回那鄉村裏面的陣營去，硬要留住他們就在他家裏過夜。這種種的款待當然是再好沒有了。但是這位老年的軍官因爲有了這些青年的客人，興致大發起來，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太陽都出來了，他還在暢談他少年時代的那些軍官們的逸事，或是引着他們到他家裏面的各處去游玩，或是拿許多貴重的繪畫，古老的彫刻，以及罕有的鎗支出來給他們看，或是把許多大人物親筆寫的書信讀給他們聽。一方面這些已經疲勞達於極點的軍官們只得一面看着聽着，一面在袖口裏打呵欠，一心只想着去睡覺。好容易等到主人放他們去睡覺的時候，已經太晏了。

這個鳳拉白克該不至於是這一類的人？無論是與不是，除了硬着頭皮去走一趟之外，實在沒有別樣法子。軍官們把制服換上，週身刷整清爽，才一齊走出營來，去尋鳳拉白克的住宅。在教堂附近的十字街口，打聽明白，有兩條路好走。一條由上面走——轉過教堂後面，走到河邊，順着河岸走，就到花園，兩旁都排列着許多的樹木，由這裏就可以一直到他的家裏了；還有一條路是由上面走——由教堂前

面，順着大路一直走去，約莫離這個鄉村有半英里的遠近，就可以到他家的倉庫地方。軍官們決定了走上面的一條路。

他們一頭走着，一頭想道：『這個鳳拉白克到底是誰？絕對不會是駐札卜勒弗那地方的騎兵隊的司令官罷？』

『不是的，那個不叫做鳳拉白克，單叫做拉白，沒有這個「鳳」字在上面。』

『今天這樣的天氣真好哪！』

走到了第一座倉庫的地方，那條路就分作兩股：一股是直的，前面被那蒼茫的暮色遮掩着；還有一股分向右邊，是去主人住宅的正路。他們轉向了右邊這條路後，說話的聲音也低了些。路旁兩邊都立着許多的石造的倉庫，屋頂全是紅色，樣子又笨又難看，很像鄉下地方搭的蓬一樣。這些倉庫的前頭，已經可以看得見正房的窗戶裏透出來的光了。

一個軍官說道：『這個光頭到還不錯。我們的「獵犬」在我們裏面要算是很有本領的了，他一定可以嗅得出那房裏面有些什麼頑意等着我們呢。』

在前面走着的盧拜可中尉，是一個又高大又强壯的人，雖然一根鬍鬚也沒有，（他已經在二十五歲以上，但是不知道因爲什麼緣故，他那又圓又肥的臉上，還沒有一點鬍鬚的影子）但是因爲他有一種特別的技能，無論隔多少遠，他都可以預言有沒有婦女在場，所以他在這個旅團裏面，很有一點名聲。他聽見後面的同僚問他，就回過頭來答道：

『是的，裏面一定有女人，我的本能覺得一定是這樣。』

他們走到了大門口，鳳拉白克已經站在那裏迎接他們。他的丰采很美，年紀有六十歲，身上穿着常服。他和他們握着手，表明他歡迎的意思，又請他們原諒他沒有預備留他們在他家裏住夜。因爲這兩

天恰恰有兩個姊妹帶着些小孩子，又有幾個兄弟，和些鄰近的友人來看望他，把房屋都占滿了，一間空屋也沒有，所以不能留他們。

主人和客一一都見過了，他滿臉雖然都是笑容，但他的心裏，決不像去年那位伯爵的歡喜。今晚招待他們，也只不過爲的是一種社交上的禮節，不得不如此，並沒有旁的原因。軍官們一頭走上鋪着很軟柔的地毯的樓梯，一頭聽主人說的話，就覺得今晚請他們來的理由，不過是恐怕不請就不周到罷了。看見僕人們忙着在下面大門口和上面的客堂裏面點燈，就覺着好像他們帶着不安進了這個人家的門，把這全家的和平都攪亂了。房子裏面，主人的兩個姊妹，和他們的小孩子們，主人的弟兄，隣近的客人都聚在那裏，大約不是因爲家裏有什麼祭祀，一定就是有重要的事件發生，這種時候，忽然添進了十九個一面不識的生客，怎麼會受歡迎呢？

軍官們走到客堂的門口，就看見一個身體很高滿面慈善的老年夫人，眉毛長得很濃，臉長得又長，樣子和那畫上的歐哲尼皇后差不多。笑起來又誠懇又有威儀，向着客人表示了她很歡迎他們的意思，又請他們原諒不能留他們在這裏住夜。向着一個客說完了，又向第二個說去，每換一個人，她那臉上的笑容，立即消去一次。由這些地方看來，就足以見得她幼年的時代，不知道曾經遇過若干的軍官，所以現在見着他們，一點興趣也沒有，今晚招待他們來，不過是出於她的身分和地位使然，並沒有旁的用意。

軍官們進了食堂，看見男男女女約莫有十來個人，坐在一張長桌子的一端。有一羣男子在椅子背後被雪茄煙的濃霧籠罩着，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裏面立着一個瘦長的少年，口上長着紅色的鬍鬚，在那裏大聲議論，說話的時候總帶着些英文裏面

的齒音。再由這一羣人看過去，還有一間點着燈火的房間，那裏面的蒼白色的家具隱隱約約可以看得出來。

中將勉强做出很歡喜的樣子，大聲說道：『諸君人數太多了，要一個一個的介紹，實在辦不到！不必拘什麼形式，就請各位自由談話罷。』

軍官們有些擺起一副正正經經的面孔，有些裝成強勉的笑容，覺得都很不自然，好歹各人把頭點一下，然後坐下吃茶。

他們裏面最覺得不舒服的是寥波威其——一個體格很小的軍官，帶着一副眼鏡，肩膀很拙斜，一片鬍子像野貓一樣。他的同僚們或是擺正經面孔，或是假裝笑容的時候，他那野貓般的鬍子，和那眼鏡，好像是在那裏告訴旁人說：『我是這個旅團裏面最害臊，最拘禮，最不出色的人。』當他初走進這個屋子，坐上桌子的時候，他的眼睛裏看不見一個人，也看不見一件東西。屋裏那些人的面孔，他們穿的衣服，白蘭地的瓶子，杯子裏面出來的蒸汽，天花板側邊的彫刻的花紋——全體都混成一塊，成了一個印象使他生出一種驚異的感想，和要想把頭藏起來的願望。好像一個教書的先生第一回走上演壇看見在他前面的一切東西，只能糢糢糊糊的認識（在生理學上說起來，這種視而不見的狀況，叫做「神盲」）隔了一會兒，才漸漸的覺得慣了，看東西也可以看得清楚，他然後才注意去觀察周圍的情景。凡是一個怕臊而又未曾到過交際場中的人，第一覺得的就是無論對於什麼事，一舉一動，總是不如旁人——換句話說，就是總覺得旁人的膽子非常之大，鳳拉白克，他的妻，兩個年長的貴婦，一個穿着淡紫色衣服的女子，一個紅鬍子的少年好像是鳳拉白克的幼子，相貌長得很聰秀，他們好像早就有了準備的一般，夾着這些軍官們才一坐下，

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大發起議論來，令這些新到的客人也不能不加入裏面。那個紫衣的女子主張說是從前的礮兵比騎兵步兵都好得多，鳳拉白克和年長的貴婦卻極力的反對她。接着又彼此交談了一會。廖波威其注意瞧着那個紫衣的女子，看他對於那些一點也不熟習並且又沒有趣味的問題，那樣的熱心去辯論，又看見那裝假的笑容，在她的臉上時來時去的。

鳳拉白克和他的家族，很巧妙的引起軍官們去和他們議論，一方面很注意他們的盃子和他們的口，留心他們大家都在喝茶沒有白糖轂不轂，又問他們何以有些不肯吃點心，何以有些不肯喝酒。廖波威其愈注意看，愈注意聽，愈覺得由這種毫無誠意但是馴練極熟的家族，很受了不少的感動。

吃完了茶軍官們都到客堂裏來。盧拜可中尉的本能，的確沒有騙他。裏面有許多的青年女子，和許多少婦。這位「獵犬」中尉立刻就走到一個最年輕，頭髮最美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子旁邊去，側着身體向着她，好像靠在一把目不能見的軍刀上面一般，一頭笑，一頭聳着肩膀，高興得了不得。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好笑的話，只看見那個女子很客氣的望着他那圓肥的面孔，有意無意的問道：『真個嗎？』若果這位「獵犬」中尉稍微聰明一點，由這些一點趣味也沒有的『真個嗎？』就可以推知她並不願要他跟在後面的了。

鋼琴彈奏起來了；滿座的單調和無聊全都驅逐出窗外去了，人人都忽然想着現在還是春天，是五月裏的晚上。人人都覺着薔薇，丁香，和白楊的嫩葉發出來的各種香氣。廖波威其喝了不少的白蘭地，頗覺有點酒意，再受這音樂的激刺，暗暗地向着窗子外面偷看了一眼，口邊微微笑了一下，然後才專心注意去看那些婦女們的舉動。薔薇，丁香，白楊的

香氣，在他看起來好像並不是由園裏吹進來的，都是由這些婦女們的臉上和衣服上發出來的一般。

鳳拉白克的兒子，伴着一個骨瘦如柴的年輕女子，在屋內跳舞了兩週。盧拜可三兩步跳近了那紫色的女子，好像似一陣旋風一般把她捲了去。大家都跳舞起來了。廖波威其立在門邊，和那些沒有加入跳舞的在一起觀望。他自從有生以來，從沒有跳舞過一次，也從沒有一次把他的臂，放在婦女們的腰間。他看見一個男子能彀將手圍在一個一面不識的婦女的腰間，又把肩膀拏去承受那女子的手，真是快活得了不得，不過他不能彀設想他自己去做這個男子罷了。一陣陣不由得生出羨慕的心來覺得他的同伴有勇氣，做出這些事來都像很自然的一般，一方面不免自慚形穢起來；覺得自己太膽怯，生來的一個圓肩膀不得人意，又是一個長腰，一片野貓般的鬍子，都是令他自己大不滿意的。好在這些感想到不是現在臨時發生的，若干年前他已經覺悟了，所以現在看見他的同伴跳舞和高聲的談話，並不去嫉妒他們，只覺得受了一種感觸，不由自主的哀傷起來。

音樂又奏起四隊跳舞的曲來了。鳳拉白克的兒子在這個時候來邀兩個未曾加入跳舞的軍官去打彈子。他們答應了他，一同走出客廳外去。廖波威其無事可做，也就隨着他們懶洋洋的走了出來。由這間大客廳走進了一間小客廳，又走過一帶玻璃天窗的窄狹迴廊，由迴廊走進了一間屋子，裏面有三個睡眼迷離的僕人見着他們進來，趕快由椅子裏跳了起來。接二連三的又經過了許多的屋子，他們方才走進一間很小的屋，裏面安放着一張彈子臺。然後他們就打起彈子來了。

廖波威其除打過撲克而外，一樣游戲的東西，也未曾學過，只好站在臺子旁邊，有意無意的觀看他

們，只見他們穿着不扣紐子的衣服，手裏拿着球桿，走來走去的打彈子，口裏還時時說出些不能了解的專門術語。

打彈子的人沒有一個來保他，只時時有人用手拐來推開他，或是無意中球桿碰着了他的時候，才回過頭來向他說一聲『對不住！』頭一盤還沒有打完，他已經生厭了，覺得自己在這屋裏，不特一點用處也沒有，並且還妨礙着別人。覺得還是到客廳裏面去的好些，於是就走了出去。

在回去的路上，出了一件岔事。才只走得一半路的光景，他忽然覺着走錯了路。他明明記得路上應當遇見那三個睡眼迷離的僕人，但是走錯了五六間屋子，都見不着那三個人的影子。曉得是走錯了路，才折轉回頭走了一刻，又向右邊轉灣走去一看，是一間又小又黑的屋子，來的時候並未曾由這裏經過的。在這裏站了一會，然後下了決心，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只要遇着有門就開，如是走進了一間非常黑暗的屋子裏。正當他們的前面，又是一扇門，由那門縫裏透出一線的光出來；隔着門可以隱隱約約的聽得見隔壁奏着一種單調的馬赤爾加曲的聲音，這間屋子也和客廳一樣，窗戶全都放開，滿屋都是白楊，丁香和薔薇的香氣。

廖波威其站着躊躇了一會……正在這個時候他忽然聽見一陣腳步聲和蟋蟋蟀蟀的衣服聲，裏面夾着一個呼吸都不敢出的婦人聲音，細細的叫了一聲『好容易才得……』接着就覺得有兩隻又柔又香的婦人的手膀摟住了他的頸項，同時聽見一個接吻的響聲。但是和他接吻的人立刻發出一聲怪叫，跳了開去。在廖波威其想起來，這叫聲好像是很嫌惡他的一般。他自己也幾乎要叫了出來，三步併作兩步趕快向着那有光亮的門邊跑去。

他到了客廳裏面的時候，他的心還在跳，他的手

還在顫，恐怕人家瞧得見他，他只得把兩手都藏在背後。最初的時候他羞得要死，生怕全客廳裏面的人，都知道他剛剛被一個女人摟住和他接吻。心裏面一路顫着，一路拏着不放心的眼光四處觀察，看見那些人跳舞着談論着和從前一樣的平靜，他才一心不亂的去迴想他有生以來從未經驗過的新感想。在他真是莫名其妙的了。他的頸項剛纔被一對又柔軟又香的手膀摟着，好像似塗了一層油脂的一般；在他那左邊的腮上，挨近他那鬍子的旁邊，被那不知誰何的人親過一下，覺着一陣一陣起了又冷又痳的感覺，好像似滴了一點薄荷水在上面的一般，他愈用手去擦那塊地方，這又冷又痳的感覺愈更明白；由頭到脚他全身都發生了新奇的感覺，愈想愈利害起來……。他很想站起來跳舞，發出大聲來說話，跑進花園裏去狂笑……。他已經完全忘記了他自己是一個圓背，一點好處也沒有，長着一片野貓般的鬍子，一副面孔一點特長也沒有（這是有些婦女批評他的面孔的話，他無意中聽得的。鳳拉白克的妻由他身邊走過的時候，他一點也不客氣，大大方方的向着她微微笑了一下，她不覺立住脚，臉上現出一種發問的樣子出來。

『我真喜歡你們家裏的園亭呢！』他一面說着，一面將眼鏡放在正當的位置。

中將的妻一面笑着，一面告訴他，這個房子是她父親的產業；接着又問他他的兩親還活着沒有？在這軍隊裏有了好久？怎樣長得這般瘦？又問了好些旁的話。等他一一回答完後，她才走了開去。自從經過這一番酬答，他面上的笑容，尤其覺得比平常和氣多了。他以為他周圍的人，都是些異常華美的。

到吃夜飯的時候，無論拏什麼東西來，他就吃什麼，喝什麼，旁人說的話，一句也聽不見，只是想細細領會他剛纔遇着的那件事情……。這件事又神秘

又像小說一般，但是也並不難解釋。一定是那個女子或是嫁過人的年輕婦人和人約在這間暗屋裏面密會；等了許久還不見來，神經不覺興奮起來，所以把廖波威其錯認作她的情人；因為他在那暗屋裏面摸不着路，站着躊躇不決的樣子，好像似在那裏等人的一般……。這是廖波威其自己下的解釋。

他一面細細的觀看屋內婦女們的面貌，一面心裏想道：『那麽，這個女子，究竟是誰呢？一定是年輕的了，因為帶了年紀的婦女，不會和人密會的。由她那蟋蟋蟀蟀的衣聲，她的香水的氣味和她叫喚的聲音判斷起來，一定是一個少婦，決不是未嫁的女子……。』

他的眼光在那紫衣的女子身上停止住了，他覺得這個女子很有動人的地方；一雙很優美的手臂，一副很聰明的面孔，和着能彀使人快樂的聲音。廖波威其一面看着她，一面很希望那個不知誰何的女子就是她，不是別人……。但是她那笑法，很有點不自然，有時在她那長鼻上面笑出些皺紋出來，看去好像帶了點年紀似的。他於是又將他的眼光轉到那個穿黑衣服的美貌女子身上去。這個女子更要年輕些，更要質樸些，更要天真爛漫些，額顏也很動人，端酒盃的態度也很有禮節。廖波威其又希望那個不知誰何的人就是她。但是他立刻又一轉念，覺得他的臉長得太平了，於是又把眼光移到她隔壁的一個女子身上去。

他一路看一路想道：『這樣一個一個的去猜，真不容易，若果能彀將紫衣女子的手臂，加上黑衣女子的額顏，和坐在盧拜可左邊那個女子的眼睛，那就……』

他將這些地方，在心裏面一一的結合起來，造成了一個幻像，希望這個幻像，就是和他接吻的人，但是在桌上實在尋不出來。

（未完）

最錄

評非宗教同盟

（四月十六日爲哲學社公開講演）

梁啓超

一

一月以來因基督教同盟在北京開會的反動，引起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我認爲是一種好氣象。爲甚麼說他好呢？凡向來不成問題的事情忽然成了問題是國民思想活躍的表徵所以好。一個問題到跟前，便有一部分人打着鮮明旗幟潑刺刺的運動，是國民氣力昂進的表徵，所以好。要而言之，凡一切有主張的公開運動，無論他所主張和我相同或相反，我總認他的本質是好。

凡從事於公開運動的人，有一個原則必要遵守。那原則是：『一面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拋棄；一面容許旁面或對面有別的主張，不肯壓迫。』爲什麼必須如此？因爲凡一個問題總有多方面，又正惟有多方面纔成問題。我從這方面看，有這樣的主張，你從那方面看，有那樣的主張，於是乎問題成立。若只許有甲方面的主張，不許有乙丙丁等方面的主張，那麼結果還是「不成問題」四個大字完事。德謨克拉西精神存在與不存在，所爭就在這一點。我想非宗教運動從怎麼起呢？爲的是現在所謂「教會的宗教」只許有片面的主張，在他主張範圍內，總是擺出那副「不成問題」的面孔來，所以要「非」他。那麼主張非宗教的人，自然和他相反，必定要連那「非非宗教」乃至「非非非宗教」的各種主張，都一視同仁的拿研究問題的態度歡迎他，那精神纔算貫徹。我承認國中加入非宗教運動的人都應該有這種精神，在這個前提底下，很願意提出我的主張，對他們作一回「問題的」討論。

二

對於「非宗教」的問題表示贊否以前，有一個最要緊的先決問

題，「宗教是什麼？」這個問題，古今學者所下的定義不知多少；我不是宗教學專門家，沒有批評他們的學力，更不敢說我所下的定義一定對。依我所見到的，只能說『宗教是各個人信仰的對象』這句話很籠統，要稍爲下一番解釋：

(一)對象　對象有種種色色，或人，或非人，或超人，或主義，或事情，只要爲某人信仰所寄，便是某人的信仰對象。

(二)信仰　信仰有兩種特徵：第一，信仰是情感的產物，不是理性的產物。第二，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爲信仰犧牲別的，斷不肯爲別的犧牲信仰。

(三)各個人　信仰是一個一個人不同的，雖夫婦父子之間，也不能相喻。因爲不能相喻，所以不能相強。

照這樣解釋，我所認的宗教範圍，大略可見了。總而言之，從最下等的崇拜無生物崇拜動物起，直登最高等的如一神論無神論，都是宗教。他們信仰的對象，或屬「非人」如蛇如火如生殖器等等；或屬「超人」如上帝天堂淨土等等；或屬「人」如呂祖關公摩訶末耶穌基督釋迦牟尼等。不惟如此，凡對於一種主義有絕對信仰，那主義便成了這個人的宗教。例如現在歐洲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做「馬克思教徒；」前清末年信奉排滿主義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做「排滿教徒；」因爲他們的對於這個主義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對於所信的教無二無別。

不惟如此，凡對於一件事情有絕對信仰，那事情便成了這個人的宗教。例如趙氏遺孤，可以說是程嬰杵臼的信仰對象；睢陽城可以說是張巡許遠的信仰對象；因爲他們對於這件事情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對於所信的教無二無別。不惟如此，任憑一個人都可以做別人的信仰對象。例如海島五百人，拿田橫做他們的信仰對象；朱祖文顏佩韋等，拿周順昌做他們的信仰對象；乃至老親是孝子的信仰對象，弱子是慈母的信仰對象，情郎是淑女的信仰對象；因爲他們對於這個人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對於所信的教無二無別。

說到這裏，還是把信仰的特徵，鄭重聲明一下。我剛纔說過：『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倘若有人利用一種信仰的招牌來達他別種目的，我們不能承認這個人有信仰。例如羅馬城外土窟裏對許多被煙薰死的基督教徒，我們認他對於基督教有信仰；彼得寺裏頭許多窮侈極麗的教皇墳，那墳中人我們絕對的不承認他對於基督教有信仰；因爲他們完全是靠基督的肉做麪包，靠基督的血做紅酒。和這個同類的，像滿街的和尚，我們不承認他對於佛教有信仰；喫孔教會飯的人，我們不承認他對於孔子有信仰；天天上呂祖濟公乩壇，求什麼妻財子祿的人，我們姑且不必問他們的信仰

對象爲高爲下，根本就不能承認他們是有信仰。亦如纂幾句剩餘價値論當口頭禪出鋒頭的人，我們不能認他對於馬克思有信仰；蕩婦和狎客山盟海誓，我們不能認他們相互間有信仰。我所謂宗教，是要把一類「非信仰的」淘去汰去了，赤裸裸的來研究信仰的本質。

三

我在這種宗教定義底下，要試一試，研究宗教這樣東西到底是好是壞；非宗教的生活，到底可能不可能？

宗教這樣東西，完全是情感的。情感這樣東西，含有秘密性，想要用理性來解剖他，是不可能的。凡有信仰的人，對於他所信仰的事，總含有幾分獃氣，自己已經是不知其然而然，旁人越發莫名其妙。你要把他的信仰對象和他條分縷晰的說『這裏不對那裏不對』，除非他已經把他信仰拋棄，不然，任憑你說到唇焦舌敝，也是無用。因爲只有情感能變易情感，理性絕對的不能變易情感。俗語說的：『情人眼裏出西施』；譬如有個男子愛戀一個醜女子，你和他用理性來解剖說：『如何如何纔算得美人的標準，你所愛戀的人如何如何的不對』，這種話，說一萬徧也無用，因爲他和你不同一個世界。你拿萬人一律的眼睛，歸納得一個客觀上萬人一律的美人標準；他的眼睛，卻是排行在第一萬另一，你歸納出來的標準，他完全不適用。凡帶有宗教性的人，帶有宗教性的事，多半如此。從科學的眼光看來，這些人很是可憐：客觀的事理明明是如此，爲什麼經過你的主觀就會變了樣？你這個人不是發狂，一定是有病。不惟可憐，而且危險，而且有害：分明用數學算得出用幾何畫得出用玻璃瓶化驗得出的事理，你卻不懂，你卻憑你那盲目的情感橫衝直撞；倘若個個人都如此，這世界如何是了！從這方面看來，可以說宗教是一件極幼稚極野蠻極不合理極妨害進步極破壞規律的東西，我們應該極力撲滅他。

從別方面看來，卻完全是怎麼一回事，宇宙間是否有絕對的眞理，我們越發研究，越發懷疑。即如方纔所說萬人一律的美人標準，偏有第一萬另一個人不肯承認，何以見得那一萬個人一定是，這一個人一定非？你說人類要做合理的生活，我就要先問你什麼才算合理？「理」是那一門的學者所能包辦？你說憑效率來判斷，我就先要問量效率的尺在那裏？從什麼地方產出？老實說：人生不是這樣呆板的；人生不過無量數的個人各各從其所好，行其所安，在那裏動。所好所安，就是各個人從感情發出來的信仰。各人的所好所安，誰合理誰不合理，那樣有效率那樣沒有效率，絕不是拿算學的式物理學的眼光所能判斷。周順昌算得一個多大人物，朱祁文拿

他一期的生活都送給他值得嗎？依我個人看很值得，而且很是明朝人的光彩。屈原這個人眞獃極了，楚懷王不信你的話，有什麼要緊，就氣成那個樣子，自己去尋死？須知世界上不是這種獃子，再不會創造出離騷九歌九章這等好文學來。保羅倒釘十字架有什麼益處？還不是替後來的基督教徒做模子，令他們多賣幾張贖罪劵？但倘若沒有保羅這一班人，一部西洋中世史可都冷落了。盧騷的民約論，馬克思的價值論，後人批評指摘出他們的缺點，不知多少；倘若歐洲人個個都有這種圓滿細密的批評頭腦，那麼，人權宣言，勞農政府，永世不會出現了。孔子說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從一般不堪其憂的「人」看來，這還有什麼可樂？何不和那「富於周公」的季氏，主張物質上享用均等，然而非這樣便不成其爲顏回了。須知理性是一件事，情感又是一件事，理性只能叫人知道某件事該做某件事該怎樣做法，却不能叫人去做事；能叫人去做事的，只有情感。我們既承認世界事要人去做，就不能不對於情感這樣東西十分尊重。旣已尊重情感嗎？老實不客氣，情感結晶便是宗教化。一個人做按步就班的事，或是一件事已經做下去的時候，其間固然容得許多理性作用；若是發心着手做一件頂天立地的大事業，那時候，情感便是威德巍巍的一位皇帝，理性完全立在臣僕的地位，情感燒到白熱度，事業纔會做出來；那時候若用邏輯方法，多歸納幾下，多演繹幾下，那麼，只好不做罷了。人類所以進化，就只靠這種白熱度情感發生出來的事業；這種白熱度情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宗教。

有人說：『宗教的起源，因爲人類承認自己脆弱；因爲恐怖時候，用來做倚靠；絕望時候用來做安慰。』我想，下等宗教，或者是如此，高等宗教決不是如此；受用宗教的人，或者是如此，宗教的本質，決不是如此。這類話全是從消極方面看宗教，宗教的作用，卻完全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

說到這裏，可以提出我對於「非宗教」贊否的結論了。我對於那些靠基督肉當麪包基督血當紅酒的人，對於那些靠釋迦牟尼化緣的人，對於那些喫孔教會飯的人，對於那些膜拜呂祖濟顚的人，都深惡痛絕，從這方面看來，也可以說我是個非宗教者。雖然我本來不承認那些鬼頭鬼腦的行動是宗教行動；我只認他們是宗教的蟊賊；我在我所下的宗教定義之下，認宗教是神聖，認宗教爲人類社會有益且必要的物事；所以我自己徹頭徹尾承認自己是個非非宗教者。

四

我是個非非宗教者，然而對於非宗教的運動，卻表十分敬意。爲

什麼呢?因爲非宗教運動,便是宗教。我剛纔說信仰對象的時候,認主義爲信仰對象之一種;「非宗教」是個主義,在這個主義旗幟底下開始運動,是表明他們對於這個主義信仰到白熱度;他那精神作用,和我所謂宗教,無二無別。我既已認宗教是神聖,所以對於這種「非宗教的宗教」,當然也認他是神聖。

然則這回我們國裏頭的非宗教大同盟怎麼樣呢?我對於這件事,現時還不敢下判斷;但我可以先懸一個判斷的標準:他果然是個「非宗教的宗教」,我便敬重他;他若不是個「非宗教的宗教」,我便不敬重他。兩種的分別在那裏呢?假如他們並不是拿非宗教主義做目的,乃是拿來做達別的目的的一種手段,就不是「非宗教的宗教」。假如他們並未嘗對於這主義有什麼熱烈的信仰,不過趁熱鬧隨聲附和一回,越發不是「非宗教的宗教」。我希望這回主持非宗教運動的人,不是如此。

有幾句枝葉的話,我還要說說:我覺得這回各處非宗教同盟團體發出來的電報,那態度有點不對。爲的是客氣太勝,把懇切嚴正的精神倒反掩沒了。我們看過去不知不覺便和兩個月以前看那「洛陽才子」之驅鱷文討武檄式的電報起一種聯想。我以爲許多「滅此朝食」「剗除惡魔」一類話,無益於事實,徒暴露國民虛憍的弱點,失天下人的同情。至於對於那些主張信教自由的人加以嚴酷的責備,越發可以不必了。我希望非宗教運動諸君,對於這兩點,有一番切實的反省。

我轉個方面向基督教徒說幾句話:我希望他們因這次運動喚起一種反省。他們在中國辦教育事業,我是很感激的;但要尊重各個人的信仰神聖,切不可拿信不信基督教來做善惡的標準。他們若打算替人類社會教育一部分人,我認他們爲神聖的宗教行動;若打算替自己所屬的教會造就些徒子徒孫,我說他先自汚衊了宗教兩個字。

我最後還對於非宗教同盟會中人有一種積極的要求;而且這種要求,是我們都該分擔責任的:現在瀰漫國中的下等宗教——就是我方纔說的拿信仰做手段的邪教,什麼同善社咧,悟善社咧,五教道院咧,……實在猖獗得很,他的勢力比基督教不知大幾十倍;他的毒害,是經過各個家庭,侵蝕到全國兒童的神聖情感。我們全國多數人在這種信仰狀態底下,實在沒有顏面和基督教徒爭是非。我希望持非宗教主義的人,急其所急,先從這方面下一番討伐的苦功,庶幾不至貽基督教徒以口實啊!

要而言之:信仰是神聖,信仰在一個人爲一個人的元氣,在一個社會爲一個社會的元氣。中國人現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沒有信仰:因爲沒有信仰——或者假借信仰來做手段,所以復辟派首領打

復辟派的首領，洪憲派首領，革命派首領，綁匪首領，可以聚攏在一齊幹事；所以和尚廟裏頭會供關帝，供財神，呂祖，濟公的乩壇，日日有釋迦牟尼，耶穌基督來降乩說法。像這樣的國民，說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實在不能不懷疑。我說現在想給我們國民一種防腐劑，最要緊是確立信仰。信仰怎麼樣才能確立呢？我再覆述前頭一句話：『只有情感能變易情感，理性絕對的不能變易情感』。

我們的政治主張

蔡元培等

我們爲供給大家一個討論的底子起見，先提出我們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張，要求大家的批評，討論，或贊助。

（一）政治改革的目標　我們以爲現在不談政治則已，若談政治，應該有一個切實的，明瞭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標。我們以爲國內的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全民政治主義也罷，基爾特社會主義也罷，無政府主義也罷）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爲現在改革中國政治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應該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義　我們所謂「好政府」，在消極的方面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

一，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爲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二，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　我們對於今後政治的改革，有三個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爲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因爲我們深信「公開」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畫的政治」，因爲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畫的飄泊，因爲我們深信計畫是效率的源頭，因爲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畫勝於無計畫的瞎摸索。

（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　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淸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好人籠着手，惡人背着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爲自衛計，爲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我們應該回想，民國初元的新氣象豈不是因爲國中優秀分子加入政治運動的

效果嗎？當時舊官僚很多跑到青島天津上海去拿出錢來做上生意，不想出來做官了。聽說那時的曹汝霖每天在家關起門來研究憲法，後來好人漸漸的厭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隱的退隱了；於是曹汝霖丟下他的憲法書本開門出來了：於是青島天津上海的舊官僚，也就一個一個的跑回來做參政、諮議、總長、次長了。民國五六年以來，好人袖手看着中國分裂，看着討伐西南，看着安福部成立與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東的賣掉，看着軍閥的橫行，看着國家破產丟臉到這步田地——夠了！罪魁禍首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鬭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五）我們對於現在的政治問題的意見　我們既已表示我們的幾項普通的主張了，現在我們提出我們的具體主張，供大家的討論。

第一，我們深信南北問題若不解決，一切裁兵，國會，憲法，財政等等問題都無從下手。但我們不承認南北的統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們主張，由南北兩方早日開始正式議和。一切暗地的勾結都不是我們國民應該承認的。我們要求一種公開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暗中的勾結與排擠是可恥的，對於同胞講和並不是可恥的。

第二，我們深信南北沒有不可和解的問題，但像前三年的分贓和會是我們不能承認的。我們應該預備一種決戰的輿論做這個和會的監督。我們對於議和的條件，也有幾個要求：一，南北協商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因為這是解決國會問題的最簡易的方法。二，和會應責成國會尅期完成憲法。三，和會應協商一個裁兵的辦法，議定後雙方限期實行。四，和會一切會議都應該公開。

第三，我們對於裁兵問題，提出下列的主張：一，現定分期裁去的兵隊，尅期實行。二，裁廢虛額，缺額不准補。三，絕對的不准招募新兵。四，籌畫裁撤之兵的安置辦法。

第四，我們主張裁兵之外，還應該有一「裁官」的辦法。我們深信現在官吏實在太多了，國民擔負不起。我們主張：一，嚴定中央與各省的官制，嚴定各機關的員數。如中央各部，大部有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農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二，廢止一切諮議顧問等等「乾薪」的官吏。各機關各省的外國顧問，除極少數必需的專家之外，一律裁撤。三，參酌外國的「文官考試法」，規定「考試任官」與「非考試任官」的範圍與升級辦法，凡屬於「考試官」的，非經考試，不得委任。

第五，我們主張現在的選舉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們主

張：一，廢止現行的複選制，採用直接選舉制。二，嚴定選舉舞弊的法律，應參考西洋各國的選舉舞弊法，詳定細目，明定科罰，切實執行。三，大大的減少國會與省議會的議員額數。

第六，我們對於財政的問題，先提出兩個簡單的主張：一，澈底的會計公開。二，根據國家的收入，統籌國家的支出。

以上是我們對於中國政治的幾個主張，我們很誠懇的提出，很誠懇的請求全國的人的考慮，批評，或贊助與宣傳。

十一、五、十三

提議人	職業
蔡元培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王寵惠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羅文幹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湯爾和	醫學博士
陶知行	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國立東南大學政法經濟科主任
梁漱溟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李大釗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
陶孟和	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朱經農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張慰慈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高一涵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徐寶璜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王　徵	美國新銀行團秘書
丁文江	前地質調查所所長
胡　適	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

（附白）一切贊成與反對的言論，我們都很歡迎，請寄到後門鐘鼓樓八號努力週報社，或寄給提議的人。

覆國民裁兵會書

章炳麟

國民裁兵會諸君子鑒：頃由商教聯合會轉來寒電，具悉。民國兵禍，先後十年，每戰一次，則軍隊轉增，以今視民國初元，殆將三倍。是則戰爭爲因，增兵爲果，不去戰爭之源，雖暫時裁兵，亦焉能禁其復聚？前見貴會宣言哀音正辭，爲民請命，凡在含識，誰不動心？顧此事果發於外人持論？抑出於諸公自心？由前之說，大體雖是，而域中利害，非旁觀所能盡知，不必置議。由後之說，則必愼於作始，而後保其永終。慮或不周，則朝裁兵而暮復增兵者有之矣。蓋自袁氏傾覆以來，南北之戰，直皖之戰，直奉之戰，上者師出有名，次則猶爲思逞，緜亙數歲，全國厭此久矣。然民力彫敝，則南北皆思弭兵；客軍憑陵，則

地方又思自衛。兩者利害相殊，進退維谷，不詳校其利害，惟以前者之說強抑後者之心，人情不平，則亂階方始，是反覆無有已時也。然則裁兵大法，當有四端：

一曰先計分額，後定總額也。中國行省二十有二，特別區域有五耳，若每省定存兩師，每特別區域定存一師，或一混成旅，縱或以地域廣狹山川夷險略有參差，而大劑要不逾此。此則多寡相均，可無怨讟，計其總額，約不過五十師也。然使以定存五十師為限，而分額任其所為，則多者自多，少者自少，多者恃強以凌弱，少者不平而生心。此之裁兵，正為造攻之本，是故不定分額，則裁兵無益也。

二曰廢巡閱使也。分額已定，省區軍隊已均，而有巡閱使在，則一人兼制數省，特有強權，各省預有戒心，焉肯以裁兵自致削弱？是故不廢巡閱使，則欲裁兵而不能也。

三曰撤駐防軍也。辛亥倡義，各省本自為謀，逮乎項城得志，意存侵略，其後南北更仆迭起，而鄂贛蘇皖浙閩六省皆駐有北方防軍。軍紀不飭，時有驛騷，朘民以生，賦斂無度，鄉者賦庶之區，今皆入不敷出矣。夫無形之誅求，甚於有形之殺掠，永久之宰割，甚於一時之戰爭，六省之患駐防軍，非但如直隸之患奉軍也。由是西南懲艾，咸思自保，人民雖已厭兵，而又不得不為抵制客軍之計，兵雖增多，猶愈他人之逼處，誰能裁之？是故不撤駐防軍，則東南無旦夕之安，西南亦不肯受裁兵之約也。

四曰撤中央直轄軍也。民國以來，戰爭雖多，皆以中央為禍始：帝制之復興，國會之解散，夫孰非中央政府多置軍隊為之。今雖不敢再蹈前轍，而以挾有重兵，為總統者，則藉為終身尸位之資，為總理者，亦倚為部曲代興之具，人情憤懣，則戰端又生。夫外人不知吾內情者，則曰願中國有強固之政府耳。諸君十九處首都，閱人亦衆，曠觀禹域，果堪任元首者，有無其人？非其人而以強固之力資之，則適為齎寇兵助盜糧耳。是故不撤中央直轄軍，則國必內潰，而兵必日增也。

以上四事，皆審察利害之言，非有愛憎，亦無偏黨。諸君子果實心為國，僕雖迂鈍，敢不勉竭心力，廣布德音。若偏徇一方之情，苟塞外人之議，鹵莽從事，功安得成，非徒為向戌宋牼之流，貽人譏議而已也。特陳芻議，惟諸君子察焉！章炳麟頓首五月十八日。

除蝿方法

（江蘇省昆虫局中國虫害報告）

除蝿

本局深信江蘇省之昆蟲中，其為害最甚者，莫若夏季時常出沒室內外之蒼蝿也。此種害蟲，幸有法可以驅除，故目前莫大之損失，

或可免去。現本局得省會王警察廳長之襄助，特先在南京施行撲滅蚊蠅之計劃，以證實其效果利益；並希望於來年推行於各處也。

此期報告之要旨，實欲昭告世人。俾人人皆了然本局宗旨之所在，襄助此舉，以促進本局計劃之施行。諒本局將來之成績，定能增進各人之康健，更深信國人必樂於襄助也。

痢疾

每當夏令蒼蠅發生之際，舉國之人，多患痢疾，直至秋末蒼蠅潛伏而後止。其能免此病者，多數爲外國人。因彼等能屏除蒼蠅，使其不能與食物接近而已。致痢疾原因頗多，但在中國，其主要病原，曾經證明爲一種最微小之動物，須借助於高度之顯微鏡而後見之。此種動物寄生於人體之內臟中，發生一種毒素，能令臟腑吸收腸胃之水分。故患痢疾者之排洩物，皆爲稀液。況患此病之人，不僅身體不適，且食物中之滋養分亦致損失也。

此種動物，繁殖極速，多從糞液中排洩而出。蒼蠅逐臭，飛集糞上，足部遂滿黏此蟲及再飛至吾人食物，此微小之病蟲，即遺落其上。雖多數之蠅，其足部或不黏此蟲。設或有之，即一蠅偶落於食物之上，吾人食之，足以致病而有餘。患痢疾者愈多，而蒼蠅傳染其病之機會亦愈廣，不但此也，人既染此病後，此蟲即生存於病人消化器中，以度歲月，實爲彼越冬之妙法。且當病人未曾發生病徵之前，而蠅即於其排洩物中，黏得此痢疾之微生物矣。此種現象，頗與瘧之傳病及人之瘧疾相同。要之皆爲同類之微生物有以致之也。此種動物往往入於蟄伏時期，如植物之以種子在土中度冬者，皆能由潛伏時期，而變爲活動時期，或長久蟄伏，毫無生氣，甚或竟至於死亡也。

痢疾之原生動物，一經排洩人體外，生長頗速。必蒼蠅發生後而患此病者亦接踵相至。迨秋末天寒，蒼蠅絕跡，而痢病亦漸消滅。可知痢疾一病，實與蒼蠅之出沒相終始。當此微生動物活動於吾人內臟時，或足以毒害內臟之細胞，致人感受此病之痛苦。若無復活之原生動物從外輸入，則舊有者或致死亡，而人亦可完全脫除此病矣。

防治蒼蠅法

撲滅蚊蟲以免去瘧疾。凡施行之地，莫不成效卓著。故撲滅蒼蠅以消除瘧疾，或亦可得同等之效果也。蒼蠅之幼蟲，即糞缸中之蛆，常人莫不知之。但此蛆食去糞缸中最佳之肥料，至肥料之成分損失。苟無他故，足以證明撲殺此蠅之必要。然欲保存糞中肥料之成分，亦足以撲殺此害蠅而有餘矣。

撲殺糞蛆之法，極爲簡便，可用毒藥少許，卽能盡殺之。其法用一紙包，有如美國加立方尼州之用以誘殺害蟻者。包中貯稀薄之毒液，其量足以毒斃一糞缸中之蛆。更令檢查員每兩星期檢查糞缸一次。若於缸內發見糞蛆，則再傾紙包中之毒液於缸中。於是南京全城之糞缸，一人之力，可以治之，蓋其數不多也。惟本局爲成就專門人才，以供各處之欲倣效者起見，故今年特用東南大學農科十餘人專司其事。若以藥費論，爲數甚微，每年不過數元而已。以人工論，亦不過數百元而已。然此不僅能保全數千元糞肥之價值，且或救濟無數之生命，尤以老人及幼童爲最多數。由此觀之，此實爲蘇省各地重要之事業。本局責任所在，乃先在南京將此事切實試驗，希得宏大之效果，而爲社會所採用，庶幾各年可免去數千萬元糞肥之損失，並救濟無數人民之生命。

烹調食物之必要

舉國之人，均知先將蔬菜及他食物等烹調之，然後進食，以免傷寒痢疾諸病菌之侵入。然撲滅蒼蠅之後，而烹調食物之法，仍須繼續留意，不可忽略也。

當蒼蠅盛時，而欲免其停息於已煮之食物，頗爲困難；更難免其不飛落於小兒之唇與面部。若僅留意於烹調食物，恐不足以免痢疾之傳染。蓋蒼蠅之足，或黏有此病蟲也。苟吾人能將全城之糞蛆，照此計畫而盡殲之，則南京之蒼蠅，必至寥若晨星。此種事業，須得專家主理，方克收效。此十餘學生，分區擔任，雖至暑假仍留此繼續進行，是則全城人民受惠不淺，而生長斯土者，應各襄助此舉也。

驅除方法

若全城之人，不共同將糞蛆殲滅，則個人之能力，除裝置鐵絲網於窗戶，以保衛其家人外，恐別無他法。然裝置紗窗，需費頗大，常人或不能實行。今年本局對於南京撲滅蚊蠅事宜，已有確定之計畫。惟個人對於自身及家庭自護之道，亦當有確切之計畫也。

嚴冬凜冽，蠅不耐寒，遂以成蟲形態，伏蟄於屋隅而度年。待至來春溫暖，天氣暢適，遂振翼高飛，復行活動。惟經此長期之冬眠後，腹飢至甚，必須得多量之食物，方能發育卵子，孵化幼蟲，以蕃殖其種類。幸此過冬之蠅，爲數不多，卽有少數之足黏有痢疾之原生動物，或不至發生危險。苟有多數之捕蠅器以誘殺之，或可盡除此過冬之飢蠅，則人之染痢疾者，必罕有所聞。若更進而將第二代之糞蛆毒殺之，則全城可免蒼蠅之患矣。

全城各戶，應各備一捕蠅器，以誘殺蒼蠅。本局已經製有一種廉價之捕蠅器，每付售銀三角，購買者可向本局或販賣處接洽。此器

極為單簡，各人均可仿造。誘蠅之法，可置餌於器內，死蠅過多，隨時可以清理之。但本局深希蒼蠅極少，而不致捕蠅器有蠅滿之患也。

誘蠅之餌

蠅所嗜之物，種類頗多。其所嗜者，均可用之為餌。若能將各種食物，先行一一試驗，擇優選用，則更有效。本局深願國人能將蠅所最嗜好之物，報告本局，或即報知巡警，彼即能轉告本局也。本局必將各人所報告者，一一試驗，將其結果，登載於下期報告。雖現時未能詳悉何者為蠅所最嗜好之物，然大概而言，凡吾人之食料，及食料之殘餘，皆其所嗜好，均可用以為誘，且食物將腐臭者，更為蠅所嗜好也。若捕蠅器之旁，不置蠅嗜好之食物，以分其趨向，則捕蠅器之功效必更大，蒼蠅必盡集於器而欲嘗此中之餌矣。

捕蠅器之製法

本局所製之捕蠅器，所用物料，不過鉢一，內置蠅餌，鐵絲網兩塊，棉布一條，及線少許而已。若鉢之直徑為八英寸，則鐵絲網之橢圓長為十二英寸，闊為八英寸，而圓者之直徑為十英寸，棉布之長為二十六英寸，闊為四英寸。橢圓形之鐵絲網，曲摺數回，起伏若山谷之凹凸。在曲摺之角度中，其長闊相等。在摺伏之鐵絲網上，更以圓錐鑿數孔，每孔相距約半英寸，預備蒼蠅鑽入。孔口之大小，僅能容大蠅通過無阻。乃更用棉布一條，圍於網之四圍，密縫之。令蠅入籠之後，不得復出，乃成一圓筒傘形，緊蓋於餌鉢口上。然未置於鉢上之前，先以圓形之鐵絲網四周摺起，使中間直徑為八英寸，然後將其放入棉布圈內，以阻蒼蠅之得嘗餌物。如是可使誘入籠中蒼蠅，無飲無食，不久即死；且換餌之時，可免蠅之逃逸，因有圓網之阻隔也。

捕蠅器之用法

蒼蠅往往不能從摺起之凸處飛入籠中，僅能從摺伏之凹處而進。即是之故，吾人可利用此法而誘致之。置餌物於捕蠅器內，香味薰騰，引起蠅之食慾，蠅嗅之，欲嘗此中食物，遂從鐵絲網凹處之孔而入籠中。不料食未得而身已先被捕。蠅既入籠後，東行西走，希覓一隙而攫食鉢中之香餌，或趨向摺起之凸處而求遠翔；及終至氣衰力盡，則倒斃於籠中。若吾人不慎，誤將已捕蒼蠅遺落食物中，常或能致人死命，或致人大病，故不可不慎也。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駐京日使小幡，以我國擬廢止安東關減稅，親赴外交部要求即日撤去此項提議。當經外交部允暫為維持原狀，仍照現行稅率徵收。

●交還威海衛交涉，決定在英倫外交部談判，當經政府電告顧維鈞接洽。

●湖南湘社發起各公團大會組織哀籲團，派代表赴桂，阻止粵軍入湘，並致電吳佩孚蕭耀南張福來，請將駐岳軍隊，一律撤退。

●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定於本年四月一日，在北京清華學校開第十一次大會，開時，上海方面，發生非宗教學生同盟大運動，發表宣言，通電全國學生。

同　十七日

●內務部近擬在部內附設青島市政委員會，特擬具組織章程八條，即日提交國務會議通過。

同　十八日

●督辦東省鐵路公司事宜王迺斌現未就職，特派王景春署理。

●財政部次長盧學溥為查債案關係，託病辭職。指令給假十日，以周家彥暫行代理。

●交通部為準備接收膠濟鐵路暨附屬事業及其他交通事業，擬在部內設立魯案善後交通委員會。

●孫傳芳電告川軍內閧日急，夔巫方面川軍，紛向重慶撤退。

●駐察區多倫軍隊，因索餉譁變。

同　十九日

●外交內務財政農商交通各部，會訂膠濟鐵路定為民有辦法大綱十四條，業經國務會議議決，本日奉指令公布施行。

同　二十日

●中德新約，已於本日在外交部換文。

●北京公立中小各學校教職員，以部中積欠經費已發，即於本日一律恢復職務。

同　二十一日

●中日南潯鐵路借款，應付利息，已逾三期未付。駐京日使要求將該路照約接管。當

經交通部轉電陳光遠，即令該鐵路公司清償外債利息；並改良路務。

同　二十二日

◉派赴美國華會代表團，自閉會後即陸續返國，本日，王寵惠亦返國抵京。

◉去歲俄人炮擊戊通公司商輪一案，迭經我國外交部向俄代表交涉，茲得遠東政府復電，允許賠償輪船修繕費五萬元。

◉八年公債票內發現重號三百餘萬，又空白債票三百餘萬，董康以此事與財部人員皆有關係，特交檢廳審查。

◉鎮遠袁祖銘組織定黔軍，由晃縣率師攻黔；於本日通電各屬，稱已佔領青谿玉屏鎮遠銅仁等處。

◉浙江省道籌備處，改爲省道局，本日已改組就緒，浙閩幹線工程人員，亦一律出發。

◉沈鴻英軍改編爲支隊，擬分駐通城岳州及岳州前線。

同　二十四日

◉顧維鈞電告本日抵巴黎，列席國際聯盟行政部臨時會議。

◉總稅務司安格聯，查有銀行發行非正式之民國三四年公債票，本日特登報警告各界，切勿收受。

◉唐繼堯軍隊，於本月二十日占領宜良，本日入雲南省城。顧品珍被刺斃命，軍隊潰散。

同　二十五日

◉外交部呈准派駐瑞士公使汪榮寶爲全權代表，補簽上年參與日內瓦會議議決之禁止販賣婦孺公約。

◉孫烈臣電告僑俄華民飢困情狀，請中央籌撥款項匯哈核實散放。

同　二十八日

◉縣自治法，定四月一日，施行於江蘇三十七縣區域，本日以教令公布。

◉中日膠濟鐵路沿線撤兵協定，經中日兩國委員會商議妥協，於本日午後簽字。內容共十一條：（一）照本協定中國配置巡警（或軍隊下同）及日本撤退軍隊之區域，即膠澳租借地以外，女姑口站以西，膠濟鐵路幹枝沿線。（二）應行配置巡警及撤退日本軍隊區間之分劃，以及巡警配置日期，開列如左：（分區）巡警配置完畢日期，（第一區）濟南張店間，張店博山間，四月十日；（第二區）湖田黃旗堡間，四月二十日；（第三區）岞山女姑口間，四月三十日。右第一區第二區之境界，爲湖田站西方二啓羅邁當，由尚家莊至白家莊之道路；（路屬第一區）第二區第三區之境界，爲岞山站西方三啓羅邁當濰河支河；（該河橋梁屬第三區）第三區與青島守備軍管轄區域之境界，爲膠澳租借地之舊界線。（三）各區間日本軍隊警備之任務，以前項規定中國巡警配置完畢日期後，第二日正午終了。（四）中國政府應將配置鐵路沿線巡警之編制及配置，至遲於四月五日，通知日本政府。（五）日本軍隊之

撤退，照左開程序實行；但因清理未了事務，得於若干月間，准少數人員之留駐。步兵隊由第二項規定，各區中國巡警配置期之翌日起，五日以內，從現在駐屯地撤退。憲兵由前項中國巡警配置期之翌日起，十日以內，從現在駐屯地撤退。濟南無線電通信員，與第一區步兵同時撤退。（六）日本軍隊撤退後，居住鐵路沿線日本官民生命財產之保護，暨鐵路礦山電線，以及附屬財產之保護警備，全由中國政府負其責任。（七）兩國政府因監督各該本國軍隊，或軍警之實行配置及撤退，且協同處理撤退配置時臨時發生事件，應各派委員四名辦理。（八）濟南無線電臺，應於撤兵後中止使用；暫由中日兩方，各派同數之監視人，俟民國十一年二月四日在華盛頓簽字之山東條約第二條所設之委員會，與其他相關問題，協定細目後，移交中國政府。（九）濟南及其他沿線兵營之處分，應在前開條約第二條所設之委員會決定；但決定以前，日本政府，為中國軍警配置便利起見，承諾中國政府之暫時使用。（十）在沿線陸軍官舍之處分，應在前開委員會決定；但決定前，日本政府除同政府應行保有者外，可依中國政府之希望，承諾其暫時使用。前開應歸日本政府保有之官舍，在濟南鐵路車站附近以外，約計十所，由日本政府指定；在其他沿線者，另行協議決定。（十一）日本官憲，允將沿線各兵營及憲兵派出所內之設備，及器具中無送回之必要者，酌量留充中國巡警使用。

◉藏匪屢擾川邊，經陳遐齡連日攻擊，匪始不支，向藏邊退却。

◉皖督張文生通電所屬各縣，將所有經徵款項，律報解督署。省長許世英亦同時通電，謂丁漕為國家正供，應解交省庫。本日，皖南鎮守使馬聯甲復分別令行皖南暨皖中附近各縣局，將現征未解與續征應解各稅款，按月巡解皖南鎮署，充作軍餉。

同　二十九日

◉清肅王善耆逝世。

◉自奮債案發生後，歷任財政當局諸人如李自傑高凌霨盧學溥潘復等均有通電聲辨。

同　三十日

◉陸軍部員司，因部薪無着，本日起全體停止辦公。

◉國民財政大會，自宣告成立後，曾列款控告財政當局，本日北京警察廳認為有擾亂安寧秩序之處，勸令解散。

同　三十一日

◉派張鳳臺兼督辦河南鄭縣商埠事宜。

◉張作霖電參謀部及陸軍部，添派二十七師入關，擁護近畿。

◉上海修改進口稅則委員會，本日在總商會舉行開幕典禮。到會者，為我國，英吉利，日本，比利時，巴西，丹麥，法蘭西，義大利，和蘭，挪威，西班牙十一國，計三十七人。

外國之部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六日

●南非洲總罷工風潮停息，工業聯合會幹事部亦宣布取銷礦區罷工。計罷工先後達六十七日。

●日議會提出彈劾政府案，否決。

同　十七日

●瑞典政府邀請中立國家在瑞典京城開會，以爲基諾亞會議之準備。

同　十八日

●勞農政府接波蘭牒文，請參加華沙國際衛生會議。

同　二十日

●美國陸軍部下令從七月一日起，撤退駐來因河岸之美軍。

同　二十一日

●德國浮登堡五金工廠四十一萬工人全體罷工。

●協約國專家在倫敦討論基諾亞會議日程。

同　二十二日

●英法意外交代表在巴黎開第一次會議，討論近東問題。

●遠東共和國政府致牒日英美三國抗議接濟白軍及將共和國產業運至海參崴事。

同　二十四日

●美國參議院以六十七票對二十七票批准太平洋四國協約。

同　二十七日

●近東會議閉會，英相喬治回倫敦。

同　二十九日

●英國殖民部舉行愛爾蘭代表會議，召集南北愛爾蘭領袖會議統一辦法。

●美國參議院批准海軍公約。

同　三十日

●華沙國際衛生會議閉會，以防疫議案數種提交基諾亞會議。

●愛爾蘭代表會議簽定協約，聲明南北政府合謀和平之恢復。

●美國參議院批准華盛頓會議所定關於中國之各項條約。

同　三十一日

●英皇批准愛爾蘭條約。

原文献残缺